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讀 通 鑑 論

(一)

王 夫 之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論 鑑 通 讀

(一)

撰之夫王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目錄

第一卷	秦始皇	二世	漢高帝	惠帝	文帝	景帝		
第二卷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第三卷	王莽	漢更始	光武					
第四卷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順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第五卷	三國							
第六卷	晉 <small>武帝泰始元年</small>	明帝	惠帝	懷帝	愍帝			
第七卷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帝奕	簡文帝
第八卷	孝武帝	安帝	恭帝					
第九卷	宋武帝	營陽王	文帝	孝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齊高帝	武帝	鬱林王	明帝	東昏侯	梁武帝	簡文帝	元帝
	敬帝	陳高祖	文帝	臨海王	宣帝	後主		
第十卷	隋文帝	煬帝						
第十一卷	唐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第十二卷	睿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第十三卷 德宗

順宗

憲宗

第十四卷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昭宣帝

第十五卷

五代

第十六卷

敘論

讀通鑑論卷一

衡陽王夫之撰

秦始皇

兩端爭勝而徒爲無益之論者。辨封建者是也。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爲而爲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長。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爲天子。人非不欲自貴。而必有奉以爲尊。人之公也。安於其位者。習於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雖愚且暴。猶賢於草野之罔據者。如是者數千年而安之矣。彊弱相噬。而盡失其故。至於戰國。僅存者無幾。豈能役九州而聽命於此數諸侯王哉。於是分國而爲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七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則分之爲郡。分之爲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爲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諸侯世國。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能終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封建毀而選舉行。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天乎。陰陽不能偏用。而仁義相資以爲亨利。雖聖人其能違哉。選舉之不愼。而守令殘民。世德之不終。而諸侯亂紀。兩俱有害。而民於守令之貪殘。有所藉於黜陟。以蘇其困。

故秦漢以降。天子孤立無輔。祚不永於商周。而若東遷以後。交兵毒民。異政殊俗。橫斂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數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則後世生民之禍亦輕矣。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爲天下計利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世其位者。習其道。法所便也。習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備於三王。道著於孔子。人得而習之。賢而秀者。皆可以獎之。以君子之位。而長民。聖人之心。於今爲烈。選舉不慎。而賊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況聖人。未可爲郡縣咎也。若夫國祚之不長。爲一姓言也。非公義也。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

孔鮒藏書。陳餘危之。鮒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爲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嗚呼。能爲無用之學。以廣其心。而遊於亂世。非聖人之徒。而能若是乎。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穀者在我而已。何用卜爲。屈其道而與天下靡。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與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競。君子之道。儲天下之用。而不求用於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爲無用而已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秉道以自安。慎交以遠物。存黃農虞夏於盜賊禽獸之中。奚不可穀。而安用卜爲。莊周懲亂世而欲爲散木。言無用矣。而無以儲天下之大用。握粟憂深而逃羿穀。其有細人之情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簡以消天下之險阻。非聖人之徒。其孰與歸。商始興而太甲放。周始興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蘇自殺。漢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則建成死於刃。宋則德昭不令其終。迄乎建文之變。而僭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則天命以之不康。湯武且不能弭。後代勿論已。然而胡亥殺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終安其位。則伊尹周公之與趙高相去。不但若霄壤也。秦始

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於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諛也託國於趙高之手雖中主不足以存況胡亥哉漢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趙普也未能已亂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無託孤之舊臣則兵連禍結而尤爲人倫之大變徐達劉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雖然國祚之所以不傾者無諛臣也

二世

陳嬰之不自立也周市之不王魏也其情均也而周市賢矣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義之所不敢出害不敢自之而遠居尊以爲天下不義之魁負且乘致寇至灼焉易見而人不能知非不知也無志義以持其心流俗之蠱之者進矣陳嬰非幸而有其母亦殆矣哉市之一言所謂大浸稽天而不溺疾雷破山而不震者乎陳餘自矜儒者而不能守義以自王周市雖死而如生陳餘碌碌以死又何稱焉

李斯之對二世曰明主滅仁義之塗絕諫爭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盡古今槩賢不肖無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忘嗚呼亦何至此哉斯亦嘗學於荀卿氏矣亦嘗與始皇謀天下而天下并矣豈其飛廉惡來之所不忍言者而言之不忘斯之心其固以爲然乎苟非二世之愚卽始皇之驕悖能受此言而不譴乎斯抑謂天下後世之不以己爲戎首而無所恤乎無他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夫死亦何不可畏也失不可患而何必於失也前所以自進者非其道繼所以自效者非其功後所以自保者非其術退所以自置者無其方則失果可患而死果可畏欲無畏無患以不言其所不忍言又奚得乎天下無必死之塗而亦無可幾幸之得正志於早而後無所迫則不忍不敢之心以全早不能圖度於正迨其後失

有形。死有機。雖欲不爲此言而不得。不待上蔡東門之歎。肺肝先已自裂。斯豈果無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堅冰至。辨人於早。不若自辨於早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衆怒之不可犯。衆怨之不可任。亦易喻矣。申商之言。何爲至今而不絕邪。志正義。明如諸葛孔明。而效其法。學博志廣。如王介甫。而師其意。無他。申商者。乍勞長逸之術也。無其心。而用其術者。孔明也。用其實。而諱其名者。介甫也。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則李斯發之矣。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後絕諫爭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爭絕。桎梏脫。則雖日勞於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遊驕樂。可晏享而不輟。苟未忘逸豫之情者。惡能不以此爲兩得之術哉。任法則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則天下逸。而人主勞。無一切之術。以自恣睢。雖非求治之主。不能高居洗滌於萬民之上。固矣。以孔明之淡泊而盡瘁也。以介甫之土木其形而好學深思也。然且樂奉名法者何也。儉以耳目。勤以耳目。而心思從其康逸也。賢者且然。況令狐綯。張居正之挾權勢者哉。使讀李斯之言。知其爲導諛勸淫之術也。能勿覩然而汗下與。

懷王之立。非項氏之意也。范增之說。以爲從民望而已。臣主之名立。而其心不相釋。項氏成而懷王固不能。有楚。懷王念此至悉。故一乘項梁之敗。而奪上將軍之權。以授宋義。義適遇其際。而獲懷王之心。故與計事。而大悅。非悅其滅秦之計。悅其奪項之計也。宋義壁於安陽。而項羽斬之。非憤其救趙之遲。憤其奪己之速。義之壁安陽而不進也。非欲乘秦趙之敝。欲得當以收項羽之兵也。其遣子相齊而送之。無鹽也。非不恤士卒之飢寒。以自侈。爲懷王樹外援於齊。而因以自固也。宋義死。諸將愕然曰。首立楚者。將軍家。

也。羽之情見矣。義之情亦見矣。懷王之不能終安於項氏。情亦見矣。救趙則命宋義。入關則命沛公。梁死羽孤。爲偏裨於宋義。旌牙之下。爲懷王謀項者之計得矣。而抑無以服楚人之心。幸而秦之君二世也。其相趙高也。其將章邯王離也。無有能乘臣主之隙以閒楚耳。不然。雖沛公且無以自持。況義之淺謀。羽之徒勇者乎。於是而知君臣之非獨以名爲義也。天之所秩。性之所安。情之所順。非是則不能以終日。范增立楚之說。董公縞素之謀。不足與於興亡久矣。

秦之所殄滅而降辱者。六王之後也。戍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縣之民也。則剽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而分王關中者。趙高也。故怨在敵國。而敵國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禍必發於小人。故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聖人且難之。況中主以降乎。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測也。剛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項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寢處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侯。豈能免於刀俎。而況受地之封乎。則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與秦相終始。以愚者料高。而亦決其與秦同蓋粉也。然而必弑胡亥以徵幸於一得。豈徒胡亥之愚。矢入幄而不覺哉。明而熟於計者。未有謂爲且然者矣。禍福之外。有無藉之欲焉。死生之外。有無方之譎焉。俄頃之間。有忽變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無所不逞。而後君子莫能爲之防。故聖人且猶難之。誠哉其難之也。濡有衣裯。終日戒。終日者。無竟之辭也。舍禠躬慎微而求馭之之術。不墮其阱中者。鮮矣。

孰謂秦之法密能勝天下也。項梁自櫟陽逮斬獄。掾曹咎書抵司馬欣而事得免。其他請託公行。貨賄相

屬而不見於史者。不知凡幾也。項梁楚大將軍之子。秦之所尤忌者。欣一獄掾馳書而難解。則其他位尊而權重者。抑孰與禦之法愈密。吏權愈重。死刑愈繁。賄賂愈章。塗飾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權。倒持於掾史。南陽諸劉。屢殺人。而王莽不能問。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設大辟於此。設薄刑於彼。細極於牛毛。而東西可以相竄。見知故縱。蔓延相逮。而上下相倚。以匿姦。閭位之主。竊非分而夢寢不安。藉是以箝天下。而爲天下之所箝。固其宜也。受天命正萬邦。德足以威而無疚。媿者。勿效爾爲也。寬斯嚴。簡斯定。行舟漏網。而不敢再觸梁筍。何也。法定於一王。而獄吏無能移也。

漢高帝

有天下者而有私財。業業然守之以爲固。而官天地府萬物之大用。皆若與己不相親。而任其盈虛。鹿橋鉅臺之愚。後世開叛之英君。皆習以爲常。而貽謀不靖。非僅生長深宮。習奄人汙陋者之過也。滅人之國。入其都。彼之帑。皆我帑也。則據之以爲天子之私。唐克西京。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宮。而五代之積在宋。蒙古遁而大都之藏。輦而之於南畿。嗚呼。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儉者因之以卑。其志趣赫然若上天之寶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懷握之金貨而已矣。禍切剝牀。而求民不已。以自保其私。垂至其亡。而爲盜資。夫亦何樂有此哉。漢王之人秦宮。而有豔心。見不及此。樊噲曰。將欲爲富家翁耶。英達之君。而見不及噲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豈徒一時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訓後嗣。而文景之治。至於盡免天下田租。而國不憂貧。數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於此矣。天子而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貧必在國。士大夫斤

斤以積聚貽子孫。則敗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後世必飢寒以死。周有大賚。散之唯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無覆宗之慘。民亦無凍餒流奪之傷。後之王者。聞樊噲富翁之誚。尙知懲乎。

韓信數項羽之失曰。有功當封爵者。印劓敵忍不能予。繇斯言也。信之所以徒任爲將。而不與聞天下之略。且以不保其終者。胥在是矣。封爵者。因乎天之所予而隆之。非人主所以市天下也。且爵賞亦豈必其足榮哉。榮以其難得而已。人主輕之。天下獵之。人主重之。天下榮之。宋藝祖許曹彬下江南。授使相。彬早知不得而安焉。故封爵不侈而彬服。非然。則更始之侯林立。而不救其亡。期於必得之不足歆也。羽不惜屈己以下人而斬天爵。何遽非道而必亡乎。漢高天下既定之後。侈於封矣。反者數起。武帝奪之而六窟始安。承六王之敵。人思爲君。而亟予之土地人民。以恣其所欲爲。管蔡之親不相保。而況他人乎。以天下市天下而已。乃爲天子君臣相賈。而期報已速。固不足以一朝居矣。抑信之爲此言也。欲以脅高帝而市之也。故齊地甫定。卽請王齊。信之懷來見矣。挾市心以市主。主且窺見其心。貨已讎而有餘怨。雲夢之俘。未央之斬。伏於請王齊之日。而幾動於登壇之數語。刀械發於志欲之妄動。未有爽焉者也。信之言曰。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爲人主者可有是心。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語。況乎人主之固不可以是心市天下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宋祖之慎。曹彬之明。保泰居盈之道得之矣。奚必踐姑許之言。而褻天之景命哉。若夫項羽之所以失者。非吝封爵之故。信之說不如陳平之言之允也。陳平曰。項王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盡不知人。有蔽之者也。瑣瑣姻亞。踞廳仕。持大權。而士惡得不蔽。

雖然亦有繇爾。羽以詐興者也。事懷王而弑之。屬宋義而戕之。漢高入關而抑之。田榮之衆來附而斬艾掠奪之。積伎害者以己度人。而疑人之伎已輕。殘殺者大怨在側。而怨不可狎。左顧右盼。亦唯是兄弟姻黨之足恃爲援。則使輕予人以權。己且爲懷王。己且爲宋義。惴惴慄慄。戈戟交於夢寐。抑惡能不厚疑天下哉。然而其疑無救也。爲漢王之腹心者。項伯也。其兄弟也。追而迫之。劉者。呂馬童也。其故人也。從之於大敗之餘者。三十餘騎。而兄弟姻亞不與焉。懷慝求援。而終以孤立。非印刖不與者。甚已而賊之。其親戚之叛已久矣。不疚於天。則天無不祐。不媿於人。則人皆可馭。正義以行乎坦道。而居天下之廣居。無所偏黨。而賞罰可以致慎。而無所徇。得失之幾。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不然。舍親賢。行誘餌。賤名器。以徇游士貪夫之競躁。固項羽之所不屑爲者也。名義云者。因名以立義。爲可繇。不可知之民言也。不知義矣。爲之名。以使之顧而思。抑且欲其顧而思。而不但名也。況君子之以立民極。而大白於天下者哉。謂董公說高帝爲義帝發喪。爲漢之所以興者。率天下後世而趨於僞。必此言夫。忠孝非人所得而勸也。如其勸之。動其不敢不忍之心而已。心生而後有事。事立而後有禮。禮行而後有名。名者三累之下。天下爲之名。而忠孝者不欲自居。高帝無哀義帝之心。天可欺乎。人可愚乎。彭城之敗。幾死幾亡。而縞素之名。不能爲之救。則塗飾耳目。以故主復讎之名。無當於漢之興明矣。雖然。以此正項籍之罪。使天下恥戴之爲君長也。則有餘也。籍者。芊氏之世臣也。援立義帝者。項梁之以令諸侯者也。劉氏世不臣於楚。其屈而君懷王也。項氏制之耳。高帝初無君懷王之心。則可不哀懷王之死。爲天下而討弑君之賊。非人弑己君。而有守官之責者也。故發喪之後。高帝亦終不挾此以令天下。而數羽之罪。不嫌以背約不王已於秦爲首。則董公之

說亦權用之一時。而高帝亦終不以信諸心。嗚呼。貌爲君子者。日言心。而以名爲心。日言義。而以名爲義。告子惡得不以義爲外。而欲戕賊之乎。秦滅六國。互相噬而彊者勝耳。若其罪莫甚於殄周。楚幸不亡於秦。而楚且爲秦。非其世臣。非其遺冑。抑何必戴楚以爲君。戴楚者。項氏之私義也。漢亦何用引項氏之義以爲己義乎。此義不明。但有名而卽附諸義焉。李嗣源。夷裔也。名爲唐。而唐之。李昇不知其爲誰氏之子也。名爲唐。而又唐之。有名而無義。名爲義。而義不生於心。論史者之亂義久矣。中國立極之主。祖考世戴之君。明明赫赫。在人心而不昧。臣子自有獨喻之忱。行其不敢不忍者。而豈但以名哉。

毒天下。而以自毒者。其惟貪功之人乎。酈生說下齊。齊已受命。而漢東北之慮。紆項羽右臂之援。絕矣。欒布盜也。一從漢背楚。而終不可叛。況諸田之耿介。可以保其安枕於漢也。亡疑。乃韓信一啓貪功之心。從蒯徹之說。疾擊已降。而酈生烹。歷下之軍。喋血盈野。諸田卒以殄其宗。慘矣哉。貪功之念。發於隱微。而血已漂鹵也。龍且亦猶是也。軍於高密。客說以深壁勿戰。令齊王招散民。反漢而歸己。漢客兵。不容於久留。而必潰敗。以全三軍。奠楚勢。而保齊。豈不賢於浪戰以死亡乎。且則曰。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雖其後勝敗不同。而且之心。亦信之心也。信以其毒毒齊。而齊民駢死。田氏以亡。且以其毒自毒。而濰水涌流。楚軍大覆。田氏不救。舉人之宗社。人民存亡生死之大。而不滿伎人之谿壑。毒螫人而蠶蠶亦死。信幸破齊。以自請王齊。而未央之誅。已伏於此。且亦以其身斃於濰水之上。然則貪功而毒人。亦自讎其項領。而速之割也。悲哉。愚不可瘳已。李左車下全燕。而燕不叛。隨何收九江。而黥布無疑。善用人者。亦何利有貪功之人。以賊天下。而多其釁哉。漢雖有齊。而力已疲。楚覆救齊之兵。而項王大懼。伎人不黜。而能定天下。未

之有也。

韓信下魏破代而漢王收其兵。與張耳破趙而漢王又奪其兵。何以使信帖然聽命而抑不解體以颺去哉。此漢王之所以不可及也。制之者氣也。非徒氣也。其措置予奪之審。有以大服之也。結之者情也。非徒情也。無所偏任。無所聽焚。可使信坦然見其心也。吾之所爲。無不可使信知之矣。信固知己之終爲漢王倚任。而不在軍之去留也。故其視軍之屬漢也。無以異於己。無疑無怨。何所靳而生其伎。甚乎。假使奪信軍而授之他人。假使疑信之反而奪其軍以防之。項王一印刳之而信叛。三軍之重。豈徒一印之予奪乎。心不可使人知者。以柔用之而敗。以剛用之而速亡。有所偏聽怙黨而疑人者。不能制之而死於其人。能制之而其人速叛以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之同乎武王。武王同之也。

漢王甫破項羽。還至定陶。卽馳奪韓信軍。天下自此（甯）矣。夫大敵已平。信且擁彊兵也。何爲。故無所挾以爲名。而抗不聽命。旣奪之後。弗能怨也。如姑緩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有名可據。信兵不可奪矣。奪之速而安。以奠宗社。以息父老子弟。以斂天地之殺機。而持征伐之權於一王。乃以順天休命。而人得以生。且信始不從蒯徹之言。與漢爲難者。項未亡也。參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徹狂惑之計耳。昔者韓嘗以此持天下之縱橫。然吞於秦而不救其覆軌矣。信反於齊。則張耳扼其西。彭越控其南。鼎足先折。而徒爲天下蠹賊。信知其不可而拒徹。計之深也。項王滅。漢王倦。歸於關中。信起而乘之。乃可以得志。徹之說。信豈須臾忘哉。卞莊子小死大斃。一舉而兩得之術。俟時而發。發不旋踵矣。其曰不忍背漢者。姑以謝徹耳。削王而侯。國小而無兵。尙欲因陳豨以發難。擁三齊之勁旅。西嚮而虎視。尙誰忌哉。或曰。宋太祖之奪藩鎮。

也。類此而又非也。信者非石守信高懷德之儔也。割地而王。據屢勝之兵。非陳橋擁戴之主也。故宋祖懲羹吹蠶而自溺。漢高拔本塞源以已亂。迹同而事異。其權不在形迹之間也。

漢王初卽皇帝位。未封子弟功臣。而首以長沙王吳芮。閩粵王無諸。此之謂大略。二子者。非有功於滅項者也。追原破秦之功而封之。以天下之功爲功。而不功其功。此之謂大公。楚漢爭於北。而南方無事。久於安則亂易起。立王以鎮撫之。此之謂制治於未亂。以項羽宰天下不公。爲罪而討之。反其道而首錄不顯之績。此之謂不遐遺。得尙於中行。若此者。內斷之心。非留侯所得與。況蕭何陳平之小智乎。量周天下者。事出於人所不慮。若迂遠而實協於人心。此之謂不測。

秦項已滅。兵罷歸家。何其罷歸之易。而歸以卽乎安。古者兵皆出於農。無無家者也。罷斯歸矣。漢起巴蜀。三秦之卒。用九江齊趙之師。不戰其地。不擾其人。無閭井之怨。歸斯安矣。後世召募失業之民。欲歸而無所歸。則戰爭初息。而遣歸之也難。善師古者。旁通而善用之。則漢抑有民相聚山澤。不書名數者。復其故爵田宅。教訓而優恤之。之詔。是可爲後世師者也。無所侵傷於民。而禁其仇殺。非有官爵田里。而爲之授以隙地。寬假以徭役。而命爲稍食之胥卒。以此散有餘之卒。熟計而安存之。奚患亡術哉。高帝甫一天下。而早爲之所。國不糜。農不困。兵有所歸。下令於流水之源。而條委就理。不謂之有大略也得乎。

以大義服天下者。以誠而已矣。未聞其以術也。奉義爲術而義始賊。義者。心之制也。非天下之名也。心所勿安。而忍爲之以標其名。天下乃以義爲拂人之心。而不和順於理。夫高帝當窘迫之時。豈果以丁公爲可殺而必殺之哉。當誅丁公之日。又豈果能忘丁公之免己。而不以爲德哉。欲懲人臣之叛其主。而先叛

其生我之恩。且囂然曰。是天下之公義也。則借義以爲利。而吾心之惻隱亡矣。夫義有天下之大義焉。有吾心之精義焉。精者純用其天良之喜怒恩怨。以爲德威刑賞。而不雜以利者也。使天下知爲臣不忠者之必誅。而畏卽於刑。乃使吾心違其恩怨之本懷。矯焉自誣。以收其利。然其義爲賊仁之斧。而利之囿也。乎。故赦季布而用之善矣。足以勸臣子之忠矣。若丁公者。廢而勿用可也。斬之。則導天下以忘恩矣。恩可忘也。苟非刑戮以隨其後。則君父罔極之恩。孰不可忘也。嗚呼。此三代以下。以義爲名爲利。而悖其天良之大慝也。留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溫公曰。明哲保身。子房有焉。未足以盡子房也。子房之言曰。家世相韓。爲韓報讎。身方事漢。而暴白其終始。爲韓之心。無疑於高帝之妒。其忘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剖。心臆於雄猜天子之前。且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視漢之爵祿爲鴻毛。而非其所志。忠臣孝子。青天皎日之心。不知有榮辱。不知有利害。豈嘗逆億信之必夷。越之必醢。而塵以全身哉。抑惟其然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貞。而心之潔矣。是以舉太子以託之。而始終不忤。嗚呼。惟其誠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卽不幸而見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內懷忠而外姑爲佞也。曹操之甚毒也。徐庶懷先主之知。始終不與謀議。而操無能害。況高帝之可以理感者乎。若夫未忘故主。而匿情委曲。以避患。謝靈運之所以身死而名辱。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孰聽之哉。

中國夷狄之禍。自冒頓始。冒頓之闖入句注。保太原。自韓王信之叛降始。信失韓之故封。而徙於太原。其欲甘心於漢久矣。請都馬邑近塞。而易與胡通。數使之胡求和。陽爲漢和。而陰自爲降地。畜不逞以假手於冒頓。不待往降之日。而早知其志在胡矣。非韓信則冒頓不逞。非石敬瑭則耶律氏不橫。求如郭子儀。

與吐蕃回紇有香火緣而無貳心者。今古無兩人。然則以狡焉不逞之彊帥。置之邊徼。未有不決隄焚林。以殘剝內地者也。飢鷹獠犬。不畜之樊圈。而軼之颺飛。曩走之地。冀免禍於目前。而首禍於千古。甚哉高帝之偷也。

魯兩生責叔孫通興禮樂於死者未葬。傷者未起之時。非也。將以爲休息生養。而後興禮樂焉。則卽管子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之說也。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者。禮之幹也。禮者。信之資也。有一日之生。立一日之國。唯此大禮之序。大樂之和。不容息而已。死者何以必葬。傷者何以必恤。此敬愛之心。不容昧焉耳。敬焉而序有必順。愛焉而和有必浹。動之於無形。聲之微。而發起其莊肅樂易之情。則民知非苟於得生者之可以生。苟於得利者之可以利。相恤相親。不相背棄。而後生養以遂。故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亂。然則立國之始。所以順民之氣。而勸之休養者。非禮樂何以哉。譬之樹然。生養休息者。枝葉之榮也。有序而和者。根本之潤也。今使種樹者曰。待枝葉之榮。而後培其本根。豈有能榮枝葉之一日哉。故武王克殷。駕甫脫而息。賁革之射。修禋祀之典。成象武之樂。受命已未。制作未備。而周公成其德。不曰我姑且休息之。而以待百年也。秦之苛嚴。漢初之簡略。相激相反。而天下且成乎鄙倍。舉其大綱。以風起於崩壞之餘。亦何遽不可。而非直無不可也。非是則生人之心。生人之理。日頽靡。而至於泯亡矣。惟叔孫通之事。十主而面諛者。未可語此耳。則苟且以背於禮樂之大原。遂終古而不與於三王之盛。使兩生者出。而以先王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精意。舉大綱以與高帝相更始。如其不用而後退。未晚也。乃必期以百年。而聽目前之滅裂。將百年以內。人心不靖。風化未起。汲汲於生養死葬之圖。則德色父而諄語姑。亦誰與震動容。

與其天良而使無背死不葬。損傷不恤也哉。衛輒之立。亂已極矣。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務本教也。漢初亂雖始定。高帝非輒比也。輒可興而謂高帝不可。兩生者非聖人之徒與。何其與孔子之言相勸諤也。於是而兩生之所謂禮樂者可知矣。謂其文也。非其實也。大序至和之實。不可一日絕於天壤。而天地之產。中和之應。以瑞相祐答者。則有待以備乎文章聲容之盛。未之逮耳。然草創者不爽其大綱。而後起者可藉。又奚必人之嫻於習。而物之給於用耶。故兩生者非不知權也。不知本也。

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示威。其言鄙矣。而亦未嘗非人情也。游士之屢集於公卿之門。非必其能貴之也。蔬果之饋。集於千金之室。非必其能富之也。釋老之宮室。金碧而奏笙鐘。媚者匍伏以請命。非必服膺於其教也。莊麗動之耳。愚。愚民以其榮觀。心折魂蕩。而戢其異志。抑何爲而不然哉。特古帝王用之之懷異耳。古之帝王。昭德威以柔天下。亦旣灼見民情之所自戢。而納之於信順已。奏九成於圓丘。因以使之知天。崇宗廟於七世。因以使之知孝。建兩觀以縣法。因以使之知治。營靈臺以候氣。因以使之知時。立兩階於九級。因以使之知讓。卽其欲動之心。迪之於至德之域。視之有以眩其目。聽之有以盈其耳。登之降之。進之退之。有以詒其安。然後人知大美之集。集於仁義禮樂之中。退而有以自慚。非權以誘天下也。至德之榮觀。本有如是之洋溢也。賢者得其精意。愚不肖者矜其聲容。壯麗之威。至矣哉。而特不如何者。徒以宮室相誇而已。不責何之弗修禮樂。以崇德威。而責其弗儉。徒以儉也。儉於欲。亦儉於德。蕭道成之鄙吝。遂可與大禹並稱乎。國無貴人民不足以興。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任子貴於國而國愈。儉。賈人富於國而國愈貧。任子不能使之弗貴。而制其貴之擅。賈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奪其富之驕。高帝

初定天下。禁賈人衣錦綺。操兵乘馬。可謂知政本矣。嗚呼。賈人者。暴君汙吏所亟進而寵之者也。暴君非賈人。無以供其聲色之玩。汙吏非賈人。無以供其不急之求。假之以顏色而聽其輝煌。復何忌哉。賈人之富也。貧人以自富者也。牟利易。則用財也輕。志小而不知裁。智昏而不恤其安。欺貧儒以矜夸。而國安得不貧。民安得而不靡。高帝生長民間。而習其利害。重挫之而民氣蘇。然且至孝文之世。后服帝飾如賈生所譏。則抑末崇本之未易言久矣。婁敬之小智。足以動人主。而其禍天下也烈矣。遷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以爲彊本而弱末。似也。遣女嫁匈奴。生子必爲太子。諭以禮節。無敢抗禮。而漸以稱臣。以爲用夏而變夷。似也。眩於一時之利害者。無不動也。乃姑弗與言。違生民之性。就其說以折之。敬之說。惡足以逞哉。富豪大族之所以彊者。因其地也。諸田非渤海魚鹽之利。不足以彊。屈昭景非雲夢澤藪之資。不足以彊。世家非姻亞之盛。朋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屬。不足以彊。棄其田里。違其宗黨。奪其所便。拂其所習。羈旅寓食於關中土著之間。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氣餒沮喪。曹子桓云。客子常畏人。諒矣哉。畏人者。尙能自彊。以爲國彊邪。固不如休息餘民而生聚之也。故貧民尙可徙也。舍其瘠土。而移其窳俗。可使彊也。豪傑大族。摧折彫殘。而日以衰。聚失業。怨咨之民於輦轂之下。弱則靡而悍。則懟。豈有幸乎。而當時之爲虐甚矣。匈奴之有餘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非但其天性然。其習然也。性受於所生之氣。習成於幼弱之時。天子以女配夷。臣民狃而不以爲辱。夷且往來於內地。而內地之女子。歸於胡者多矣。胡雖雜母之氣。而狎其言語。駭戾如其父。慧巧如其母。益其所不足。以佐其所有餘。故劉淵石勒高歡宇文黑獺之流。其狡獪乃凌操懿。而駕其上。則禮節者。徒以長其文姦之具。因以屈中國。而臣之也。有餘。而遑臣中國哉。

凡斯二者。皆敬之邪佞。以此破之。將執置喙。而徙民之不仁。和親之無恥。又不待辨而折者也。陳豨之反。常山郡亡其二十城。周昌請誅其守尉。高帝曰。是力不足。亡罪。守尉視屬城之亡。而不效其死力。昌之請誅。正也。雖然有辨。寇自內發。激之以反。反而不口。口而匿不以聞。不爲之備。不亟求援。則其誅勿赦也無疑。寇自外發。非其所激。非所及覺。覺而兵已壓境。備而不給。待援不至。其宥也無疑。故立法者無一成之法。而斟酌以盡理。斯不損於國。而無憾於人。陳豨之反。非常山之所能制。而能早覺者也。故周昌之按法。不如高帝之原情。雖然。止於勿誅而已矣。其人不可復用也。所謂近死之心。不可復陽也。叔孫通之諫。易太子也。曰。臣願伏誅。以頸血汗地。烈矣哉。夫抑有以使之然者。高帝之明。可以理喻也。呂后之權。足恃也。留四皓之屬。爲之羽翼。而詭隨者。憚高帝而不敢競也。通知必不死。卽死而猶有功。何憚而不爭。嗚呼。以面諛事十餘主之通。而犯顏骨鯁也。可使如此。上有明君。下有賢士大夫。佞者可忠。柔者可彊。天下豈患無人材哉。匪上知與下愚。未有不待獎而成者也。

惠帝

曹參因蕭何之法而治。非必其治也。惟其時之不得不因也。高帝初崩。母后持權於上。惠帝孱弱。而不自振。非因也。抑將何爲哉。魯生曰。禮樂百年而後興。唯惠帝之時。言此爲宜爾。周公之定禮也。流言未靖。東郊未定。商奄未殄。不遑及也。參非周公之德。而值其時。乃欲矯草創之失。以改易一代之典。則人心不寧。而亂卽於此起。易於益之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元吉而後无咎。利者。非其利也。風淫於上。而

雷迅於下。其吉難矣。夫飭大法。正大經。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有本焉。有末焉。有質焉。有文焉。立綱修紀。撥亂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則者。其本也。緣飾以備其文章。歸於允協者。其末也。末者非一日之積也。文者非一端之飾也。豫立而不可一日緩者。其本質也。俟時而相因以益者。其末文也。高帝之時不可待也。而兩生之說非矣。無以植其本。則後起年無藉也。而錮人心風俗於簡略慢易之中。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雖有其志。而無其徵。雖有其主。而無其臣。故迄乎武帝。僅得董仲舒之疏漏。而曲學阿世之公孫(宏)者。且進也。不足以有爲矣。此高帝不夙。兩生不出之過也。惠帝曹參之時。不可不因也。有周之遺文。六國之遺老。雖有存者。可與釐定蕭何之法。叔孫通之禮。以折衷三代。昭示來茲。而母后悍權。姦張內難。且作。更張未幾。而禍發於中。勢將指削。制顯庸爲釁端。天下抑且以修明制作爲戒。其弊也。詩書道圯。俗學苟容。人心趨靡。彝倫日斲。漸漬以益流。爲偷薄所必然矣。嗚呼。方正學死。而讀書之種。絕於天下。則漢之猶有賈董臧綰。以存古道於百一者。非曹參有以養之乎。故唯曹參者。可以因也。時也。前此而爲高帝。當敦其質。後此而爲文景。必致其文。時也。兩生傲而不出。文景讓而不追。遠乎時。違乎道矣。語曰。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制治保邦之道至矣。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以德也。非競以兵也。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民所止也。非兵所聚也。易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二陽於四五。而分四陰於上下。陽文德也。陰武功也。近九五者。陽而屏陰於外。內文教而後不虞以戒矣。漢聚勁兵於南北軍。而兵積彊於天子之肘腋。以是爲競王室。鞏邦畿。戒不虞之計焉。然天子豈能自將之哉。必委之人。而人不易信。則委之外戚。委之中官。以爲暱我而可無虞者。乃呂祿掌北軍。呂產掌南軍。呂后死。且令據兵衛宮。以遂其狂逞。

而劉氏幾移於呂。其後竇梁何進。與中官迭相握符。而恣誅殺以脅天子者。喋血相仍。卽其未亂也。人主之廢立。國事之措置。一聽命於大將軍。而丞相若其府史。使利器不操於其手。則三公九卿。持清議於法宮之上。而孰敢恣睢以逞乎。天下散處。而可以指臂使者也。兵者。唯四夷而聽命於帥者也。近在肘腋。而或掣之矣。周勃侷得而成。竇武侷失而敗。人主贅立於上。而莫必其操縱。則亦危矣。唐當天寶之前。無握禁兵於輦轂者。故撲二張諸武。如縛雛之易。借曰不競。然且安史犯闕。而旋踵以平。貞元以後。魚朝恩吐突承瓘。王守澄。劉季述。所挾以驕。而廢主弑君。如吹枯而振槁。其所恃者。豈非天子所欲聚以自競之兵乎。垂及五代。郭氏攘於前。趙氏奪於後。不出郊關。而天下以私。究所以禦夷裔而除盜賊者。又不藉此也。則天子未能有兵。聚兵以授人之亂而已。邊徼之備不修。州郡之儲不宿。耀武於法宮明堂之側。舍德而欲以觀兵。棄略而欲以炫勇。天子之服天下。豈以左矛右戟。遙震遐方。而使讐乎。唯兵在外而守在夷也。則內戚奄宦。遼遠而不相及。利不足以相啖。威不足以相灼。怵然畏天下之議其後。而無挾以爭。卽有逆臣。猝起以犯順。亦互相牽曳。而終以潰敗。推而大之。舜禹之舞干。而三苗順。亦惟不與天下競勇。而德威自振。胥此道焉耳矣。嗚呼。聚兵於王室。以糜天下於轉輸。祇以召亂。而弗能救仁。豈非有天下者之炯戒哉。

文帝

誠以安君之謂忠。直以正友之謂信。忠信爲周。君子周而上下睦。天下（寧）矣。周勃平諸呂。迎立文帝。而

有德色。非有罔上行私之隱也。不學無術而忘其驕耳。袁盎與俱北面事君。尊卑雖殊。固有同寅之義。而正之。勃豈遽怙而不改。藉其不改。而後廷折之。勃過不揜。而文帝之情亦釋矣。乃弗規弗折。而告文帝曰。丞相驕。陛下謙讓。臣主失德。斯言出而覺忌生。勃之禍早伏而不可解。險矣哉。帝之謙非失德也。尊有功而禮大臣。亦何非太甲成王之盛心。而導之以猜刻。此之謂不忠。諒其心之無他。弗與規正。而行其讒。聞此之謂不信。盎之險詖。推刃量錯。而奪之權於勃先之矣。小人之可畏如此。夫乃有姦不如盎者。淺而躁。褊迫而不知大體。擊於目。卽騰於口。貽禍臣主。追悔而弗及。非盎類而害與盎等。故人主之宜遠躁人。猶其遠姦人也。則親親尊賢之道。其全矣乎。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君子而後有終。非君子而謙。未有能終者也。故攜也。鳴也。勞也。而終之以侵伐。雖吉无不利。而固非以君子之道終矣。君子之謙誠也。雖帝王不能不下邱民以守位。雖聖人不能不下芻蕘以取善。理之誠然者。殫心於此。而誠致之。天下見爲謙而非有謙也。而後可以有終。故讓誠也。任亦誠也。堯爲天下求賢。授之舜。而不私丹朱。與禹之授啓。湯之授太甲。武王之授成王一也。皆誠也。舜受於堯。啓受於禹。與泰伯之去句吳。伯夷之逃孤竹。一也。皆誠也。若夫據謙爲柄。而攜之。而鳴之。而勞之。則姑以此謝天下。而不自居於盈。則早已有填壓天下之心。而禍機伏而必發。故他日侵伐而无不利。黃老之術。離誠而用僞久矣。取其鳴謙之辭。驗其侵伐之事。心跡違。初終實。抑將何以自解哉。故非君子未有能終其謙者也。有司請建太子。文帝詔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諸父昆弟之懿親。宜無所施其僞者。而以觀其後。吳濞楚戊淮南長。無一全其軀命者。尺布斗粟之謠。取疚於天下而不救。然則詔之所云。以欲翕固張之術。處於謙以利用其忍。亦險矣哉。且夫言者。

機之所自動也。吳楚淮南聞斯語而歆動其妄心。則雖欲撲之而不得。故曰火生於木而焚生火之木。自生而自剋也。文帝亦何利焉。至於侵伐而天下亦殆矣。君子立誠以修辭。言其所可行。行焉而無所避。使天下洞見其心。而鬼神孚之。兵革之萌銷於心。而機不復作。則或任焉而無所用謙。或讓焉而固誠也。非有僞而託於鳴者也。何侵伐之利哉。

漢興至文帝而天下大定。賈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斯其時矣。魯兩生百年而後興之說謬矣。雖然。抑豈如誼之請遽興之而遂足以興邪。武帝固興之矣。唐（元）宗欲興之矣。拓拔氏宇文氏及宋之蔡京亦皆欲興之矣。文帝從誼之請。而一旦有事於制作。不保其無以異於彼也。於是而興與不興。交錯以凋喪禮樂。而先王中和之極。遂斬於中夏。夫誼而誠欲興也。當文帝之世。用文帝之賢。導之以中和之德。正之於非僻之萌。養之以學問之功。廣之以仁義之化。使涵泳於義理之深。則天時之不可逆。而正朔必改。人事之不可簡。而服色官名之必定。至德之不可斲。而禮樂之必興。忱惕而不安於其心。若倦於遊而思返其故。抑且有大美之容。至和之音。髣髴於耳目之間。而迫欲遇之。則以文從質。以事從心。審律呂於銖桑之間。考登降於周旋之際。一出其性之所安。學之所裕。以革故而鼎新。不待歷歲年而燦然明備矣。誼之不勸以學而勸以事。則亦詔相工瞽之末節。方且行焉而跛倚。聞焉而倦臥。情文不相生焉。足以興。故文帝之謙讓。誠有歉於此也。帝固反求而不容自誣者也。禮樂不待興於百年。抑不可遽興於一日。無他。惟其學而已矣。或曰。成王幼沖。德未成。而周公亟定宗禮。何也。曰。周公之自定之也。作成王之能也。迨其後成王日就月將。而緝熙於光明。乃以用周公之所制而不慙。誼固非周公。藉令其能如周公。而

帝以黃老之心。行中和之矩範。自顧其不類而思去之。又奚能以終日乎。

文帝罷衛將軍。軍不欲使兵之穴集於京師也。罷太尉官屬丞相。不欲兵柄輕有屬也。合將與相而一之。故匈奴侵上郡。而灌嬰以丞相出將。以是爲三代文武同塗之遺制與。抑論之。罷衛軍。罷太尉。未嘗不宜也。天子者。不待擁兵以爲威。假待之以爲威。則固不可更授其制於一人。乃若合將相於一。而卽相以將。則固不可灌嬰者。可將者也。非可相者也。其可相者。則又非可將者也。故三代之制。不可行於後世者。有二。農不可兵。兵不可農。相不可將。將不可相也。且夫古之將相合一者。列國之事爾。楚之令尹。楚之帥也。晉之將中軍。晉之相也。所以然者何也。列國無議禮制度考文之事。無百揆四門大麓之典。其執政者。不必有燮陰陽興教化。鈇刑賞之任。而其爲帥也。亦鄰國之不輯。相遇於中原。以一矢相加遺。而猶有禮焉。非如後世之有天下者。與夷狄盜賊爭社稷之存亡也。其謂之將相者。今一郡之倅判而已。又其小者。一縣之簿尉而已。若天子則吉甫。山甫。方叔。南仲。各任其任。而不相攝。然則三代且不然。而況後世統萬方之治亂。司邊徼之安危者乎。蓋相可使之御將。而不可使爲將。將可與相並衡。而不可與六卿並設。宋之以樞密司兵而聽於相。庶幾近之矣。以樞密總天下之戎務。而兵有專治。以宰相司樞密之得失。而不委以專征。斟酌以倣三代之遺意。而因時爲節宜。斯得之與。閣臣督師。而天下速斃。嗚呼。殆矣夫。審食其之死。文帝傷淮南王長之志。赦而弗治。亦未爲失也。漢廷之大臣。無有敢請治之者。國無人矣。張釋之爲廷尉。雖在食其已死之後。而追請正邢侯。離子之刑。抑非事遠而不可問。姑市其直於太子。梁王之行馳道而緘口於淮南。則其直也。蓋見可知難之直。畏彊禦而行於所可伸者也。天子詘於情。而廷臣

挫於勢。故其後王安欲反。而謂漢廷諸臣。如吹枯振落之易。其啓侮於諸侯久矣。張釋之其尤乎。以一人之譽而召季布。以一人之毀而遣季布。天下將窺其淺深。雖然。何病人主威福之大權。豈以天下莫能窺爲不測哉。布之悻悻於罷去。而仰詰人主以取快。其不足以爲御史大夫明矣。使酒難近之實。自露而不可掩矣。文帝之失。輕於召布也。非輕於罷布也。慎用大臣而不吝於改過。聞人之言。遲之一月而察其非誣。默然良久。而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所以養臣子之恥也。非慚也。如其慚邪。抑以輕於召布而媿其知人之不夙也。

賈誼。陸贄。蘇軾。之三子者。迹相類也。贄與軾。自以爲類也。人之稱之者。亦以爲類也。贄蓋希誼矣。而不能爲誼。然有愈於誼者矣。軾且希贄矣。而不能爲贄。況乎其猶欲希誼也。奚以明其然邪。誼之說。豫教太子。以端本獎廉隅。以善俗。贄弗逮焉。而不但此。傅梁懷王。王墮馬斃。誼不食死。贄弗能也。所以知其不能者。與竇參爲難之情。勝於憂國也。顧誼之爲學。循而不純。幾與贄等。而任智任法。思以制匈奴。削諸侯。其三表五餌之術。嬰稚之巧也。其削吳楚而益齊。私所親而不慮。貽他日莫大之憂。是僕妾之智也。贄之所勿道也。故輔少主。嬰孤城。仗節守義。以不喪其貞者。贄不如誼。而出入紛錯之中。調御輕重之勢。斟酌張弛。以出險而經遠也。誼不如贄。是何也。誼年少。憤盈之氣。未履艱屯。而性之貞者。略恆疏。則本有餘而未不足。斯誼與贄輕重之衡。有相低昂者矣。若夫軾者。惡足以頡頏二子乎。酒肉也。佚遊也。情奪其性者久矣。寵祿也。禍福也。利勝其命者深矣。志役於雕蟲之技。以聳天下而矜其慧。學不出於揣摩之術。以熒天下而讎其能。習於其父儀秦鞅斯之邪說。遂欲以攬天下而生事於平康之世。文飾以經術。而自曰吾誼矣。

詭測夫利害。而自曰吾贊矣。迷失其心。而聽其徒之推戴。且曰吾孟子矣。俄而取道於異端。抑曰吾老聃矣。吾瞿曇矣。若此者。誼之所不屑。抑贊之所不屑也。絳灌之非誼曰。擅權紛亂。於誼爲誣。於軾允當之矣。藉授以幼主危邦。惡足以知其所終哉。乃欲推而上之。列於誼與贊之間。宋玉所云相者舉肥也。王安石之於誼似矣。而誼正。誼之於方正學似矣。而正學醇。正學凌誼而上之。且不能以戢禍亂而幾爲咎首。然則世無所求於己。己未豫圖其變。端居臆度。而欲取四海而經營之。未有能濟者也。充誼之志。當正學之世。盡抒其所蘊。見諸施行。殆可與齊黃並驅乎。贊且不能。而軾之淫邪也。勿論已。故抗言天下者。人主弗用而不足惜。惟贊也能因事納忠。則明君所銜勒而使馳驅者也。

文帝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固自以爲利民也。夫能鑄者之非貧民。貧民之不能鑄明矣。姦富者益以富。樸貧者益以貧。多其錢以斂布帛菽粟。紵漆魚鹽。果菘居贏。以持貧民之緩急。而貧者何弗日以貧邪。耕而食。桑苧而衣。洿池而魚鼈。圈牢而牛豕。伐木藝竹而材。貧者力以致之。而獲無幾。富者雖多其隸傭。而什取其六七焉。以視鑄錢之利。相千萬而無算。卽或貸力於貧民。而雇值之資亦僅耳。抑且仰求而後。可分其波潤焉。是驅人聽豪右之役也。故先王以虞衡司山澤之產。而節之使不敢溢於取盈。非吝天地之產。限人巧而使爲上私利也。利者公之在下。而制之在上。非制之於豪彊而可云公也。推此義也。鹽之聽民自煮。茶之聽民自採。而上勿問焉。亦名美而實大。爲萑稗於天下。或曰。鹽可詭得者也。茶之利。猶夫耕之粟。而奚爲不可。曰。古之耕也以助。今之耕也以貢。助以百畝爲經。貢以戶口爲率。法圯於兼井。而仍存其故。茶之於民也。非賴以生如粟也。制於粟而不制於茶。卽有斲山之勞。而亦均於逐末。故漆林之稅。

二十而五。先王不以爲苛。惡在一王之土。食地之力。可任狡民之舍稼穡。以多所營而不爲之裁制邪。抑未以勸耕。獎樸而禁姦。養海種山之不可聽民自擅。而況錢之利坐收逸獲。以長豪黠而奔走貧民。爲國姦蠹者乎。金銀鉛錫之礦。其利倍蓰於鑄錢。而爲爭奪之釁端。乃或爲之說曰。聽民之自採以利民。弄兵戕殺而不爲禁。人亦樂乎有君。

鑄錢輕重之準。以何爲利。曰。此利也。不可以利言也。而利莫有外焉矣。如以利則榆莢綫纒尙矣。殺雜鉛錫者尙矣。然而行未久而日賤。速敝壞而不可以藏。故曰。此利也。不可以利言也。且夫五穀絲苧。材木魚鹽。蔬果之可爲利。以用於人之生而貴之也。金玉珠寶之僅見而受美於天也。故先王取之以權萬物之聚散。然亦曰。以是爲質。可以致厚生之利而通之。非果以爲寶而人弗得不寶也。然旣僅有僅見。而因天地自然之質也。銅者。天地之產繁有。而人習賤之者也。自人制之。範以爲錢。遂與金玉珠寶爭貴。而制粟帛材蔬之生死。然且不精不重。則何弗速敝壞而爲天下之所輕。其唯重以精乎。則天物不替。而人功不偷。猶可以久其利於天下。故長國家者。知天人輕重之故。而勿務一時詭得之獲。一錢之費。以八九之物。力人功成之利。亦未有既也。即使一錢之費。如一錢焉。而無用之銅。化爲有用。通計初終。而多其貨於人間。以饒益生民而利國。國之利亦溥矣。一錢之費用十之八九。則盜鑄無利而止。錢一出於上。而財聽命於上之發斂。與萬物互相通以出入。而有國者終享其利。故曰。不以利言而利莫有外也。則五銖之輕。不如開元之重。殺雜鉛錫。不如金背漆背之精。通計之而登耗盈虛之數見。非淺人所易知也。以苟且偷俗之情。與天地之德產爭美利。未有能勝者也。

淮南王長反形已具。丞相御史奏當棄市。正也。所謂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者也。文帝赦而徙之。與蔡叔鄆鄰之罰等。臣子法仲。而天子之恩。紀不斬。長憤恚不食而死。怙終賊刑。免於討足矣。袁盎請斬丞相御史。儉人之心。不可窮詰。有如此者。或者其欲以恩私外市諸侯。而背天子。挾莊助外交之心。以冀非望。未可知也。抑或憎妒大臣之軋己。而欲因事驅逐。以立威於廷。而攘人位。未可知也。文帝避殺弟之名。置盎不譴。而參用其說。盎之無憚以逞。面欺景帝。迫暈錯而陷之死。終執兩端。與吳漢交市。而言之不衷也顯矣。盎故俠也。俠者之心。故不可致詰者也。有天下而聽任俠人。其能不亂者鮮矣。

嗚呼。自漢以後。治之不古。也有自矣。太甲高宗成王之姿。非必其軼文帝而上之。然而伊尹之訓。傳說之命。周公之告。曰無安厥位。惟危。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曰所其無逸。未嘗貶道以誘之。易從也。豈其如賈生之言。曰使爲治勞。志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欲立經陳紀。爲萬世法。斯其爲言。去李斯之言也無幾何也。以法術制天下。而怙以恬嬉。則其法雖異於秦之法。而無本以立威於末。勞天下。而以自豫。能以是一朝居乎。使天下而可徒以法治而術制焉。裁其衣服。而風俗卽壹。修其文辭。而廉恥卽敦。削奪諸侯。而政卽咸。統於上。則夏商法在。而桀紂又何以亡。夫文帝而幸非縱欲偷樂之主也。其未免於田獵鐘鼓之好。而姑以自逸。未有以易之耳。得醇儒以沃乃心。浸灌以道義之腴。建中和而興王道。諸侯奚而不復。風俗奚而不移。廉恥奚而不崇。而先導諛以冀讎其說。文帝幸不爲胡亥耳。文帝而胡亥。誼雖欲自異於李斯也。不能。乃後世或猶稱之曰善誘其君以興治。下惡得有臣。上惡得有君哉。賈生之論教太子。本論也。雖然。尤有本焉。士庶之子。杯酒之耽。博奕之好。奪其欲而教之。且反唇曰。夫子

未出於正矣。況天子之子。浮聲曼色。交於前。婦人宦寺。羅於側。欲有與導。淫有與宣。爲君父者。忘志慮之勞。憚身體之苦。逐鐘鼓馳驅之樂。徒設嚴師以閑之。於步履拜揖之間。使其聽也。一偶人之威儀耳。成帝穆穆皇皇。而淫荒以滋亂。況其聞風志蕩。徒怨君父之我奪。而思快於一旦乎。成王幼而武王崩。無所取儀型也。則周公詠豳風。陳王業之艱難。作無逸。舉前王之乾惕。遙立一文武以爲之鵠。亦惟文武之果。可以爲鵠。而後周公非徒設以冀其觀感。如其以逸樂爲德。以法術爲治。以聲音笑貌爲道。以師保傅之諄諄爲教。此俗儒之徒以苦人。而父子師友之間。相蒙以僞。曾不如文帝之身治黃老術。而以授其子之足使言從也。故賈生之論。非立教之本論也。

等賢而上之。則有聖人等貴而上之。則有天子。故師一善者。希聖之積也。敬公卿大夫者。尊王之積也。此陛尊廉遠堂高之說也。郡縣之天下。夷五等。而天子孤高於上。舉羣臣而等夷之。賈生所以有黷辱太迫。大臣無恥之歎焉。嗚呼。秦政變法。而天下之士。廉恥泯喪者五六矣。漢僅存之。唐宋僅延之。而訖不能延之。洪武興。思以復之。而終不可復。誠如是其笞辱而不怍矣。奚望其上。憂君國之休戚。下畏小民之怨亂乎。身爲士大夫。俄加諸膝。俄墜諸淵。習於訶斥。歷於桎梏。褫衣以受隸校之凌踐。既使之隱忍。而幸於得生。則清議之譏。非在沒世。而非卽唾其面。詛呪之作。在窮簷。而不敢至乎其前。又奚不可之有哉。雖然。爲士大夫亦有以致之矣。蕭何出獄。而仍相。周勃出獄。而仍侯。不能禁上之不以囚隸加己。而何不可禁己之無侯以相也。北寺之獄。廷杖之辱。死諍之臣。弗避焉。忠也。免於獄。不死於杖。沾沾然自以爲榮。而他日復端笏垂紳於堂陛。是亦不可以已乎。如鄒爾瞻之復爲九卿也。於虧體辱親之罪。奚避焉。人主曰。是嘗

與囚隸同撻繫。而不以爲恥者也。是惡足改容而禮乎。上弗獎之。下安受之。下旣安之。上愈賤之。仁宗之寬厚。李祭酒之剛直。且荷校而不能引退。斯則賈生所宜痛哭者也。

子之於父母。可寵可辱。而不可殺。身者父母之身也。故寵辱聽命而不慙。至於殺則父母之自戕其生。父不可以爲父。子不能免焉。子不可以爲子也。臣之於君。可貴可賤。可生可殺。而不可辱。刑賞者天之所以命人主也。貴賤生死。君卽逆而吾固順乎天。至於辱。則君自處於非禮。君不可以爲君。臣不知媿而順承之。臣不可以爲臣也。故有盤水加劍。聞命自弛。而不可掉。抑臣之異於子天。天之秩也。人性之順者。不可逆。健者不可屈也。賈生之言。以動文帝。而當時之大臣。抑有聞而媿焉者乎。微直當時。後世之詔獄廷杖。而尙被章服以立人之朝者。抑有媿焉者乎。使詔獄廷杖。而有人自裁者。人君之辱士大夫。尙可懲也。高忠憲曰。辱大臣是辱國也。大哉言乎。故沈水而逮問之禍息。魏忠賢且革其凶威。況人主哉。

漢初封諸侯王之大也。去三代未遠。民之視聽。猶習於封建之舊。而怨秦之孤。故勢有所不得遽革也。秦政李斯。以破封建爲萬世罪。而賈誼以諸侯王之大。爲漢痛哭。亦何以異於孤秦。而論者若將黥別秦。而揖進賈生。以坐論數十年之閒。是非之易如水火。甚矣夫論史者之悻悻也。誼之言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爲是殆三代之遺制也。與三代之衆建。而儉於百里。非先王故儉之也。故有之國。不可奪。有涯之宇。不可擴也。且齊魯之封。徵之詩與春秋傳。皆踰五百里。亦未嘗挾其地而爲之防也。割諸王之地。而衆建之。富貴驕君之子。童心未改。皆使之南面。君人坐待其陷於非僻。以易爲褫爵。此陽予陰奪之術。於骨肉若仇讎之相逼。而相縻以術。誼之志亦奚以異於嬴政李斯。而秦陽也。誼陰也。而誼僭矣。漢之割地以王。

諸侯承三代之餘。不容驟易。然而終不能復者。七國亂於前。秦革於後。將滅之。鎧餘一篲。其勢終窮。可以無煩賈生之痛哭。卽爲漢謀。亦惟是鞏固王室。修文德以靜待其自定。無事怵然以驚也。乍見封建之廢。而怵然驚。乍見諸侯之大。而怵然驚。庸人之情。不參古今之理勞。而惟目前之駭。未有不賊仁害義而啓禍者。言何容易哉。至其論淮南之封侯。而憂白公子胥鯁諸荆軻之事。則周公之封蔡仲也。曰爾尙蓋前人之愆。將亦憂蔡仲劊刃以衝成王之胸乎。於是而誼之刻薄寡恩。不可揜矣。淮南之終叛也。皆以爲誼言之中也。誼昌言於廷曰。安且爲白公子胥。而安能無以白公子胥爲志哉。然則淮南之叛。誼導之矣。淮南王長之廢國法也。其子受封。親親之仁也。淮南終得國而長。猶然文帝之弟。安猶然文帝之從子。白公子胥也乎哉。不引而親之。顧推爲讎。而慮之以殺機。往者以殺機報。爲天子司天下之生殺。日取天下而慮其讎。蔑不讎矣。甚哉誼之不聞道而祇爲術也。

賈誼畏諸侯之禍。議益梁與淮陽二國之封。亘江河之界。以制東方。何其言之自相背戾也。誼曰。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今高拱以成六國之勢。則其師秦之智以混一天下。不可揜矣。乃欲增益梁淮陽而使橫亘於江河之間。今日之梁淮陽。卽他日之吳楚也。吳楚制而梁淮陽益驕。而使橫亘於江河之間。以塞漢東鄉之戶。孰能禦之哉。己之昆弟則親之信之。父之昆弟則疑之制之。逆於天理者。其報必速。吾之子孫。能弗以梁淮陽爲蠱蠹而讎之乎。夫封建之不可復也。勢也。雖然。習久而變者。必以其漸。秦惟暴裂之一朝。而怨滿天下。漢略師三代以建侯王。而其勢必不能久延。無亦徐俟天之不可回。人之不思返。而後因之。七國之變未形。遽起而翦之。則亦一秦也。封建之在漢初。鎧炬之光欲滅。而姑一耀其篲。智者因

天仁者安土俟之而已。誼操之已蹙。而所爲謀者。抑不出封建之殘局。特一異其迹。以緩目前爾。繇此言之。則誼亦知事之必不可以百年。而姑以憂貽子孫也。封建之盡革。天地之大變也。非仁智不足與於斯。而誼何爲焉。

鼂錯徙民實邊之策偉矣。寓兵於農之法。後世不可行於腹裏。而可行於塞徼。天氣殊而生質異。地氣殊而習尚異。故滇黔西粵之民。自足以捍蠻苗。而無踰嶺以窺內地之患。非果蠻苗弱而北狄彊也。土著者制其吭。則深入而畏邊民之搗其虛也。雖然。有未易者焉。沿邊之地。肥磽不齊。徙而授以瘠壤。不逃且死者寡。吏失其人。綏撫無術。必反而爲北狄用。此二患者。輕於言徙。必逢其咎。而實邊之議。遂爲永戒。錯之言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始事之不可不密也。地誠磽矣。雖有山谿之險。且置之爲甌脫。而移塞於內。無憂也。我所不得居。亦彼所不能據也。若夫吏人之得失。在人而不在法。然法善以待人。則人之失者鮮矣。後世之吏於邊者。非羸貧無援之乙科。則有過邊補之茸吏。未有能入而爲臺諫郎官者。未有擢而爲監司郡守者。以日暮塗窮。衰颯之心。而僅延簪紱之氣。能望其憂民體國。而固吾圉哉。若擇甲科之選。移守令課最之賢者。以爲之。吏寬其法制。俾盡其材。以拊循而激勸之。輕徭賦以安之。通商賈教樹畜以富之。廣學宮之選。以榮之。寵智能豪雋之士。以勵之。則其必不爲北狄用。以乘中國之釁者。自可以保之百年。邊日以彊。而坐待狄之自敝。故曰錯之言偉矣。特其曰絕匈奴不與和親。其冬來南。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此則未易言也。非經營於數十年之久。未能效也。羈縻以和親。而徐修實邊之策。或不待大治而自不敢南犯。其不悔禍而冒昧以逞與。大治之無慮其不克矣。

入粟而拜爵免罪。鼂錯之計，亦未失也。其未爲失計也，非謂爵可輕而罪得以賞免也。謂其可以奪金錢之貴而授之粟也。輕齋折色，有三易焉。官易收，吏易守，民易輸。三易以趨苟簡之利便，而金奪其粟之貴，則寧使民勞於輸，官勞於收，吏勞於守，而勿徇其便。此參數十世而能純成其利，非俗吏之所知也。雖然，入粟六百石而拜爵上造，一家之主伯亞旅，力耕而得六百石之贏餘者幾何，無亦彊豪挾利以多占，役人以佃而收其半也。無亦富商大賈以金錢籠致而得者也。如是則重農而農益輕，貴粟而金益貴。處三代以下，欲抑彊豪富賈也難，而限田又不可猝行。則莫若分別自種與佃耕，而差等以爲賦役之制。人自占爲自耕者，有力不得過三百畝，審其子姓丁夫之數，以爲自耕之實。過是者皆佃耕之科。輕自耕之賦，而佃耕者倍之，以互相損益，而協於什一之數。水旱則盡蠲自耕之稅，而佃耕者非極荒不得輒減。若其果能躬親勤力，分任丁壯，多墾厚收，饒有贏餘，乃聽輸粟入邊，拜爵免罪，而富商大賈居金錢以斂粟，及彊家濫占佃耕，厚斂多畜者不得與。如此，則奪金之貴而還之粟，可十年而得也。充錯之說，補錯之未逮，任牧民於良吏，嚴拜爵免罪之制於畫一，乃不窒礙而行遠。不然，輸粟之令，且變而爲輕齋折色。天下益汲汲於金錢，徒以亂刑賞之大經，爲敗亡之政而已矣。肉刑之不可復，易知也。如必曰古先聖王之大法，以止天下之惡，未可泯也，則亦君果至仁，吏果至恕，井田復，封建定，學校興，禮三王而樂六代，然後復肉刑之辟未晏也。不然，徒取愚賤之小民，折割殘毀，以惟吾制是行，而曰古聖王之大法也，則自欺以誣天下，僭執甚焉。抑使教養道盡，禮樂復興，一如帝王之世，而肉刑猶未可復也。何也？民之仁也。期以百年必世，而猶必三代遺風未斬之日也。風未移，俗未易，犯者繁有，而毀支折體之人積焉。天之所不祐也。且

也。古未有笞杖而肉刑不見重。今既行笞杖而肉刑駭矣。故以曹操之忍而不敢嘗試。況不爲操者乎。張蒼之律曰。大辟論減等。已論而復有笞罪。皆棄市。嚴矣。雖然。因書所謂估終賊刑者也。故詳刑者。師文帝之詔。張蒼之令可也。

漢有殺人自告。而得減免之律。其將導人以無欺也。與所惡於欺者。終不覺而讎其惡也。夫既已殺人矣。則所殺者之父兄子弟能訟之。所司能捕獲之。其惡必露。勢不可得而終隱也。而惡用自告爲小人爲惡。而揜蔽於君子之前。與昌言於大廷而無怍赧也。孰爲猶有恥乎。自度律許減免。而覬覦漏網者。從而減之。則明張其殺人之膽。而惡乃滔天。匿而不告者。鼠也。告而無諱者。虎也。教鼠爲虎。欲使天下無欺而成其無忌憚之心。將何以懲。故許自告者。所以開過誤自新之路。而非可以待凶人。凶人而自匿。民彝其猶有未斲。不較瘡乎。

什一之賦。三代之制也。孟子曰。重之則小桀。輕之則小貉。言三代之制也。天子之畿千里。諸侯之大者。或曰百里。或曰五百里。其小者不能五十里。有疆場之守。有甲兵之役。有幣帛饗殮牢饋之禮。有宗廟社稷。姓幣之典。有百官有司。府史胥徒祿食之衆。其制不可勝舉。聘義所云。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是已。故二十取一而不足。然而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差。有一易再易。萊田之等。則名什一而折衷其率。亦二十而取一也。自秦而降。罷侯置守矣。漢初封建。其提封之廣。蓋有倍蓰於古王畿者。而其官屬典禮。又極簡略。率天下以守邊。而中邦無會盟侵伐之事。若郡有守。縣有令。非其伯叔甥舅之交。而饋問各以其私。社稷粗立。而祀典不繁。一郡之地。廣於公侯之國。而掾史郵徼。曾不足以當一鄉一遂之長。合天下以瞻九卿。

羣司之內臣而不逮周禮六官之半。是古取之一圻而用豐。今取之九州而用儉。其他國家之經費。百不得一也。什一而征。將以厚藏而導人主之宣欲乎。不然。亦奚用此厚斂爲也。文帝十三年。除田租稅。景帝元年。復收半租。三十而稅一。施及光武之世。兵革旣解。復損十一之稅。如景帝之制。誠有餘而可以裕民也。封建不可復行於後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勢在必革也。

漢文短喪而孝道衰於天下。乃其繇來有漸也。先王權衡恩義之精意。相沿以晦。而若強天下以難從也。禮曰。事親致喪三年。事君方喪三年。方也者。言乎其非致也。嗣君之喪。致喪也。外而諸侯。內而公卿大夫。方喪也。苟其爲方喪。則郊可攝。社稷五祀可祭。會盟征伐可從事。於臣也。奚病。弟子之喪。師也。羣居則經。出則否。以意通之。然則臣爲君喪。有事焉而攝吉以行可矣。昏禮之辭曰。三族之不虞。君不與焉。則冠昏且得行矣。天地社稷越縉而行事。則祭固不廢矣。文帝之詔曰。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蓋秦有天下。尊君已侈。禁天下以嚴。制天下之飲食。絕其祭祀。失先王之精義。而溢分爲物情之難堪。非三代之舊也。抑文帝之詔。統吏民而壹之。則無差等也。禮有之。諸侯爲天子斬衰。惟諸侯也。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斬衰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是從服也。非近臣則殺矣。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國君云者。對在國之民而言。於天子則畿內之民也。不施及天下明矣。統天下之臣民。禁其嫁娶祠社。飲酒食肉。皆秦之苛法也。秦統而重之。文帝統而輕之。皆昧分殊之等。而禮遂以亡。唯夫嗣君者。雖天子固子也。達於庶人性之無可斁一也。同姓之諸侯王爵。則古諸侯也。自漢以下。無民事焉。無兵事焉。尤其可伸者也。宰輔以下。至於外吏之卑者。一也。皆臣也。吉凶雜用。推布帶繩屨之禮而通焉。特非涖祀。則降采而素。

焉可矣。郡縣之天下，無內外之殊，通庶人三月之制，施及天下可矣。惟是諒闇之禮，舉兵戎刑賞之大政，皆總己以聽於冢宰，抑有難行於今者，非但冢宰之難其人，而僭亂爲憂也。古之天子所治者，千里之畿耳。四夷之守，藩衛任之，疆臣內擅，諸侯得而問罪焉。外內相制，而諸侯之生死予奪，非朝廷所得意爲恩威。則冢宰亦不得以意亂之。郡縣之天下，統四海之治，總萬方之賦，兼四裔之守，監司守令，刑賞聽命，而莫有恆經，是非交錯，恩威互致，冢宰孰敢以一身任之，非但無伊周之德也。與百僚同拔於貢舉資格之中，望自不足以相洩也。故欲行商周之制，仲孝子之情，定天下之志，體先王之精意，而無有弊，非窮理盡性，以適時措之宜者，未易言也。沿三代之遺文於殘闕之後，矯嬴政之過，而不內反諸心，外揆之時，達於事之無不可遂，則文帝之短喪，遂以施行於萬世，而有志者莫挽，不亦悲乎。夫文帝猶有古之遺意也。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織七日，未葬以前，固皆斬衰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虞祔卒哭，將已期矣。期而小祥，古有受服焉。大功小功者，受服之變也。織禫服也。雖短之，猶未失古之意，而促已甚。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合而計之，四十三日耳。景帝速葬而速除，不懷甚矣。以日易月，非文帝之制也。愈趨而愈下也。

文帝崩年四十有六，閱三年而吳王濞反。濞之令曰：寡人年六十有二，則其長於文帝也。十有三年，當文帝崩，濞年五十有九，亦幾老矣。詐病不覲，反形已著。賈誼量錯日畫策而憂之。文帝豈不知濞之不可銷弭哉。賜以几杖，而啓釁無端。更十年而濞卽不死，亦以衰矣。趙楚四齊庸劣，無大志，濞不先舉，弗能自動。故文帝籌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幸不卽崩，坐待七國之瓦解，而折筮以收之，是誼與錯之憂。文帝已

憂之。而文帝之所持。非誼與錯所能測也。吉凶之消長在天。動靜之得失在人。天者。人之所可待。而人者。天之所必應也。物長而窮。則必消。人靜而審。則可動。故天常有遞消遞長之機。以平天下之險阻。而恒苦人之不相待。智者。知天之消長。以爲動靜。而恒苦於躁者之不測。其中之所持。若文帝者。可與知時矣。可與知時。殆乎知天矣。知天者。知天之幾也。夫天有貞一之理焉。有相乘之幾焉。知天之理者。善動以化物。知天之幾者。居靜以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之。以理司化者。君子之德也。以幾遠害者。黃老之道也。降此無道矣。庸人不測。恃其一罅之知。物方未動。激之以動。激之以動。而自詫爲先覺。動不可止。毒遂中於天下。而流血成渠。國幸存而害亦憊矣。嗚呼。謀人家國者。可不慎哉。自非桀紂。必有懷來。有一罅之知者。慎密以俟之。毋輕於言。而天下之禍可以息。

景帝

甚哉名義之重也。生乎人之心。而爲鍼鋒劍刃。以刺人於隱者也。故名以生實。而義不在外。苟違乎此。疑在肘腋。而先戰乎心。夫欲有所爲。而無可信之人。必危。有可信之人。而固不敢信。必敗。吳太子之諫王。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以此疑田祿伯。不遣循江淮。入武關。而坐困於下邑。其不信祿伯。而因以敗也。則太子任其失。藉令假祿伯以兵。而祿伯且反也。亦未可知。是兩窮之術。而姑保其可疑。太子固曰。王以反爲名。兵難以借人。名不正。義不直。浮鼓其忿。欲以逞其中之鋒刃。常不去於肺肝。是以無名無義。而欲有爲於天下。卽以攻無道而不克。況以之犯順哉。故自疑者必疑人。信人者必自信也。

自不可信人不可可疑之而墮功信之而禍亦起苻堅以不疑而亡於慕容垂安慶緒以不疑而亡於史思明吳太子之言固天理顯露之一幾以震小人而褫之惡能強哉惡能強哉文帝且崩戒景帝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則文帝未嘗須臾忘制吳也故几杖之賜欲以銷其雄心而待其自敝非玩也中有所恃則可靜以待動而不爲禍先無已則固有以勝之矣柔而不陷於弱本立焉耳鼂錯者焉知此迫而無以應則請上自將而身居守有亞夫之可恃而不知任也身之不保宜矣哉故柔而玩競而不知自彊之術兩者異出而同歸於敗

周亞夫請以梁委吳絕其食道景帝許之梁求救而亞夫不聽上詔亞夫救梁而亞夫不奉詔於是而亞夫之情可見景帝之情亦可見矣委梁於吳以敝吳而卽以敝梁梁之存亡於漢無大損益而今日之梁爲他日之吳楚則敝梁於吳而恃以永安亞夫以是獲景帝之心不奉詔而不疑景帝之使救也亦聊以謝梁而緩太后之責也故可弗奉詔而不疑也嗚呼景帝之心忍矣而要所以致之者太后之私成之也帝初立年三十有二太子榮已長而太后欲傳位於梁王景帝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探太后之旨而姑爲之言也竇嬰正辭而太后怒則景帝之甚梁久矣亞夫委之敝而弗救與帝有密約矣不然兄弟垂危詔人往援不應而不罪景帝能審固持重如此其定哉后愈私之帝愈甚之梁其不爲叔段公子偃者幸也故兄弟之際非父母所得而與親者自親愛者自愛信者自信猜者自猜全中人於不相激而使賢者得自伸其恩義則以養子孫於平坦易之中而無隱怙以相傾太后婦人不足以知此爲君子者尙其鑒諸

國無人而不可與立。彝倫斃也。韓安國泣請於梁王。而羊勝公孫詭伏誅。田叔悉燒獄辭。而梁王之罪解。以誠信行於家國骨肉之間。彝倫危而得安。漢之人才。所以卓越乎後世也。鄒陽見王信。而讎其說。策士之小慧耳。假天性合離之權於閨房。陽之智與勝詭等。自詭其巧。而不知適成乎亂。安國也。叔也。守貞以全仁孝之大者也。非佞人之得有功也。

算資十而得官。景帝減而爲四。爭之於銖兩之間。亦惡足以善風俗乎。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貲盈十萬。乃得爲吏。劭所云古者。何古也。殆秦人之法也。舉富人子而官之。以謂其家足而可無貪。畏刑罰而自保。然則畏人之餽飲。而延醉者。以當筵乎。富而可爲吏。吏而益富。富而可貽其吏於子孫。毀廉恥。奔貨賄。薄親戚。獵貧弱。幸而有貲。遂居人上。民之不相率以攘奪者。無幾也。自非嬴氏爲君。商鞅爲政。未有念及此。以爲得計者也。嗚呼。亦有自來矣。世之亂也。一策行而取卿相。一戰勝而有封邑。故草野貧寒之子。忘軀命遊於刀鋸鼎鑊之下。以弋獲官邑。於是而如餒者之得食焉。快貪饕而忘哽噎。於是天下苦之人。主厭之。而矯之以任富人之子。以是爲愈於彼也。雖然。豈必無以養天下之廉恥而需此哉。矯枉者之枉。甚於所矯。而天下之枉。不可復伸。爲君子者。清品類。慎交遊。遠挾策趨風之賤士。以使人主知所重輕焉。何至貽朝廷以非薄賢智輕側陋之心。問居嬴而揖進之哉。

班固敍漢初之富庶。詳矣。蓋承六國之後。天下合而爲一。兵革息。官吏省。饋享略。置郵簡。合天下而僅奉一人。以一王而府天下。粟帛貨賄流通。關徼弛而不滯。上下之有餘宜矣。嗚呼。後之天下。猶漢也。而何爲憂貧孔棘。而上下交征之無已也。班固推本所由。富庶原於節儉。而曰高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

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雖弛其禁。然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山川園池市井租稅。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取其入爲私奉養。不領於經費。知言也。夫尤要者則自困辱商賈始。商賈之驕侈。以罔民而奪之也。自七國始也。七國者各君其國。各有其土。有餘不足。各產其鄉。遷其地而弗能爲良。戰爭頻而戈甲旌旄之用繁。賂遺豐而珠璣象貝之用亟。養游士務聲華。而游宴珍錯之味侈。益之以驕奢之主。後宮之飾。狗馬鴈鹿。絃服殊玩之日新。而非其國之所有。於是而賈人者。越國度險。羅致以給其所需。人主大臣且屈意下之。以遂其所欲得。而賈人遂以無忌憚於天下。故窮耳目之玩。遂旦暮之求者。莫若獎借賈人之利。而貧寒之士亦資之以需濡。賈人日以尊榮。而其罔利以削人之衣食。陽與而陰取者。天下之利。天子之權。倒柄授之。而天下奚恃以不貧。且其富也不勞。則其用也不恤。相競以奢。而殄天物以歸糜爛。弗困弗辱。而愚民榮之。師師相效。乃至家無斗筲。而衣絲食粟。極於道殣。而不悔。故生民者農。而戕民者賈。無道之世。淪胥而不救。上下交棘。而兵戎起焉。非此之懲。國固未足以立也。高帝之令。班固之言。洵乎其知本計也。人主移於賈而國本凋。士大夫移於賈而廉恥喪。許衡自以爲儒者也。而謂士大夫欲無貪也。無如賈也。楊維禎顧瑛。遂以豪逞而敗三吳之俗。濠泗之遷。受與王之罰。而後天下寧。移風易俗。古今一也。

讀通鑑論卷二

武帝

董仲舒請使列侯郡守歲貢士二人。賢者賞。所貢不肖者有罰。以是爲三代鄉舉里選之遺法也。若無遺議焉。夫爲政之患。聞古人之法而悅之。不察其精意。不揆其時會。欲姑試之而不合。則又爲之法以制之。於是法亂弊滋。而古道遂終絕於天下。郡縣之與封建殊。猶裘與葛之不相沿矣。古之鄉三年而賓興。貢士惟卿大夫之所擇。封建之時會然也。成周之制。六卿之長。非諸侯入相。則周召畢榮毛劉尹單也。所貢之士。位止於下大夫。則雖賓興而側陋顯庸者亡有。且王畿千里。侯國抑愈狹矣。地邇勢親。鄉黨之得失。是非旦夕而與朝右相聞。以易知易見之人才。供庶事庶官之冗職。臧否顯而功罪微。賓興者聊以示王者之無棄材耳。非舉社稷生民之安危生死。而責之賓興之士也。郡縣之天下。統中夏於一王。郡國之遠者。去京師數千里。郡守之治郡。三載而遷。地遠則賄賂行而無所憚。數遷則雖賢者亦僅採流俗之論。識晉謁之士。而孤幽卓越者不能遽進於其前。且國無世卿。廷無定位。士苟聞名於天下。日陟日遷。而股肱心膂之任屬焉。希一薦以徼非望之福。矯僞之士。何憚不百欺百讎。以迎郡守一日之知。其誠僞淆雜甚矣。於是而懸賞罰之法。以督之使慎。何以言慎哉。知人則哲。堯所難也。故絳殛而僉曰。試可者勿罪。生不與同鄉。學不與同師。文行之華實。孝友之真僞。不與從事相覺察。偶然一日之知。舉刑賞以隨其後。賞之

濫而罰者冤。以帝堯之難。責之中材。庸詎可哉。其弊也。必樂得脂韋括囊之士。容身畏尾。持祿以幸。無尤又其甚者。舉主且爲交託營護。而摘發者且有投鼠忌器之嫌。則庸駑競乘。而大姦營窟。所必至矣。聞一鄉之有月旦矣。未聞天下之有公論也。一鄉之稱。且有鄉原四海之譽。先集僞士。故封建選舉之法。不可行於郡縣。易曰。變通者時也。三代之王者。其能逆知六國彊秦以後之朝野。而豫建萬年之制哉。且其後漢固行之矣。而背公死黨之害成。至唐宋而不容不變。故任大臣以薦賢。因以開諸科目可矣。限之以必薦。而以賞罰隨其後。一切之法。必敵者也。封建也。學校也。鄉舉里選也。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則躓矣。用今日之才。任今日之事。所損益可知已。而仲舒曰。三王之盛。易爲堯舜之名可及。談何容易哉。

鄉舉之法。與太學相爲經緯。鄉所賓興。皆鄉校之所教也。學校之教。行之數十年。而鄉舉行焉。所舉不當者。罰之。罰其不教也。非罰其不知人也。仲舒之策。首重太學。庶知本矣。不推太學以建庠序於郡國。而責貢士於不教之餘。是以失也。經天下而歸於一正。必同條而共貫。雖則雖矩範先王之步趨。而迷其真。惟同條而共貫。統天下而經之。則必乘時以精義。而大業以成。仲舒之策曰。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此非三代之法也。然而三代之精義存矣。何也。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合三代之粹。而闡其藏者也。故王安石以經義取士。踵仲舒而見諸行事。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安石之經學不醇矣。然不能禁後世之醇。而能禁後世之非經。元祐改安石之法。而並此革之。不知通也。溫體仁行保薦以亂之。重武科以亢之。楊嗣昌設社塾以淆之。於是乎士氣偷。姦民逞。而生民之禍。遂亟。皆仲舒之罪人也。況孔子乎。若夫割裂鞿輓而無實也。司教者之過也。雖然。以視放言綺語。市心惡習。睨徑竇以微詭遇者。不猶愈乎。習其讀。

粗知其義。雖甚小人。且以是爲夜氣之雨露。教亦深矣。

淮南王安之諫伐南越。不問而知其情也。讀其所上書。訐天子之過。以搖人心。背漢而德己。豈有憂國恤民仁義之心哉。越之不可不收爲中國也。天地固然之形勢。卽有天下者。固然之理也。天地之形。見於山川。而情寓焉。水之所繞。山之所蟠。合爲一區。民氣卽能以相感。中國之形。北阻沙漠。西北界河湟。西隔大川。南窮炎海。自合浦而北。至於碣石。皆海之所環也。形勢合則風氣相爲噓吸。風氣相爲噓吸。則人之生質相爲儔類。生質相爲儔類。則性情相屬。而感以必通。南越固海內之壤也。五嶺也。培塿高下之恆也。未能踰夫大行。殺函劍閣。阨之險也。若夫東甌之接吳會。閩越之連餘干。尤股掌之相屬也。其民雞犬相聞。田疇相入。市賈相易。昏姻相通。而畫之以爲化外。則生類之性。睽而天地之氣。閼矣。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帝王之至仁大義存乎變。而安曰。天地所以隔內外。不亦慎乎。顧其所著書。侈言窮荒八殞九州之大。乃今又欲分割天地於山海圍聚之中。將叛之人。其辭慙。當亦內媿於心矣。夫窮內而務外。有國之大戒。謂夫東越大海。西絕流沙也。書曰。宅南交。則交趾且爲堯封。而越居其內。越者。大禹之苗裔。先王所以封懿親者也。非荒遠之謂也。新造之土。賦不可均。如安所云。貢酎不輸大內。一卒不給上事。誠有之矣。且城郭兵防。建官立學之費。仰資於縣官。以利計之。不无小損。然使盜我邊鄙。害我穡事。置兵屯戍。甚則與師禦之。通計百年之利。小慊而大傷。明王之所賤。而抑豈仁人之所忍乎。君子之於禽獸也。以犬馬之近人。則勒之。勒之。而登其用。願使山圍海遠。天合地屬之人民。先王聲教所及者。悍然於彝倫之外。弗能格焉。代天子民者。其容恕棄之哉。武帝平甌閩。開南越。於今爲文教之郡邑。而宋置河朔燕雲。

之民。畫塘水三關以絕之。使漸染夷風。於是天地文明之氣。日移而南。天且歆漢之功。而厭宋之偷矣。安挾私以訐武帝。言雖辯。明者所弗聽也。

言有迹近而實異者。不可不察。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於以責武帝之崇儒。以虛名而亡實。相似也。然而異焉者。申公之言。儒者立誠之辭也。汲黯之言。異端賊道之說也。黯之自爲治也。一以黃老爲師。託病臥閨閣。而任丞史。曹參之餘智耳。而抑佐以傲忽之氣。其曰。奈何欲效唐虞。則是直以唐虞爲不必效。而廢禮樂文章。苟且與民相安而已。內多欲則仁義不能行。固也。乃匹夫欲窒其欲。而無仁義以爲之主。則愈窒而發愈驟。況萬乘之主。導其欲者之無方乎。故患仁義之不行。而無禮以養躬。無樂以養心耳。如其日漸月摩。涵濡於仁義之腴。以莊敬束其筋骸。益以彊固。以忻豫滌其志氣。益以清和。則其於欲也。如月受日光。明日生而不見魄之闕也。何憂乎欲之敗度。而不可制與。故救多欲之失者。惟仁義之行。而黃老之道。以滅裂仁義。秕糠堯舜。偷息於守雌之不擾。是欲救火者。不以水。而豫撤其屋。宿曠野。以自詫無災也。黯挾其左道。非侮堯舜。脅其君以從己。而毀先王僅存之懿典。曰。仁義者。乃唐虞三代已衰之德。孟子曰。言則非先王之道。又曰。吾君不能謂之賊。黯之謂與。武帝之不終於崇儒。以敷治。而終惑於方士。以求僊。黯實有以啓之也。莊助稱黯輔少主。賁育不能奪。恃其氣而已。劉安憚黯而輕公孫宏。安固黃老之徒。畏其所崇尚。而輕儒耳。非果有以信黯之大節。而察宏之陋也。主少國疑。惟行仁義者。可以已亂。周公几几於有踐之籩豆。沖人安焉。充黃老之操。汎兮其可左右。亦何所不至哉。黯其何堪此任也。

太史公言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則曰。傲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傲李廣鮮不覆亡。二者皆一偏之論也。以武定天下者。有將兵。有將將。爲將者。有攻。有守。有將衆。有將寡。不識之。正行伍。擊刁斗。治軍簿。守兵之將也。廣之簡易。人人自便。攻兵之將也。束伍嚴整。斥堠詳密。將衆之道也。刁斗不警。文書省約。將寡之道也。嚴謹以攻。則敵窺見其進止而無功。簡易以守。則敵乘其罅隙而相薄。將衆以簡易。則指臂不相使而易潰。將寡以嚴謹。則拘牽自困而取敗。故廣與不識各得其一長。而存乎將將者爾。將兵者不一術。將將者兼用之。非可一律論也。人主將將者也。大將者。將兵而兼將將者也。三代而下。農不可爲兵。則所將之兵。類非孝子順孫。抑非簡以馭之。使之樂從。固無以制其死命。則治軍雖嚴。而必簡易以爲之。本非春秋列國。馳驟不出於畛軌。追奔不踰於疆域。賦農以充卒。夕解甲。而且相往來。可以準繩相糾。而但無疏漏。即可固圍之比也。故嚴於守而簡於攻。閑其縱而去其苦。有微權焉。此豈可奉一法以爲衡。而固執也哉。班超以簡而制三十六國之命。子勇用之而威亦立。諸葛孔明以嚴。而司馬懿不敢攻。姜維師之而終以敗。古今異術。攻守異勢。隣國與夷狄盜賊異敵。太史公之右廣而左不識。爲漢之出塞擊匈奴言也。溫公之論。其猶坐堂皇。持文墨。以遙制闔外之見與。

王恢言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尙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匈奴不敢輕侵。夫恢抑知代之所以安。而漢之所以困乎。恢言以不恐之故。非也。漢窮海內之力。與匈奴爭。而勝敗相貿。夷狄貪鷙而不恥敗。何易言恐也。全代之安者。代弗繫天下之重輕也。匈奴卽有代。而南有趙。東有燕。不能震動。使之瓦解。燕趙起而爲敵。方新勢且孤立而不能安枕於代。而覬覦之情以沮。天下旣一於漢。則一方受兵而

天下搖率天下之力以與競。匈奴坐以致天下之兵。一不勝而知中國兵力止此也。惡得如全代之時。曾莫測七國之淺深。西漢都關中。而匈奴迫甘泉。東漢都雒陽。而上谷雲中被其患。唐復都長安。而突厥回紇吐蕃乘西塘以入。宋都汴。契丹攻瀋魏。卒使女直舉河北以入汴。元昊雖屢勝而請和。天子之所在。鄭重以守之。彼卽睨是爲中國全力之所注。因殫其全力以一遇。幸覆敗之。天下若棟折而榱自崩。且京師者。金帛子女之所棲也。其朵頤而甘心者。非旦夕矣。繇此推之。代之所以捍匈奴而有餘者。惟無可欲而不繫中國之安危。故不爭也。南蠻之悍。雖不及控弦介馬之猛。然其凶頑曩發而不畏死。亦何憚而不爲。乃閒嘗竊發。終不出於其域。非其欲有所厭也。得滇黔邕桂。而於中國無損。天子遙制於數千里之外。養不測之威。則據非所安。而夢魂早爲之震疊。中國之人心。亦恬然俟其懈以制之。而不告勞。亦不失守。以土崩滇粵。可以制南。燕代可以制北。其理一也。女真蒙古之都燕。所以遠南方也。中國之全力在於南。天子孤守於北。何爲者乎。代以一國制匈奴。則有餘。秦以天下則不足。漢唐任之邊臣。而苟全。天子都燕。一失而不復收。其效大可睹矣。威以養而重。事以靜而豫。如是者之謂大略。

主父偃徐樂嚴安。皆天下之儉人也。而其初上書以徼武帝之知。皆切利害而不悖於道。然則言固不足以取人矣乎。夫人未有樂爲不道之言者也。則夫人亦未有樂爲不道之行者也。士之未遇。與民相邇。與天下之公論相習。習而欲當於人心。則其言善矣。言之善也。而人主不得不爲之動。迨其已得當於人主。而人主之所好而爲者不在是。上而朝廷。下而郡邑。士大夫之所求合於當世者。又不在是。遂與人主之私好。士大夫懷祿結主之風。尙相習。習而欲合乎時之所趨。則其行邪而言亦隨之。故不患天下之無善。

言也。患夫天下之爲善言者，行之不顧也，不患言之善而人主不動也。患夫下之動上也，以諂諂於俄頃而下之動於上也。日熒耳易心，傾神往而不能自守也。中人者，情生其性，而性不制其情，移其情者，在上之所好，俗之所尙而已。使天下而有道，徐樂嚴安主父偃，亦奚不可與後先而疏附哉？故文之有四友，惟文王有之也。若夫窮居而以天下爲心，不求當於天下之論，遇主而以所言爲守，不數變以求遂其私，此龍德也，非可輕責之天下者也。

徐樂土崩瓦解之說，非古今成敗之通軌也。土崩瓦解，其亡也均，而勢以異。瓦解者，無與施其補葺，而坐視其盡。土崩者，或欲支之而不能也。秦非土崩也，一夫呼而天下蠶起，不數年而社稷夷，宗枝斬，亡不以漸。蓋瓦解也，棟本不固，榱本不安，東西南北分裂以墜，俄頃分潰，而更無餘瓦。天下視其亡而無有爲之救者，蓋當其瓦合之時，已無有相浹而相維之勢矣。隋元亦猶是也。周之日削，而三川之地始入於秦，漢之屢危而後受篡於魏，唐之京師三陷，天子四出，而後見奪於梁，宋之一汴二杭，三閩四廣，而後終沈於海。此則土崩也。或支庶猶起於遐方，或孤臣猶守其邱壘，城陷而野有可避之甯宇，社移而下有逃祿之遺忠。蓋所以立固結之基者，雖極深厚，而齧蝕亦歷日月而深，無可如何也。土崩者，必數百年而繼以瓦解，瓦解已盡，而天下始甯。際瓦解之時，天之害氣，人之死亡，彝倫之戕賊，於是而極。其圯壞而更造之，君相甚重矣。固有志者所不容，不以敝倫撥亂自責也。

主父偃之初上書曰：蒙恬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暴兵露師，死者不可勝計，蜚芻輓粟，百姓靡敝。天下始畔秦，立論嚴矣。迨其爲郎中，被親幸，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廣中國，滅胡之本。

遂力請於武帝。排衆議。繕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漕運山東。民勞國虛。同此一人。同此一事。不數年而蒙恬之功罪。河南之興廢。自相攻背。如此其甚。由是言之。辨姦者豈難知哉。聽之勿驟。參酌之勿忘而已。嗚矣。武帝兩聽而不疑。其爲江充所惑。以戕父子之恩。宜矣哉。

分藩國。推恩封王之子弟爲列侯。決於主父偃。而始於賈誼。誼之說至是而始讎。時爲之也。當誼之時。侯王彊。天下初定。吳楚皆深鷙驕悍。而不聽天子之裁制。未能遽行也。武帝承七國敗亡之餘。諸侯之氣已熒。偃單車臨齊。而齊王自殺。則諸王救過不遑。而以分封子弟爲安榮。偃之說乃以乘時而有功。因此而知封建之必革而不可復也。勢已積而俟之一朝也。高帝之大封同姓。成周之餘波也。武帝之衆建諸侯而小之。唐宋之先聲也。一主父偃安能爲哉。天假之人。習之浸衰。浸微以盡泯。治天下者以天下之祿位。公天下之賢者。何遽非先王之遺意乎。司馬元愷。曹魏之孤。欲反古而召五胡之亂。豈其智不如偃哉。不明於時故也。

公孫弘請誅郭解。而游俠之害。不滋於天下。偉矣哉。游俠之興也。上不能養民。而游俠養之也。秦滅王侯。獎貨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無歸。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俠遂橫於天下。雖然。逆彌甚者。失彌速。徵公孫弘其能久哉。若夫荀悅三游之說。等學問志節之士於儀秦劇郭之流。誣民啓亂。師申商之小智。而沿漢末嫉害黨錮諸賢之餘。習爾曹操師之以殺孔融。奪漢室。朱溫師之以殲清流。移唐祚。流波曼衍。小人以之亂國。是而禍延宗社。韓侂胄之禁僞學。張居正沈一貫之毀書院。皆承其支流。餘裔以橫行者也。雖然。郭解族而游俠不復。然於後世。若夫學問志節之士。上失教。君子起而教之。人之不淪胥於禽獸者。賴此。

也。前禍雖烈，後起復盛。天視之在人心，豈悅輩小人所能終揜之乎？游行之譏，祇見其不知量而已矣。汲黯責公孫弘，布被爲詐。弘之詐，豈在布被乎？黯不斥其大而摘其小，細矣。黯非翹細過以訐人者。黯之學術，專於黃老，甘其食，美其衣，老氏之教也。以曾史爲桎梏，以名教爲蹄衡，羈絡爲善而不欲近名，大白而欲不辱，故黯之言曰：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弘位三公，祿甚多，布被爲詐，堯舜富有四海，而茅茨土階，黯固以爲詐而不足效也。弘起諸生，四十而貧賤，安於布被，則布被已耳。弘之詐，豈在此乎？黯沈酣於黃老，欲任情以遠名，而見以爲詐焉耳。

淮南王安著書二十篇，稱引天人之際，亦云博矣。而所謀與兵者，率兒戲之策。所與偕者，又童昏之衡山王、賜及太子遷爾，叛謀不成，兵不得舉，自到於宮庭，其愚可哂。其狂不可瘳矣。成臯之口，何易塞。三川之險，何易據。知無能與衛青敵，而欲徼幸於刺客，安卽反。其能當青乎？卽刺青，其能當霍去病乎？公孫弘雖不任爲柱石臣，而豈易說者。起貧賤爲漢三公，何求於淮南，而敢以九族試雄主大將之歐刀邪？內所恃者，徒巧亡實之嚴助，外所挾者，輕僂亡賴之左吳、趙賢、朱驕、首鼠兩端之伍被。懷異志於肘腋而不知安之愚，至於如此，固高煦宸濠之所不屑爲，而安以文詞得後世之名。由此言之，文不足以辨人之智愚，若此乎，而非然也。取安之書而讀之，原本老氏之言，而雜之以辯士之游辭。老氏者，挾術以制陰陽之命，而不知其無如陰陽何也。所挾者術，則可以窺見氣機盈虛之罣罣，而乘之以逞志。乃旣已逆動靜之大經，而無如陰陽何矣。則其自以爲窺造化而盜其藏，而天下無不可爲者，一如嬰兒之以挺擊資育，且自雄也。率其道，使人誕而喪所守，狂逞而不思其居，安是之學，其自殺也，不亦宜乎？夫老氏者，教人以出於吉。

凶生死之外。而不知其與凶爲徒也。讀劍安之書。可以鑒矣。

張湯治獄爲酷吏魁。而其決於誅伍被也。則非酷也。法之允也。被者。反覆傾危之姦人。持兩端以質禍者也。不誅之。又且詭遇於漢廷。主父偃江充之姦。被任之有餘矣。被之始諫安也。非果禁安使勿反。稱引漢德。爲他日兔脫計耳。已而爲安畫反謀矣。俄而又以謀反蹤跡告矣。宮中荆棘以諫。侯無異心。民無怨氣之語。蓋亦事後自陳。規救其死之游辭。而誰與聽之哉。與人謀逆而又首告。縱舍勿誅。則讒賊相踵。亂不可得而弭矣。故湯之持法非過。而被之誅死允宜也。嗚呼。爲伍被者不足道。君子不幸。陷於逆亂之廷。可去也。則亟去之耳。不然。佯狂癩疾以避之。又不然。直詞以折之。弗能折。則遠引自外。而不與聞。身可全。則可無死。如其死也。亦義命之無可避者。安之而已。過此則無術矣。謀生愈亟。則逢禍愈烈。兩端不甯。則一途靡據。故曰。有道則知。無道則愚。誠於愚者。有全生無用術以求生。有義死無與亂以偕死者也。

遐荒之地。有可收爲冠帶之倫。則以廣天地之德而立人極也。非道之所可廢。且抑以紓邊民之寇攘。而使之安。雖然。此天也。非人之所可強也。天欲開之。聖人成之。聖人不作。則假手於時君及智力之士。以啓其漸。故以一時之利害言之。則病天下。通古今而計之。則利大而聖道以宏。天者。合往古來今而成純者也。禹之治九州。東則島夷。西則因桓。南暨於交。北盡碣石。而堯舜垂衣裳之德。訖於遐荒。禹乘治水之功。因天下之動而勞之。以是聲教暨四海。此聖人善因人以成天也。漢武撫已平之天下。民思休息。而北討匈奴。南誅甌越。復有事西夷。馳情宛夏。身毒月氏之絕域。天下靜而武帝動。則一時之害及於民。而怨讟起。雖然。抑豈非天牖之乎。玉門以西。水西流而不可合於中國。天地之勢。卽天地之情也。張騫恃其才力。

強通之固爲亂天地之紀。而河西固雖涼之餘矣。若夫驄也。冉也。邛夔也。越巂也。滇也。則與我邊鄙之民。犬牙相入。聲息相通。物產相資。而非有駭戾冥頑。不可嚮邇者也。武帝之始聞善馬而遠求耳。竊以此而逢其欲。亦未念及牂柯之可闢在內地也。然因是而貴筑昆明。垂及於今。而爲冠帶之國。此豈武帝張騫之意計所及哉。故曰天牖之也。君臣父子之倫。詩書禮樂之化。聖人豈不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乎。時之未至。不能先焉。迨其氣之已動。則以不令之君臣。役難堪之百姓。而卽其失也。以爲得。卽其罪也。以爲功。誠有不可測者矣。天之所啓。人爲效之。非人之能也。聖人之所勤。人弗守之。則罪在人。而不在天。江浙閩楚。文教日興。迄於南海之濱。演雲之壤。理學節義。文章事功之選。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漢肇之也。石敬瑭割土於契丹。宋人棄地於女真。冀州堯舜之餘民。爲□□卽奉□□歸一統而□□□□□□□□以亂天下。非天也。人喪之也。將孰□焉。以廓風沙。霾曠之宇。使□□若□□哉。

武帝游宴後宮。閱馬。嬪御滿側。金日磾於數十人之中。獨不敢竊視。武帝以此知日磾重用之。而受託孤之命。非細行也。蓋日磾非習於君子之教。而規行矩步。以閑非禮者也。不期而謹於瞻視焉。不期而敦其敬畏焉。不期而非所視者勿視焉。勿曰細行也。神不守於中。則耳目移於外。而心不知。讓千乘之國。而變色於簞豆。卻千金之璧。而失聲於破甑。才足以解紛。勇足以卻敵。而介然之頃。莫能自制其耳目。豈細故哉。君子韃纊以養目。琇瑩以養耳。和鸞佩玉以養肢體。兢兢乎難之。而恐不勝於俄頃。貞生死。任大任。而無憂惑。此而已矣。武帝之知人卓矣哉。諸葛公年廿七。而昭烈倚爲腹心。關羽張飛。所莫測也。武帝舉日磾於降胡。左右貴戚。所莫測也。知人之哲。非人所易測久矣。諸葛公之威昭烈。豈僅以三分鼎足之數語。

哉。神氣之間。有不言而相喻者在也。乃既有言矣。則昭烈之知益審。而關張之疑益迷。日碑之受知。非有言也。故武帝之知深矣。衛霍之見知。猶衆人之常也。心持於黍米。而可以動天地。自非耳食道聽之庸流。豈待言而後相知哉。

武帝之勞民甚矣。而其救飢民也。爲得虛倉廩以振之。寵富民之假貸者以救之。不給則通其變。而徙荒民於朔方。新秦者七十餘萬口。仰給縣官。給予產業。民喜於得生。而輕去其鄉。以安新邑。邊因以實。此策。最錯嘗言之矣。錯非其時。而爲民擾。武帝乘其時。而爲民利。故善於因天。而轉禍爲福。國雖虛。民以生。邊害以紓。可不謂術之兩利。而無傷者乎。史譏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然則疾視民之死亡。而坐擁府庫者。爲賢哉。司馬遷之史。謗史也。無所不謗也。

以名譽動人。而取文士。且也。躋潘岳於陸機。擬延年於謝客。非大利大害之司也。而軒輊失衡。公論猶絀焉。況以名譽動人。而取將帥乎。將者。民之死生。國之存亡所係者也。流俗何知。而爲之流涕。士大夫何知。而爲之捩腕。浸授以國家存亡安危之任。而萬人之揚翹。不能救一朝之喪敗。故以李廣之不得專征。與單于相當爲憾者。流俗之簧鼓。士大夫之臭味。安危不繫其心。而漫有云者也。廣出塞而未有功。則曰數奇。無可如何。而姑爲之辭爾。其死而知與不知。皆爲垂涕。廣之好名市惠以動人。於此見矣。三軍之事。進退之機。操之一心。事成而謀不泄。悠悠者。惡足以知之。廣之得此譽也。家無餘財也。與士大夫相與而善。爲慷慨之談也。嗚呼。以笑貌相得。以惠相感。士大夫流俗之褒譏。僅此耳。可與試於一生一死之際。與天爭存亡。與人爭勝敗乎。衛青之令出東道。避單于之鋒。非青之私也。陰受武帝之戒。而慮其敗也。方其出

塞武帝欲無用而固請以行。士大夫之口嘖嘖焉。武帝亦聊以謝之。而姑勿任之。其知廣深矣。不然有良將而不用。趙黜廉頗而亡。燕疑樂毅而債。而武帝何以收絕幕之功。忌偏裨而掣之。陳餘以違李左車而喪趙。武侯以沮魏延而無功。而衛青何以奏竄顏之捷。則置廣於不用之地。姑以掣匈奴將將之善術。非士大夫流俗之所測固矣。東出而迷道。廣之爲將。槩可知矣。廣死之日。甯使天下爲廣流涕。而弗使天下爲漢之社稷。百萬之生靈痛哭焉。不已愈乎。廣之爲將。弟子壯往之氣也。輿尸之凶。武帝戒之久矣。岳飛之能取中原與否。非所敢知也。其獲譽於士大夫之口。感動於流俗之心。正恐其不能勝任之在此也。受命秉鉞。以軀命與勁敵爭。死生樞機之制。豈談笑慰藉。苞苴竿牘之小智。以得悠悠之歡慕者。所可任哉。忠佞不並立。立人之廷者。讒不必憂。譏不可避。而必爲國除蠹賊。以安社稷。斯國之衛也。雖然。食其祿。不避其難。居其職。不委其責。去而隱。屏而在外。則亦終遠小人。而不與爲緣爾。非取於必勝。以自快也。所惡於佞者。惡其病國而已。不可挽也。非與爲仇讎。而必欲得位。以與勝也。汲黯之惡張湯。允矣。君任之以諷議。則攻擊之無餘。以報君之知。旣無言責。而出守外郡。則抑效忠於淮陽。而臣道以盡。復固請爲中郎補。過拾遺。以冀與湯爭榮辱。何爲者邪。引國家之公。非爲一己之私恨。干求持權。以幾必勝。氣矜焉耳。以言乎自靖。則未也。或曰。屈原放而不忘蕭艾之怨。非乎。曰。屈原。楚之宗臣也。張儀。斬尙之用。楚國危亡之界也。而黯豈其倫哉。婞婞然。屬李息。以攻排。而必快其志。氣矜焉耳。非君子之道也。張湯治囚。導官見魯謁居之弟。陰爲之。而佯不省。姦人詭祕之術也。而謁居弟以之。而怨湯。湯以之。而死。詐者卒死於詐。鬼神不可欺。而人不可術御也。禍生誠莫測矣。姦人挾此術。以讎姦。而終以自覆也。固然。

曾君子而爲之乎。周顛弗擇。而以施之王導。遂與湯同受其禍。愚矣哉。王敦之罪。不加於導。身爲大臣。何嫌何疑。不引以自任。而用姦人之詐乎。陽與陰取。欲翕固張。顛沈溺於老氏之教。而不知其蹈張湯之回。適爲此術者。小以滅身。大以僨國。是以君子惡夫術之似智而賊智也。節之初六曰。不出戶庭。无咎。密也。密者。慎之謂也。非隱其實。顧反用之。以示不測之謂也。祕而詭。雖無邪而犯神人之忌。可不戒哉。

樂成侯丁義薦欒大。大詐窮而義棄市。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懲一人而天下誠。國家之福也。義之薦大。非武帝獎之。弗薦也。弗與懲之。繼義而薦者。相踵矣。義旣誅。大臣弗敢薦方士者。畏誅而自不敢嘗試也。義誅而公孫卿之寵。不復如文成五利之烜赫。其後求僊之志。亦息矣。無有從臾之者也。故刑賞明而僉壬戢。武帝淫侈無度而終不亡。賴此也夫。

鬼神日流行於兩間。而以恍惚無象。搖天下之耳目而疑之。立教者不能矯謂之無。精意莫傳。淺陋者遂託焉。佛老之教。雖皦也。然其始教。未嘗倚乎鬼神。乃其流裔一淫於鬼神。而並悖其虛無寂滅之初心。豈徒佛老然哉。君子之道。流而誣者。亦有之。魏晉以下。佛老盛而鬼神之說。託佛老以行。非佛老也。巫之依附於佛老者也。東漢以前。佛未入中國。老未淫巫者。鬼神之說。依附於先王之禮樂詩書。以惑天下。儒之駁者。屈君子之道。以證之。故駁儒之妄。同於緇黃之末徒。天下之愚不肖者。有所憑藉於道。而妖遂繇人以興。而不可息。漢之初。爲符瑞。其後爲讖緯。駁儒以此誘愚不肖。而使信先王之道。嗚呼。陋矣。武帝之淫祠。以求長生。方士言之。巫言之耳。兒寬儒者也。其言王道也。琅琅乎大言之無慙矣。巧附會緣飾。以贊封禪之舉。與公孫卿之流。相爲表裏。武帝利賴其說。采儒術以文其淫誕。先王之道。一同於後世緇黃之徒。

而滅裂極矣。沿及於讖緯。尤與白蓮教之託浮屠以鼓亂者。均出一軌。嗚呼。儒者先裂其防以啓妄。佛老之慧者。且應笑其狂惑而賤之。漢儒之毀道徇俗。以陵夷聖教。其罪復奚道哉。蓋鬼神者。君子不能謂其無。而不可與天下明其有。有於無之中。而非無有於無之中。而又奚能指有以爲有哉。不能謂其無。六經有微辭焉。郊廟有精意焉。故妄者可託也。天下之喻微辭。察精意。以知幽明之故者。鮮矣。無已。則甯聽佛老之徒。徇愚不肖而誘之。俾淫妄者一以佛老爲壑。而先王之道。猶卓然有其貞。勝則魏晉以下。儒者不言鬼神。迄於宋。而道復大明。佛老之淫祀。張聖道之藩籬。自固不猶愈乎。

治河之道。易知而無能行。盤庚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古今之通弊。盡此矣。中國之形如箕。西極之山。箕之膺也。南北交夾。連山以趨於海。箕之兩脅也。其中爲汙下平衍。達於淮泗之浦。箕之腹與舌也。近山者土潤而黏。以堅。汙下而平衍者。土燥而輕。以脆。蓋墳散沙塵。自高迤下。而積以虛。枵河出山而徑其中。隨所衝決。而皆無滯。若有情焉。豫審其易歸於海之地。而惟便以趨耳。當堯之時。未出山而先阻。故倚北山之麓。奪濟潔以入海。其地堅也。是以垂之千餘年。至周定王之世而始決。因其倚山也。禹乘之而分二渠。疏九河。紓豫徐之災。河偶順而禹適乘之。有天幸焉。非禹可必之萬世者也。南岸本弱也。日蝕月薄。而必決。至決而南。而不可復北。神禹生於周漢之餘。且將如之何哉。漢武之塞瓠子而可塞也。其去決也未久。北河尙浚。而可強之使從也。不百年而終不可挽矣。則梁楚淮泗之野。固河所必趨之地。雖或強之。終必不從。至於宋而王安石尙欲回使北流。其愚不可瘳矣。徐豫兗南之境。是天所使受河之歸者也。河之赴海也。必有所奪以行。而後安流而不溢。所奪者必大川也。漯也。濟也。漳也。皆北方之大川也。自河陰而

東南迤於徐。北迤於汶。水皆散而無大川。以專受其奪。則惟意橫流而地皆可奪矣。顧其地沙鹵磽肥。不宜於稻粱。抑無金錫榘枿。竹箭桑麻之利。而其人嗜利懷姦。狡者日富而拙者日瘠。蓋中國之陋壤也。然則河既南而不可復北。而南山之麓。順汝蔡以東。帶瀟霍而迤於江浦。抑河所必不能齧蝕之者。後世弗庸治也。棄數邑之汙壤。並州縣而遷之。減居者之賦。制遷者之產。於國家所損者無幾。而治河之勞永弛矣。然而不可行者。在廷惜田賦之虛籍。憚建置之暫費。而土著之豪。肩貨賄。戀田廬。以疾呼而相撓也。孟諸藪也。濠泗之野。牧豕之地也。爲萬世之利。任其爲河可也。故苟無貪水利之心。河可無治。如其大有爲也。因河之所衝。相其汙下。多爲渠以分醴之。而盡毀其隄。神禹再興。無以易此。抑必待氾濫之時。河自於徐泗曠衍之浦。盪滌而有大川之勢。於以施功。尤自然之獲矣。如其未也。姑捐利以釋河勿治。而徐俟之後世。其猶愈乎。瓠子宣防。數十年之塗飾。爲戲而已矣。

旅之象曰。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雖明也。良止也。明而慎可以止矣。而必求明於無已。則留獄經歲。動天下而其害烈矣。漢武帝任杜周爲廷尉。一章之獄。連逮證佐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奔走會獄所。逮問者幾千餘萬人。嗚呼。民之憔悴。亦至此哉。緣其始固欲求明慎也。非同惡者不能盡首惡之凶。非見知者不能折彼此之辯。非被枉者不能白實受之冤。三者具而可以明慎自旌矣。居明慎之功。謝虛加之責。而天下絡繹於徽纆。明慎不知止而留獄酷矣哉。且夫證佐不具。而有失出入之弊。不能保也。雖然。其失出也。則罪疑而可輕者也。卽其失入也。亦必非矜慎自好者之無纖過而陷大刑者也。若夫賊吏豪民之殃民也。民既受其殃矣。朝廷苟有以暴明其罪。心已倏矣。奚必廷指之而後快。其所朘削於

弱民者已失。而固無望其復得。安居休息。而凋殘之餘。尙可以蘇。復驅之千里之勞。延之歲月之久。迫之追呼之擾。困之旅食之艱。甚則拘之於犴獄。施之以五木。是飲堇幸生。而又食之以附煎。哀我憚人。何不辛而遇此。明慎之執法邪。故臺諫之任。風聞奏劾。巡察之任。訪逮豪猾。事狀明而不煩。證佐。其得無留之旨與。法密而天下受其荼毒。明慎而不知止。不如其不明而不慎也。

治姦以迫。則姦愈匿。而盜其尤者也。盜之初覺也。未有不駭而急竄者也。當其爲盜之日。未有不豫謀一可匿之穴。以伏者也。求之愈急。則匿益固。匿之者亦恐其連坐而固匿之。則雖秦政之威。不能獲項伯於張良之家。況一有司而任數不可詰之隸卒乎。迨其漸久。而上之求之也舒。則盜不能久處囊閉之中。匿者亦倦而厭之。則有復歸田里。翱翔都市而無忌者。於是而獲之。易於圈豕。夫不才之有司。豈以盜之賊民病國爲憂哉。畏以是爲罪。謫耳。武帝之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則欲吏之弗匿盜不上聞。而以禁其竊發也。必不可得矣。秦之亡於盜也。吏匿故也。故高帝三章之法。惟曰盜者抵罪。而責之不急。盜者人之所衆惡者也。使人不敢惡盜。而惡逐盜之法。盜惡得而不昌。善治盜者。無限以時日。無寬以赦後。獲之爲功。而不獲無罪。人將惟盜是求。而無所憚。盜乃惡得而不絕。嗚呼。上失其道而盜起。雖屢獲伏法。仁者猶爲之惻然。況憑一往之怒。立一切之法。以成乎不可弭之勢哉。漢武有喪邦之道焉。此其一矣。

善者非以賞故善也。王者以賞勸善。志士蒙其賞而猶耻之。小人則懷賞以飾善。而僞滋生。而賞滋濫。乃流俗復有陰德之說。謂可勸天下以善。而挾善以求福於鬼神。俗之偷也。不可救藥矣。陰德之說。後世浮

屠竊之。以誘天下之愚不肖。冀止其惡。然充其說。至於活一昆蟲。施一簞豆。而豫望無窮之利。迨其死。無可徵之幸。而又期之他生。驅愚民脅君子。而道遂喪於人心。東漢以上。浮屠未入中國。而先爲此說者。史氏也。則王賀陰德之說是也。賀逐盜而多所縱舍。法之平也。不可枉人臣之職也。人之無罪也。不可殺。並生之情也。而賀曰。吾所活者萬人。後世其興乎。市沾沾之恩。而懷私利之心。王莽之詐。賀倡之矣。故王氏之族終以滅。而爲萬世亂賊之渠魁。以受春秋之鈇鉞。史氏以陰德稱之。小人懷惠。壞人心。敗風俗。流爲浮屠之淫辭。遂以終古而不息。近世有吳江袁黃者。以此惑天下。而愚者惑焉。夫亦知王賀之挾善徼天。而終赤其族乎。

漢發七科。謫充戰士。征胡法已苛矣。乃猶有正俗重農之意焉。吏有罪一也。使爲吏者惜官箴而重自愛也。亡命二也。使民有罪自伏。而不逃亡以詭避也。贅壻三也。使民不舍其父母而從妻。以逆陰陽之紀也。賈人四也。故有市籍五也。父母有市籍六也。大父母有市籍七也。農人力而耕之。賈人詭而獲之。以役農人而驕士大夫。壞風俗。傷貧弱。莫此甚焉。重其役者。猶周制賈出車牛乘馬之賦。以抑末而崇本也。漢去古未遠。政雖苛暴。不忘賤貨利。重天倫。敦本業之道焉。至於唐承五胡十六國之習。始驅農民以爲兵。讀杜甫石壕吏之詩。爲之隕涕。漢卽不可法。成周之遺制。甲兵之資。取之於商賈。萬世可行之法乎。情之所發。才之所利。皆於理有當焉。而特有所止以戒其流。則才情皆以廣道之用。止才情之流者。性之貞也。故先王之情深矣。其才大矣。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而一順乎道。武帝曰。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有是心。爲是言。

而豈不賢乎。戒後世以爲情。立大法。謹大防。以爲才固通志成務者所不廢也。然而終以喪德而危天下者。才利而遂無所擇。情動而因濫於他也。因是而慕神仙。營宮室。修行遊。若將見爲游刃有餘之資。可以惟吾意而無傷。而淫侈妖巫之氣。暗引之而流。無他才無所詘。而忘其詘於道。情無所定。而不知定以性也。固其得於天者。偏於長而卽有所短。而方其崇儒訪道。董仲舒兒寬之流。言道言性。抑皆性道之郭郭。而昧其精覈。無能做所不逮。而引之深思。以自樂其天也。雖然。武帝之能及此也。故昭帝霍光承之。可以布寬大之政。而無改道之嫌。宋神宗惟不知此。而司馬君實被三年改政之譏。爲小人假紹述以行私之口實。則武帝之爲此言也。其賢矣乎。

劉屈氂之攻戾太子也。非果感於周公誅管蔡之言而行辟也。武帝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其詞緩。未有督責屈氂之意。則陳大義以責太子。而徐爲解散也。豈絜無術。而必出於死戰。此其心欲爲昌邑王地耳。太子誅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結李廣利。徇姻亞。而樹庶孽。屈氂之隱。非一日之積矣。然而屈氂旋誅。姦人戕天性。以徼非望。未有能幸免者矣。顧孰使險如屈氂。而爲相也。則武帝狎寵姬。任廣利。而爲之左右也。用人假耳目於私昵。而不保其子。悲夫。

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較著而不可揜。如謂其孤軍支虜而無援。則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銜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獲辭也。陵之族也。則嫁其禍於李緒。迨其後李廣利征匈奴。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亦將委罪於緒乎。如曰陵受單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轉戰者。匈奴豈伊無可信之人。令陵有兩祖之心。單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與漢將相持乎。遷之爲陵

文過若不及而抑稱道李廣於不絕以獎其世業遷之書爲背公死黨之言而惡足信哉爲將而降降而爲之効死以戰雖欲浣滌其汚而已緇之素不可復白大節喪則餘無可浣也關羽之復歸於昭烈幸也假令白馬之戰不敵顏良而死則終爲反面事讎之匹夫而又奚辭焉李陵曰思一得當以報漢魏蘇武而爲之辭也其背道也固非遷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忠邪亦易辨矣而心迹相疑當其前者亦易惑焉武帝所託孤者三人而上官桀爲戎首與霍光金日磾若緇素之別乃自其得當於帝者推之其迹顯其心見矣光出入殿門進止有常度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非以逢帝之欲而爲爾也以自敦其行而不失爲履之貞也桀謝馬瘦之責而曰聞上不安日夜憂懼意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桀非與國休戚之臣廢令之職在馬而已其泣也何爲而泣也慎以自靖者君子之徒也佞以悅人者小人之徒也君子知有己故投之天下之大而惟見己之不可失小人畏罪徼寵迎人之喜怒哀樂而自忘其躬於此審之忠邪之不相雜久矣惟我爲子故盡孝惟我爲臣故盡忠顧七尺之躬耳目在體而心函於內忠臣孝子非以是奉君父而但踐其身心之則光與日磾天性近之而特未學耳桀烏足與齒哉武帝以待光日磾者待桀不知桀也且不知光日磾也知人之難惟以己視人而不卽其人之自立其身者視之也

昭帝

金日磾降夷也而可爲大臣德威勝也武帝遺詔封日磾及霍光上官桀爲列侯日磾不受封光亦不敢

受日磾病垂死。而後強以印綬加其身。日磾不死。光且憚之。況桀乎。桀之逆。日磾亡。而光受其欺也。霍光妻子之驕縱。至弒后。謀逆以亡其家。無日磾鎮撫之也。光之不終於受封見之矣。日磾沒。而光施施自得。拜侯封。而若不及。早已貪上官桀之餌。而爲其所狎。利一時之榮寵。喪其族於十年之後。厲熏心鮮不亡矣。光之咎。非但不學無術也。利賴之情淺。雖有儉人。與其煽妻逆子。惡得而乘之。若日磾者。又豈嘗學而有他術哉。

策者曰。夷狄相攻。中國之利。嗚呼。安所得亡國之言。而稱之邪。孱君懦將。痿痺之謀臣。所以恣般樂怠。傲而冀天幸者也。楚不滅。庸夔羣舒。不敢問鼎。吳不取州來。破越勝楚。不敢爭盟。冒頓不滅東胡。不敢犯漢。女直不滅遼。蒙古不滅金。不敢亡宋。夷狄非能猝彊者也。其猝彊者。則又其將衰而無容懼者也。劉淵之驚。不再世而卽絕。元昊之凶。有甯夏而不敢踰環慶之塞。惟其驟起也。若夫爝火在積薪之下。日吞其儻類。浸以熒熒。而中國不知。如或知之。復以自慰曰。此吾之利也。乃地浸廣。人浸衆。戰數勝。膽已張。遂一發而不可遏。火蘊於積薪之下。燄旣騰上。焦頭爛額。而無所施救矣。趙充國藉稱夙將。而曰烏桓數犯塞。匈奴擊之於漢。便此宋人借金滅遼。借元滅金之禍本也。充國之不以此誤漢。其餘幾矣。霍光聽范明友追匈奴。便擊烏桓。匈奴繇是恐。不能復出兵。蹙矣哉。

人與人相於信義而已矣。信義之施。人與人之相於而已矣。未聞以信義施之。虎狼與蠱虺也。楚固祝融氏之苗裔。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宋襄公奉信義以與楚盟。乘信義以與楚戰。兵敗身傷。而爲中國羞。於楚且然。況其與狄爲徒。而螿喙及人者乎。樓蘭王陽事漢。而陰爲匈奴閒。傅介子奉詔以責。而服罪。夷狄

不知有恥。何惜於一服。未幾而匈奴之使在其國矣。信其服而推誠以待之。必受其詐。疑其不服而興大師以討之。既勞師絕域。以疲中國。且挾匈奴以相抗。兵挫於堅城之下。殆猶夫宋公之自衄於泓也。傅介子誘其主而斬之。以奪其魄。而塞匈奴之膽。詎不偉哉。故曰□□者。殲之不爲不仁。奪之不爲不義。誘之不爲不信。何也。信義者。人與人相於之道。非以施之□□者也。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其言甚危。其義甚正。若有敢死之氣。而不畏彊禦。或曰。光行權而延年守天下之大經。爲萬世防。延年安得此不虞之譽哉。其後霍氏鳩皇后。謀大逆。以視光所行爲何如。延年何以噤不復鳴邪。光之必有所顧忌。而不怨延年。宣帝有畏於霍氏。必心利延年之說。而不責延年。延年皆慮之熟矣。犯天下之至險而固。非險也。則乘之以沽直作威。而庸人遂敬憚之。既熟慮誅戮之不加。而抑爲庸人之所敬憚。延年之計得矣。前乎上官桀之亂。後乎霍禹之逆。使延年一許其姦。而刀鋸且加乎身。固延年所弗敢問也。矯詭之士。每翹君與大臣危疑不自信之過。言之無諱。以立名。而早計不逢其禍。此所謂言辟而辨。行僞而堅者也。有所擊。必有所避。觀其避。以知其擊。君子豈爲其所罔哉。

宣帝

爵賞者。人君馭下之柄。而非但以馭下也。卽以正位而凝命也。辭受者。人臣自靖之節。而非但以自靖也。卽以安上而遠咎也。故賞有所不行。爵有所不受。而國家以甯。艸昧之始。君與開國之臣。爲天下而已。亂迨其中。葉外寇內姦。不逞於宗社。而殃及兆民。大臣代君行討。底定以綏之。而天下蒙安。斯二者。君爵之

而非私。下受之而無慙。霍光豈其然哉。昌邑之廢。光之不幸也。始者廢長立少。不擇而立昌邑。光之罪也。始不慎而經以天下授不肖。已而叛非常之舉。以臣廢君。而行震世之威。若夫迎立宣帝。固以親以賢。行其所無事者。非其論功之地也。宣帝紀定策功。加封光以二萬戶。侯者五人。關內侯者八人。宣帝之爲此。失君道矣。已爲武帝曾孫。遭家不造。以賢而立乎。其位所固有也。震矜以爲非望之福。德戴已者而酬之。然則覬非望者可縣爵賞。以質天下之歸。而天位亦危矣。爵賞行而宣帝之立亦不正矣。以爵賞質而得之者也。光不引咎以謝。嚴延年之責。晏然受之而不辭。他日且爲霍山請五等之榮。則光之廢主。乃以邀功而質賞。又何怪其妻之鳩后。而子之謀逆乎。則抑何異司馬昭。蕭道成之因以篡。苗傅。劉正彥之敢於行險以徼幸乎。論者曰。光不學無術。學何爲者也。非攬古今之成敗。而審趨避之術也。諸葛公有云。非澹泊無以明志。又云。學須靜也。惟澹與靜。以養廉恥之心。以明取舍之節。以昭忠孝之志。純一於天性。終遠於利名。故可貴可賤。可履虎尾而不咥。可乘高墉而射隼。居震世之功。而不媿於屋漏。無他。無欲故靜。皎然白其志於天下。流俗不能移。妻子不能亂。君以順天休命而無私。臣以致命遂志而不困。光之不學。未能學乎此也。非此之學。而學於術。以巧爲避就。曹操蓋嘗自言。老而好學矣。曾不如金日磾之顛惑。暗合乎道也。

宣帝欲尊武帝爲世宗。薦盛樂過矣。然其過也。所謂君子之過。失於厚也。夏侯勝訟言。訐之。如將加諸鈇鉞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殆是之謂乎。春秋之法。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春秋以正亂。臣賊子之罪。垂諸萬世者也。桓宣弒立而微其辭。尊則君親則祖。未有不自敬愛其尊親。而可以持天下之公論者也。宣帝

者武帝之曾孫也。假令有人數夏勝乃祖乃父之惡於勝前。而勝晏然樂聽之。其與禽獸奚擇哉。而勝以加諸其君而無忌。是證父攘羊之直也。而天理滅矣。苟其曰武帝之奢縱而澤不及民。萬世之公論不可泯也。則異代以後。何患無按事迹而覈功罪者。繇不以配帝而揜妃族之惡。吾弗從。與以效尤可爾。留直道以待後人。全恩禮以盡臣道。各有攸宜。倒行則亂。惡武帝之無恩於天下。而已顧無禮於上。宣帝按不道之誅。不亦宜乎。

霍光死而魏相興。此後世大臣興廢。而國政變更。人才進退之始也。霍光非盡不可與言者也。嚴延年廷劾之而勿罪。田延年所與共廢立者而不阿。悍妻行弑。欲自舉發。特荏苒而不能自勝耳。上書者以副封先達。領尚書者而後奏。光亦懲昌邑之失。而正少主之視聽。特未深知宣帝之明。而持之太過耳。相當光之時。奏記於光。俾去副封可也。昌言於廷。俾宣帝敕光去之可也。爲人臣者。言苟當於紀綱之大。難有所不避。況光之猶可與言。而無挾以不相聽從者乎。待光之死而後言之。相之心不純乎忠。而後世翹故相以樹新黨者。相實爲之倡。是殆授興革之權於大臣。而人主幸大臣之死以行己意。上下睽。朋黨興。國事數變。至於宋而宰相易。天子爲之改元。因是而權臣有感於此。則戀位以免禍。樹黨以支亡。迭虛迭盈。而國爲之敝。斯其爲害。三代亡有也。高文景武之世。亦亡有也。故曰自相始也。抑相之進也。言正而心詖。迹貞而行詭。所因者許廣漢也。聽起伏於外戚。而莫能自遂也。司馬溫公奉宣仁太后改新法。而章惇邢恕。猶指宮闈以爲口實。況緣外戚以取相乎。君子之慎始進也。枉尺而直尋。不爲也。春秋之世。不因大夫而立功名者。顏曾冉閔而已。漢之不因外戚。後世之不因宦寺者。鮮矣。此風俗邪正。國事治亂之大辨也。

路溫舒之言緩刑。不如鄭昌之言定律也。宣帝下寬大之詔。而言刑者益淆。上有以召之也。律令繁。而獄吏得所緣飾。以文其濫。雖天子日清問之。而民固受罔以死。律之設也多門。於彼於此。而皆可坐。意爲重。輕。賄爲出入。堅執一說。而固不可奪。於是吏與有司爭法。有司與廷尉爭法。廷尉與天子爭法。辨莫能折。威莫能制也。巧而彊者持之。天子雖明。廷尉雖慎。卒無以勝一獄吏之姦。脫無辜於陷阱。卽令遣使歲省。而欽恤之。抑惟大凶巨猾。因緣請屬。以逃於法。於貧弱之冤。民亡益也。惟如鄭昌之說。斬然定律。而不可移。則一人制之於上。而酷與賄之弊。絕於四海。此昌之說。所以爲萬世祥刑之經也。夫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無方。以有限之法。盡無方之隱。是誠有所不能該矣。於是而律外有例。例外有奏準之令。皆求以盡無方之隱。而勝天下之殘。於是律之旁出也。日增。而猶患其未備。夫先王以有限之法。治無方之罪者。豈不審於此哉。以爲國之蠹。民之賊。風俗之蜚。去其甚者。如此律焉足矣。卽是可以已天下之亂矣。若意外無方之隱。世不恆有。苟不比於律。亦可姑俟其惡之已稔。而後誅。固不忍取同生並育之民。逆億揣度。刻畫其不軌。而豫謀操蹙也。律簡則刑清。刑清則罪允。罪允則民知畏忌。如是焉足矣。抑先王之將納民於軌物。而弭其無方之姦。頑者。尤自有教化以先之。愛養以成之。而不專恃乎此。則雖欲詳備之。而有所不用。非其智慮弗及。而待後起之增益也。乃後之儒者。惡惡已甚。不審而流於申韓。無知之民。苟快洩一時之忿。稱頌其擿發之神明。而不知其行自及也。嗚呼。可悲矣夫。

霍光之禍。萌於驂乘。司馬溫公曰。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固也。雖然。驂乘於初謁高廟之時。非歸政之日也。而禍已伏。雖避去。且有疑其緩者。而讒賊間起。同朝離貳。子弟不謹。竇融所以不免。而奚救於禍。夫驂

乘之始。宣帝之疑畏。胡爲而使然邪。張安世亦與於廢立。而宣帝亡猜。無他。聲音笑貌之間。神若相逼。而光不知。帝亦情奪意動。而不知所以然邪。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豈徒子之於父母哉。上之使民。朋友之相結。賓主之相酬。言未宣。事未接。而早有以移民之情。惟神與氣不可強制之。俄頃而獲人心者也。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德之用大矣。而溫恭爲之侯。溫恭者。仁之榮也。仁榮內達。而德資以行。豈淺鮮哉。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非使辟之謂也。其氣靜者。貌不期而恭。其量遠者。色不期而溫。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寬以居之。仁以守之。學問以養之。然後和氣中涵。而英華外順。嗚呼。此豈霍光之所及哉。立震世之功名。以社稷爲己任。恃其氣以行其志。志氣動而猝無以持。非必驕而神已溢。是以君子難言之也。周公處危疑。而几几。孔子事闇主。而與與。則雖功覆天下。終其身以任人之社稷。而固無憂。夫周孔不可及矣。德不逮而欲庶幾焉者。其在曾子之告孟敬子乎。敬其心以遠暴慢。心御氣而道御心。有惴惴之小心。斯有溫溫之恭德。雖有雄猜之主。伎害之小人。亦意消而情得。故君子所自治者身也。非色莊以求合於物也。量不宏。志不持。求不爲霍光而不可得。豈易言哉。

流俗之毀譽。其可徇乎。趙廣漢度矯刻覈之吏也。懷私怨以殺榮畜。而動搖宰相。國有此臣。以剝喪國脉。而壞民風俗也。不可復救。乃下獄。而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流俗趨小喜而昧大體。蠶涌相煽。以羣迷誠亂世之風哉。小民之無知也。貧疾富弱疾彊。忘人之盈而樂其禍。古者謂之罷民。夫富且彊者之不恤貧弱。而以氣凌之。誠有罪矣。乃驕以橫。求以伎。互相妨而相怨。其惡惟均。循吏拊其弱而教其彊。勉貧者以自存。而富者之勢自戢。豈無道哉。然治定俗移。而民不見德。酷吏起而樂持之。以示威福。驚擊富彊。而

貧弱不自力之罷民爲之一快。廣漢得是術也。任無藉之少年。遇事遽起。敢於殺戮。以取罷民之祝頌。於是而民且以貧弱爲安榮。而不知其幸災樂禍。偷以卽於疲慵。而不救其死亡。其黠者抑習爲陰僭。伺人之過而齟齬之。相讎相殺。不至於大亂而不止。愚民何知焉。酷吏餌之。酷吏之阱也。而鼓動競起。若恃之以爲父母。非父母也。是其嗾以噬人之猛犬而已矣。宣帝以刻覈稱。而首誅廣漢。刻覈之吏。論者猶或寬之。甚矣流俗之惑人。千年而未已。亦至此乎。包拯用而識者憂其致亂。君子之遠識。非庸人之所能測久矣。

蕭望之之不終也宜哉。宣帝欲任之爲宰相。而試以吏事。出爲左馮翊。遂憤然謝病。帝使金安上諭其意。乃就望之而有恥之心也。聞安上之諭。可媿死矣。世之衰也。名爲君子者。外矜廉潔。而內貪榮寵。位高則就之位。下則辭之。夫爵祿者。天之秩。而人君制之者也。恃其經術奏議之長。擇尊榮以爲己所固得。充此志也。臨大節而不以死易生。不以賤易貴。以衛社稷也能乎。處己卑而高視祿位。攬非所得以爲己。據誠患失之鄙夫。則亦何所不可哉。其或以伉直見也。徒畏名義。以氣矜自雄耳。非心所固恥而不爲者也。人主輕之。小人持之。而終不免於禍。不亦宜乎。武帝以此薄汲黯。而終不用。黯得以令終。武帝可謂善馭矣。宣帝溫諭以驕望之。非望之之福也。

居心之厚薄。亦資識與力以相輔。識淺則利害之惑深。力弱則畏避之情甚。夫苟利害惑於無端。而畏避已甚。則刻薄殘忍。加於君臣父子而不恤。張敞非昌邑之故臣也。宣帝有忌於昌邑。使敞覘之。敞設端以誘王。俾盡其狂愚之詞。告之帝。而釋其忌。復授以侯封。卒以令終。敞之厚也。徐鉉。李煜之大臣也。國破身

降宋。太宗使覘煜。而以怨望之情告。煜以之死。鉉之於煜。以視敵於昌邑。誰爲當生死衛之者。而太宗之寬仁。抑不如宣帝之多猜。鉉卽稍示意旨。使煜遜詞而已。藉以入告。夫豈必逢太宗之怒。則雖爲降臣。猶有人之心焉。鉉遂躬爲操刃之戎首而忍之。獨何心乎。無他。敵能知人臣事君之義。導主以忠厚。而明主必深諒之。其讖勝也。且其於寵辱禍福之際。寡所畏忌。其力定也。而鉉孱且愚。險阻至而惘所擇。乃其究也。終以此見薄於太宗。而不得用。小人之違心以殉物也。亦何益乎。有見於此而持之。則雖非忠臣孝子。而名義之際。有餘地以自全。無見於此。而不克自持。則君父可捐。以殉人於色笑。若鉉者。責之以張敞之爲而不能。況其進此者乎。故君之舉臣。士之交友。識闇而力柔者。絕之可也。一旦操白刃而相嚮。皆此儔也。

尹翁歸卒。家無餘財。宣帝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於朱邑亦然。非徒其財也。榮莫至矣。故重祿者非士所希望。以報忠者也。而勸士者在此。刻畫人以清節。而不恤其供祭祀。養父母。畜妻子之計。幸而得廉士也。則亦刻覈寡恩。苛細以傷民氣之褊夫。而流爲酷吏。然且不能多得。而漁獵小民。以求富者。藉口以無忌而不慙。唐宋以前。詔祿賜予之豐。念此者至悉。猶先王之遺意也。至於蒙古。私利而削祿。洪武之初。無能改焉。祿不給於終歲。賞不踰於百金。得百軒輓。而天下不足以治。況三百年而僅一軒輓乎。城垂陷。君垂危。而問飼豬。彼將曰。救死而不贍。復奚恤哉。

漢人學古而不得其道。矯爲奇行。而不經。適以喪志。若韋元成。避嗣父爵。詐爲狂疾。語笑昏亂。何爲者也。所貴乎道者身也。辱其身而致於狂亂。復何以載道哉。箕子之伴狂。何時也。虞仲斷髮文身。過矣。蓋逃於

句吳而從其俗以安。非故爲之也。然而虧體辱親。且貽後嗣以僭王猾夏之巨惡矣。且古之諸侯。非漢諸侯之比也。國人戴之。諸大夫扳之。非示以必不可君。則不可得而辭也。若夫元成者。避兄而不受爵。以義固守。請於天子。再三辭而可。不相強。奚用此穢亂辱身之爲。以驚世哉。丞相史責之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乃能垂榮於後。摘其垂榮之私意。而勉之以文義。元成聞此。能勿媿乎。士守不辱之節。不幸而至死。且嶽立海騰。以昭天下之大義。從容辭讓之事。誰爲不得已者。而喪其常度。拂其恆性。亦愚矣哉。韋氏世治經術。而元成以愚學以啓愚也。不善學者。復以益其愚。則漢人專經保殘之學。陷之於尋丈之間也。趙充國之策。羌也。制狡夷初起之定算也。夷狡而初起。其鋒銛利。謀勝而不憂其敗。謀勝而不憂其敗。則致死而不可撓。敗之。不憂。則不足以持久而易潰。其徒寡。其積不富。其黨援不堅。而中國之吏士。畏之。不甚。是數者。利於守而不利於攻。不易之道也。狡夷之初起。亦微矣。而中國恆爲之。敵。有震而矜之者。而人心搖。有輕而蔑之者。而國謀不定。彼豈信以敵我哉。嘗試與爭。而一不勝。則脅降我兵卒。掠奪我芻糧。闌據我險要。而彼勢日猖。黨而援之者。益信其必興。而交以固。盛兵以往。潰敗以歸。而我吏士之心。遂若疾雷之洊加。而喪其魄。故充國持重以臨之。使其貧寡之情形。灼然於吾吏士之心目。彼且求一戰而不可得。地促而糧日竭。兵連而勢日衰。黨與疑而心日離。能用是謀而堅持之。不十年而如堅冰之自解於春日矣。雖然。一人謀之已定。而繼之者難也。夷無恥者。困則必降。降而不難於復叛。充國未老。必且有以懲艾而解散之。而辛武賢之徒不能。故羌禍不絕於漢世。然非充國也。羌之禍漢。小則爲宋之元昊。大則爲拓拔之六鎮也。而拓拔氏以亡矣。

宣帝之詔充國曰。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數歲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嗚呼。此鄙陋之臣。以惑庸主而激無窮之害者也。幸充國之堅持而不爲動。不然漢其危矣。爲國者外患內訌。不得已而用兵。謂之不得已。則不可得而速已矣。謂之不得已。則欲已之。亦惟以不已者已之而已矣。何也。誠不可得而已也。舉四海耕三餘九之積。用之一隅。民雖勞亦不得不勞。國雖虛亦不得不虛。鄙陋之臣。以其稱鹽數米於炷廚之意計。而爲國謀。庸主遂信以爲憂國者。而害自此生。司農怠於輓輸。忌邊帥之以軍興相逼。窳敝之有司。畏後事之責。猾胥疲民。一狷百和。鼓其欲速之辭。而害自此成。茫昧徼功之將帥。承朝廷吝惜之指。翹老成之深智沈勇。以爲耗國毒民。乃進蕩平之速效。而害自此烈矣。充國之至金城也。以神爵元年之六月。其振旅而旋。以二年之五月。持之一年。而羌以瓦解。則所云欲以數歲而勝敵者。蓋老成熟慮之辭。抑恐事不必速集。而鄙陋之庸臣。且執前言以相責耳。非果有數歲之費。以病國勞民顯矣。甚矣國無老臣。而庸主陋臣之自誤也。憚數歲之勞。遽期事之速效。一蹶不振。數十年兵連禍結。而不可解。國果虛。民果困。盜賊從中起。而遂至於亡。以田夫販豎數米量鹽之智。捐天下而陸沈之。哀哉。

宣帝重二千石之任。而循吏有餘美。龔遂黃霸尹翁歸趙廣漢張敞韓延壽。皆藉藉焉。迹其治之得失。廣漢敞霸皆任術而託迹於道。廣漢敞以虔矯任刑殺而霸多僞飾。寬嚴異而求名太急。情一也。延壽以禮讓養民。庶幾君子之道。爲之而已。甚者亦飾也。翁歸雖察而執法不煩。龔遂雖細而治亂以緩。較數子之間。其愈矣乎。要此數子者。惟廣漢專乎俗吏之爲。而得流俗之譽爲最。其餘皆緣飾以先王之禮教。而世儒以爲漢治近古。職此繇也。夫流俗之好尚。政教相隨。以濫禮文之緣飾。精意易以相蒙。兩者各有小

著之效。而後先王移風易俗。緣情定禮之令德。永息於天下。救之者是惟簡乎。故夫子言南面臨民之道。而甚重夫簡。以法術之不可任。民譽之不可干。中和涵養之化。不可以旦夕求也。如廣漢者。弗足道矣。繼廣漢而興。爲包拯海瑞者。尤弗足道矣。至於霸延壽翁歸。循其迹而爲之。何遽不如三代。而或以侈敗。或以僞譏。何爲其致一時之感歎。反出廣漢下乎。雖然。亡其實而猶踐其迹。俾先王之顯道。不絕於天下。以視廣漢與敞之所爲。猶莠稗與五穀。不可以熟不熟計功也。褊躁以徇流俗之好惡。效在一時。而害中於人心。數百年而不復。亦烈矣哉。

蕭望之曰。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故春秋大士句之不伐喪。遂欲輔匈奴之微弱。救其災患。使貴中國之仁義。亦奚可哉。恩足以服孝子。非可以服夷狄者也。誼足以動諸侯。非可以動夷狄者也。梁武拯侯景於窮歸。而死於臺城。宋徽結女真於初起。而囚於五國。輔其弱而彊之。彊而弗可制也。救其患而安之。安而不可復搖也。漢之於匈奴。豈晉之於齊。均爲昏姻盟會之友邦哉。望之之說春秋也。失之矣。

蘇威以五教督民。而民怨。黃霸以興化條奏郡國。上計而民頌之。蓋霸以賞誘吏。而威以罰督民。故恩怨殊焉。而其爲治道之蠱一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道不拾遺。傳記有言之。以張大聖人之化者矣。而詩書所載。孔門所述。未嘗及焉。故稱盛治之民曰士。慤女。僮言乎其樸誠。而不詭於文也。故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之不可望庶人。猶大夫之不待刑也。聖人之訓。炳如日星矣。孔子沒。大義乖。微言絕。諸子之言。激昂好爲己甚。殆猶佛老之徒。侈功德於無邊。而天地日月。且爲之移易也。夫聖人之化。豈期之天下哉。堯有不令之子。舜有不恭之弟。周公有不道之兄。孔子有不朽不雕之弟子。草野無知。而從容中道於

道路有是理哉。以法制之。以刑束之。以利誘之。民且塗飾以自免。是相率爲僞。君子所惡也。漢之儒者。辭淫而義詭。流及於在位。襲之以爲政。霸之邪也。有自來矣。君子之道。如天地之生物。各肖其質。而使安其分。斯以爲盡人物之性而已矣。

耿壽昌常平之法。利民之善術也。後世無能行之者。宋人倣之。而遂流爲青苗。故曰非法之難。而人之難也。三代封建之天下。諸侯各有其國。其地狹。其民寡。其事簡。則欲行常平之法也易。然而未嘗行者。以生之計。寬民於有餘。民自得節宜焉。不必上之計之也。上計之而民視以爲法。視以爲法。則憚而不樂於行。而黠者又因緣假借。以讎其姦。故三代之制。裕民而使自爲計耳。雖提封萬井之國。亦不能總計數十年之豐歉。而早爲之制也。郡縣之天下。財賦廣而五方之民情各異。其能以一切之治爲治乎。然則常平之制不可行與。曰。常平者。利民之善術。何爲而不可行也。因其地。酌其民之情。良有司制之。鄉之賢士大夫。身任而固守之。可以百年而無弊。而非天子所可以齊一天下者也。壽昌行之而利。亦以通河東上黨太原宏農之粟於京師而已矣。

宣帝臨終。屬輔政於蕭望之。其後望之被譖以死。而天下冤之。夫望之者。固所謂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也。望之於宣帝之世。建議屢矣。要皆非人之是。是人之非。矯以與人立異。得非其果得。失非其固失也。匈奴內潰。羣臣議滅之。望之則曰。不當乘亂而幸災。呼韓邪入朝。丞相御史欲位之王侯之下。望之則曰。待以不臣。謙亨之福。韓延壽良吏也。忌其名而訐其小過。以陷之死。丙吉賢相也。則倨慢無禮。而以老侮之。且不但己也。出補平原太守。則自陳而請留。試之左馮翊。則謝病而不赴。迹其所爲。蓋攬權自居。翹人過。

以必伸。激水火於廷而怙位以自尊者也。若此者其懷祿不舍之情。早爲小人之所挾持。而拂衆矯名。抑爲君子所不信。身之不保。而安能保六尺之孤哉。見善若驚。見不善如讎。君子猶謂其量之有涯。而不可以任大。況其所謂善者不必善。所謂不善者非不善乎。宣帝之任之也。將以其經術與挾經術而行其偏矯之情。以王安石之廉介。而禍及天下。而望之益之以侈。抑以其議論與則華而不實。辯而窒固。君子之所惡也。主父偃徐樂。豈無議論之近正。而望之抑奚以異。蓋宣帝之爲君也。恃才而喜自用。樂聞人過以示察者也。故於望之有臭味之合焉。以私好而託家國之大。其不傾者鮮矣。

元帝

朋黨之興。始於元帝之世。流風所染。千載不息。士得虛名。獲實禍。而國受其敗。可哀也夫。蕭望之周堪張猛劉更生。固雅意欲爲君子者也。其攻史高宏恭石顯。以弼主於正。固君子之道也。夫君子者。豈徒由其道而遂以勝天下之邪哉。君子所秉以匡君而靖國者。蹇蹇之躬。可生可死。可貴可賤。可行非常之事。可定衆論之歸。而不倚人以爲援。若夫進賢以衛主。而公其善於天下。則進之在己。而舉錯一歸之君。且必待之身安交定之餘。而不急試之危疑之日。然且避其名而弗居。以使賢士大夫感知遇於吾君。而勉思報禮。身已安交已定。道已行。小人已遠。則善士之進。自拔以其彙。不肖者不敢飾說以下於身。爲君子於國爲大臣。恃此道也。今蕭周二子者。奉遺詔。秉國政。輔柔弱之王。甫期年耳。元帝浮慕之而未嘗知之。使二子果以抑羣。小清政本爲遠圖。身任之以死繼之。其孰敢不震疊焉。乃其所爲有異是者。鄭朋欲附之。

而終不魏。至於逞風采以徼人主之知。動天下之色。如主父偃。徐樂。終軍。東方朔。以洎刑名聚斂之臣。皆旋用而旋棄。迨宣帝切於求治。以文法爲尙。而天下翕然從之。於是而沽名銜直之士。矯爲人所不能。以自旌。氣燄足以凌人主。而人主厭其苛覈。非但貴戚寺宦之疾之也。魏相以之。赤霍氏之族。蕭望之以之。持內吉之短。張敞以之。攻黃霸之私。勢已成乎極重。則其反而相獎。以詭隨也。天下且樂其易與。而況乎人主之與戚宦哉。屈伸之理。一彼一此。情僞之遷。一虛一盈。故人主馭天下之人材。不輕示人以好惡。而酌道之平。誠慎之也。畏其流。而尤畏其反也。

趙充國持重以破羌。功莫盛矣。二十餘年而羌人復反。吾故曰難乎其爲繼也。當充國時。求戰不得。坐而自困之羌。心灰而不敢競者。閱二十年而皆已衰老。後起之胡。雖未嘗躬受挫抑。將曰漢但能自守。而不能有加於我。前人無能爲而受其困。我別有以制漢而漢窮矣。藉令充國未老。天子終以西事任之。抑必有銳師以繼之。於挫折之餘。而辛武賢之徒弗能也。外忌充國之功。而內實私幸之以偷安。故馮奉世曰。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有輕邊吏之心。三姐驕狂而驟起。實有由來矣。於是而奉世之決於進討。功不可泯。韋元成鄭宏之固陋。罪抑不可揜矣。羌之初起也。持重以困之。而自敵。萬全之道也。過此而三姐踵亂。非先零比矣。一起一敗。而不能無疑畏焉。已燼之炷。狂燄一熾。而膏不給。勝則前。敗則降。習先零故事。而無致死之心。是其必當剿除也。明甚。故奉世決於大舉。合六萬人以搗之。於初起。蓋與充國之策。異術而同功。奉世不可師。充國之守。充國不可用。奉世之攻。因時度敵。而善其操縱。其道一也。夫羌地亘河湟。南接秦隴。於長安爲肘腋。力雖小而驕之則大。種雖散而使之相并則合。使其得志以逞。非但唐之回紇。

宋之元昊已也。迨乎東漢。幸而都雒耳。使都長安。庸臣師元成鄭宏之說。茸闕以召侮。羌且逼王畿。城下而莫懲。漢其亡於羌乎。奉世翦之于始。張奐段熲夷滅之于後。羌乃不能爲中國腹心之患。其後雖姚弋仲之桀雄。不乘劉石之餘。而不敢起。垂至於今二千年。秦隴河岷階文之間。巖險甌脫。而防閑不設。則二漢之猷遠矣。馮奉世首建大議。以申天討。善體充國之意。而通其變。民到於今受其賜。非元成等偷安一時之所能知也。

貢禹匡衡之言。其不醇者。蓋亦鮮矣。禹曰。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自娛樂而已。衡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又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又曰。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永。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又曰。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又曰。佞巧之姦。因時而動。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讀其文。繹其義。想見其學。非公孫宏兒寬之剿舊聞。而無心得者所及。亦且非韋元成薛廣德之擇焉而不精者。所可與匹儔也。論者謂元帝柔而少斷。禹與衡不以爲言。而但就帝之長。孜孜以恭謹節儉相獎。爲禹衡之罪。過矣。元帝所以優游不斷者。惟其心之不清。幾之不慎。而中不適有主也。則其所爲恭謹節儉。亦惟其名。而無其實。天子之尊富。卽省之又省。而以溺其志者尙多。燕閒游息之下。史高石顯。豈無導侈之爲。而特未甚耳。不然。何知其邪。而不能去乎。由是言之。使無禹衡之正。稱詩禮精嚴之旨。以防其流。則以帝之柔而益以驕淫。安所得十六年之安。內無寇攘。而外收絕域之功乎。君子出所

學以事主。與激於時事之非。而彊諫之臣異。以諫爲道者。攻時之弊。而不恤矯枉之偏。以學事主者。規之以中正之常經。則可正本以達其義類。而裁成剛柔一偏之病。主卽不悟。猶可以保其大剛而不亂。故以孔子之聖告。荏弱之哀公。惟規之以人道政本之大端。而不屑取奔越之禍。豫爲之防。夫豈不達於時變哉。以道豫立。而變自消也。且衡之言曰。近忠正。遠邪佞。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固已盡元帝之所短。而特不爲矯枉之論。導之驚擊耳。夫可喻者。則微言而喻矣。不可喻者。則痛哭流涕以談。而固不喻也。是以君子之言。有體有要。而不詭於大常。補偏救弊之術。二子有所不尙。夫亦猶行君子之道乎。論者徒見蕭望之周堪之死。不以罪咎元帝。而因以咎禹衡。乃石顯之姦惡。不及於天下。而海內晏安。則儒者雍容涵養之功。亦豈可誣哉。漢之中亡也。咸哀之奢縱成之。非元帝優柔致之也。又奚可以張禹孔光之異。罪二子也。

邪說之行於天下。必託於君子之道。釋氏之言心性。亦君子之言也。老氏之言道德。亦君子之言也。天下以其爲君子之雅言。遂謂其有當於治與道而信之。故六經之支說。皆以破道而有餘。焦延壽京房之於易。是已。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取其象之一端。大略而言。屯蒙以下之策。老少雜而非三百六十者多矣。期之日。三百六十有五。而有餘分。不盡如乾坤之策也。聖人觀天地人物之變。而達其會通。以爲是肖其大綱耳。猶二篇之策。萬一千五百二十。以象萬物。而物固不可期以萬計也。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二子者。乃欲限六十四卦之爻。以各當一日。無以處餘四卦。不得已而以震兌坎離。居分至之位。則不知二分二至。在六十四卦之外。而爲之綱維邪。抑二分二至。一日而二卦以異。

於餘卦邪。東震西兌。南離北坎者。位也。二分二至之日時也。時經而位緯。二子取而錯亂之也。何居。故延壽者。筮史日者之流。以小術測陰陽之迹。似不足以知天化而敘治理。房是之學。乃敢以與人宗社哉。其爲術也。立典要以爲方體。於是而有八宮世應之說。抑自乾至剝而窮。又不得已而措晉大有於其末。垂至於今。嚮技之卜師。相因以斷夫吉凶之大故。而不能明言其所以然之理。徒以惑民而徼幸。然則延壽與房。雖欲辭爲妖妄之魁也。而不得何也。非天理之自然。則皆妖也。房以是欲與石顯五鹿充宗競貞邪。於天人之際。吾未見妖之足勝邪也。邪者獲罪於人。妖者獲罪於天。妖尤烈矣。或曰。房之按日以候氣。分卦以徵事。所言其亦與當時之得失禍福合何也。曰。石顯之邪。而君德以昏。國是以亂。衆耳衆目。具知之矣。事旣已然。取而求其所以然者。而實固非也。勢已成。形已見。謂天之象數亦然。亦惡從而辨之。故日月之有災眚。歲時之有水旱。禽蟲艸木之有妖孽。人民之有疴沴。山川之有崩沸。吾知其不祥。而有國者弗可不恐懼以修省耳。銖纒而分之。刻畫而求之。幸而弋獲之。妖人以是取顯名。致厚利。而惑天下。王制所謂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其宜膺天刑久矣。房內挾此以與邪臣競。自殺其軀。而邪益張。宜矣哉。何也。託君子之道。誣聖人之教。矯造化之神。三者皆獲罪於天。而不可道者也。京房考課之法。迂謬而不可舉行。即使偶試而效焉。其不可也固然。何也。法者。非一時非一人非一地者也。房曰。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毀譽之不當者多也。然而天下之公論存焉。雖甚拂人之性。亦不能謂堯暴而跖仁也。舍此而一以功業程之。此申韓之陋術。而益之以拘迫。不肖者塗飾治具。以文其貪庸。不逮則鞭策下吏。桎梏民庶。以副其期會。災不在天。異不在物。而民已窮。國已敝矣。先後異時也。文質相救而互以相成。

一人之身。老少異狀。況天下乎。剛柔異人也。不及者不可強。有餘者不可裁。清任各有當。而欲執其中。則交困也。南北異地也。以北之役。役南人。而南人之肥者死。以南之賦。賦北土。而北土之瘠也盡。以南之文。責北士。則學校日勞。鞭扑以北之武。任南兵。則邊疆不救危亡。其閒損乃以益。殺乃以生。簡乃以備。一視爲吏者。居心之仁暴。憂國之誠僞。而惟考課。其一切之功能。此王莽所以亂天下者。房爲之開先矣。塾師之教童子也。有定課。而童子益愚。耕夫之馭牛也。有定程。而牛以敝。枯四海九州。彊智柔和於房一人之意見。截鶴脛以續。其不亡也何待。蓋房之爲術。以小智立大成之象數。天地之化。且受其割裂。聖人之教。且恣其削補。道無不圓也。而房無不方。大亂之道也。侮五行而祿二儀者也。鄭宏周堪從而善之。元帝欲試行之。蓋其補綴排設之淫辭。有以熒之爾。取天地人物古今。王霸學術治功。斷其長。擢其短。令整齊瓜分如弈者之局。廚人之飭也。此愚所以聞邵子之言而疑也。而況房哉。

漢之亡。非元帝之咎也。帝弱而寡斷。然而無所傷於天下。石顯僅過於異己。而惡不及於民。國之元氣未斲焉。故曰非元帝之咎也。王氏元后之族也。王鳳爲大將軍。錄尙書事。爲篡弑之階。然非元帝之寵后族而早任之。帝崩。成帝乃假鳳以大權。而帝無遺命。故曰非元帝之咎也。雖然。其所自來。抑豈非元帝隱伏之咎。肇於不測哉。帝以成帝耽燕樂。爲不能勝大位。而欲立山陽王。識之早也。重易國儲。聞史丹之諫。而止。亦正也。然知成帝之不克負荷。而不擇賢臣以輔正之。幸傅昭儀而遲回於山陽。遘重疾而忽忽不定。聞史丹之諫。知命之已促。而徒有善輔之言。無託孤之遺命。以聽哲婦孺子之自求親信。而王鳳進矣。成帝之在東宮也。旣爲元帝之所憎。而孤危甚。搖搖於廢立之間者將十年。匡衡史丹亦但以大義規元帝。

而非必與成帝爲腹心。所竊竊然憂。翕翕然私語而計者。徒王鳳耳。元后寵衰而憂禍之及。所與竊竊然憂。翕翕然私語而計者。亦鳳兄弟耳。人情出危險之中。而思故時之同患者。未有不深信而厚倚之。故成帝一立。而顧瞻在廷。無有如鳳之親己者。豈復憂他日之攘己乎。嗚呼。於是而知叔孫舍之不賞私勞。以殺豎牛。卓乎其不可及己。天位者。天所位也。人君者。人所歸也。爲主器之長子。膺祖宗之德澤。非竊非奪。天人所不能違。而翕嘗以相保。响沫以相憐。私憂過計。貪天功爲己力。此其人亦何足任。而戴之不忘乎。唐元宗知張說之姦。懷其潛邸之恩。而不能遠。以召均。均之逆。況楊復恭之以家奴而門生天子乎。嗚呼。非攘功擅權之小人。孰敢以大寶之攸歸。自任爲己績者。趙汝愚不欲行內禪之賞。可法也。而猶存其迹也。丙吉護宣帝於獄。而終不自白。故能相天子。以成中興之業。然則漢文卻周勃之私言。世廟罷新都之政柄。不得謂之刻覈而寡恩。成帝之碌碌。何足以語此哉。元帝不能顧命史丹。而使鳳得以私勞惑庸主。亦其曠愛山陽。而憤然不恤之咎與。故曰隱伏之咎。肇於不測也。

成帝

讀杜欽進諫之章。與其奏記王鳳之書。及論王章之事。竟以王氏之篡。歸禍始於欽之黨姦。非平情之論也。成帝之無道也。足以亡國。王鳳初起。猶修飾而有類於社稷之臣。其視張放。淳于長。史育之導欲以宣淫者。不若也。五侯之專。莽之篡。豈欽之所能前知哉。士志於有爲。而際昏庸之主。思有所造於國家。不得自達於上。不獲己。而見大臣之可與言者。因之以效。納約自牖。而遇主於巷。所謂救失火而不暇問主人。

者也。故以陳蕃之剛正。而依竇武以行其志。能早知自別。以遠嫌者鮮矣。至於鳳已成乎專偏。心知其誤。而卒不能自拔。欽固有無可如何者。而其情亦可愍矣。故君子之愛身也。甚於愛天下。忘身以憂天下。則禍未發於天下。而先伏於吾之所憂也。外戚也。宦寺也。女主也。一失其身。雖有扶危定傾之雅志。不得自救。其陷溺。未有身自溺而能拯人之溺者也。孔子行乎季孫。而魯幾治。非孔子固弗敢也。聖人之大用。中材所不敢效也。雖然。聖人豈有不測之術哉。齊人服。郈費墮。季斯一受女樂。而卽決於行。無所凝滯。而必不與之推移。則一旦釋然忘前此之功業。而適然以去。無他。純乎道而無私焉耳。聖人不可學。而可學者。此也。鳳之專。王氏之盛。成帝之終不足。與有爲。威福下移。形勢已成。欽胡爲其在。苒而不去也。能去則去。雖因季斯而不損其聖。事已不可。而尙惜其位。則欽雖持義之正。而不免於黨奸。雖然。若欽者。固未易言去也。諫鳳不聽而去之。且無名而爲其所忌。故非聖人不能去。不能去。而可不早慎擇所從哉。君子度德以自處。女主也。外戚也。宦寺也。卽可與有爲。而必遠之。夙人道之大戒也。賈捐之。楊興。婁師德。張說。一失其身。而後世之譏評。無爲之原情以貸者。皆欽之類也。可勿戒乎。

亡西漢者。元后之罪。通於天矣。論者徒見其吝璽不予。流涕漢廟。用漢伏臘而憐之。婦人小不忍之仁。惡足以蓋其亡漢之大愆哉。今有殺人者。流涕袒免。而撫其尸曰。吾弗忍也。而孰聽之。漢懲呂氏之禍。不舉國柄。而援之外戚久矣。霍氏之持權。武帝拔霍光於下僚。與降胡廢吏等。非緣后族也。其旣也。則以廢閣立明安社稷之功也。宣帝之於史氏。元帝之於許氏。恩澤侯而已矣。成帝年已二十。元帝未有屬王氏之遺命焉。王鳳起自衛尉。一旦而持天下之柄。孰爲之邪。五侯並日而封。楊興。駟勝。爭之而不得。苟參以異

父弟強成帝以封侯。帝不聽而猶寵以侍中。劉向諫而不聽。王章爭而見殺。垂涕不食。以激成帝之誅章。劉向抗疏不已。成帝歎息悲傷。卒受制而不能決。鳳死而音代。音死而商代。商死而根代。根死而莽代。一以世及之法。取漢之天下。而使相嗣以興。非后之內主於宮中。亦豈能蔓引綿延之如此哉。且夫王氏之橫。未嘗不可撲也。成帝察其奢僭不軌。而音商立根。藉橐負斧鑕以待罪。王立結淳于長之姦露。成帝下有司按治。而立殺其子以滅口。計其爲人。非能險鷲於呂之產祿。武之三思懿宗也。乃呂氏私其族。而終以國事付平勃。武氏私其姪。而終以國事付狄婁。元后則籠劉氏之宗社於其盤稅。而以授之私親。逮乎哀帝之立。姑退莽以脅哀帝。而蠱在廷之心。縱董賢之不逞。乘其敗以進莽。使恣行其鳩主之毒。晏然處之。而不一詰。攝則使之攝矣。假則使之假矣。豈徒莽之姦足以恣行無忌哉。老妖不死。日蝕月齧。以殄漢而必亡之久矣。故曰罪通於天也。婦人之道柔道也。反其德而爲剛。雖惡易折。大畜之五曰。豶豕之牙。吉。豕可豶也。而呂武以之。周勃狄仁。傑豶之而吉矣。姤之初曰。羸豕孚蹢躅羸云者。不壯而柔者也。以柔而結人心者也。而蹢躅之凶不可禁。元后以之。雖劉向痛哭以陳言。成帝悲傷而懼禍。而無如后之涕泣者何也。莽已篡漢。已滅姑。以一泣逃天下。後世之誅。而誰信之。不然。莽之甚毒。無有於其子。后果有思漢之心。莽其能戴之沒世。而生榮死哀。以相報哉。女禍之烈。莫如王氏。而論者猶寬之。蹢躅之孚。且以孚後世。而免於史氏誅。亦險矣哉。

成哀之世。天地宗廟之祀。條廢條興。以兒嬉而玩鬼神。甚矣。其廢而復興也。或以天子之病。或以繼嗣之不立。小人徼福之術。固不足道。其廢也。始於貢禹。而成於匡衡。所持者三代之典禮也。宗廟遠有毀而無

立者。義也。誠所不至。不數黷焉。義所以盡仁也。儒者之言。禮文而已矣。以文而毀。猶之乎以文而立。夫漢之嗣君。於其所不廢之祀。而能以誠格之乎。執是以論。舉凡天地祖宗之祀。皆可毀矣。而何但七世以上。與五時之郊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宮室之侈。妃嬪之衆。服膳之奢。樂之淫。刑之濫。官之冗。賦之重。一能汰其所餘。以合爲三代。而後議郊廟之毀未晚也。且三代之靳祀於七世。豈徒然乎。抑創法者自開國之君守約。以待子孫之易盡其情。而無僞。非祖宗立之。而後王毀之也。自漢以降。百爲不師古。禮樂之精意。泯焉。而獨於祧廟。致嚴於祖宗之廢興。何其徇末而斲其本也。況古之祧也。於大禘而合食。則雖廢而不忘。後世無禘而徒祧。幾於忘其所自出。然則廢五時以伸上帝之孤尊。古之可法者也。制以七世而毀廟。古之未可違法者也。君子之言禮。非但以其文也。

進言者極其辭。而必有所避就。非但以遠嫌而杜小人之口實也。道存焉矣。嫌已遠而小人無閒以指摘。則君之聽不熒。而言乃爲功於宗社。劉向憂王氏之勢盛而移漢。見之遠慮之切。向死而漢亡。所繫亦大矣哉。而於進言有未得者。故成帝雖感而不能庸。小人之黨。且有挾以上搖主聽。而下惑人心。其言曰。王氏劉氏。且不並立。宜援近宗室。斯豈向所宜言者乎。以事言之。劉氏之賢。無有踰於向者。樞筭之任。不歸王氏。必歸向矣。未有斥人之姦。而自任者也。且劉氏王氏。豈頡頏而並論。以爭衰王者。頡頏而並論。婦人勃谿之說也。且假之以頡頏之名。而王氏張彼將曰。天下非彼則我也。況乎呂氏之禍。與吳楚淮南燕廣陵互相盈虛。則外戚反唇而相譏。豈患無辭哉。以道言之。選賢任能。以匡扶社稷者。天下之公也。堯之舉禹皋。禹之任稷契。湯之託伊尹。高宗之立傅說。文王之任閔散。皆非懿親也。周道親親。而周召以庸。管蔡

以誅師尙父邑姜之父。且以佐變伐而位太師。王氏誠不可任。博求之天下。豈緊無賢。而必曰援近宗室。舉大義而私之一家。又豈五帝三王之道哉。向於是而失言矣。以爲獨任。則不可有自請之情。以爲博選宗室之賢。則歆之黨逆。向且不能保之於子。而況他乎。成帝悟而不終。羣姦聞而不憚。未必非向之言有以召之也。故進言者匪道是循。徒以致寇。而可不慎哉。

漢諸王之以禽獸行廢者不一。漢廷無有能據道以處此者。而谷永能言之。其曰帝王不窺人私。而春秋爲尊者諱。此義行。迄乎東漢。穢德不章。永之言其利溥矣。夫人之有恥。自恥者也。恥心蕩而刑殺不能止。故知刑殺者。非可以善風俗。已禍亂者也。漢之於此。旣無家法以正之於先。而縱苛察之吏。告訐之小人。揚之於後。無他。忌侯王之彊。日思翦艾以圖安。而執袴膏梁。卒投於阱。而無從辨。嗚呼。甚如是矣。惡得不拱手而授之賊臣哉。以刑制淫。而固不可制。假暗昧以鋤彊。而祇以自弱。谷永者。王氏之私人也。而慮能及此。故知永者附權臣。非有移鼎之心。寵利未忘。規一時之進取而已。漢能用之。亦何遽不爲贊治之臣乎。

老之戒在得。至於老而所需於天下者微矣。得奚足以亂其心哉。子孫之情長。而道義之氣餒。引子孫之得爲己得。於是瀕死而不忘。張禹之初與王根異也。猶有生人之氣也。慮及子孫。而行尸走肉。遂禍人之宗社。冒萬世之羞。朱雲欲以齒劍而不慙。夫人爲不善。而貽怨於子孫。誠不可爲也。身之無過。質之鬼神而不疚。則亦奚患哉。且夫禍福亦何常之有。假令王氏早敗。而按同惡之誅。禹之子孫。又能保其富貴乎。故禍福者天也。失得者人也。老而憂子孫。引天之吉凶以私之沒世。其愚不可療矣。成帝不輯折檻。以旌

朱雲。則所以待禹者亦可知矣。禹且不自保。而況其子孫。

谷永非杜欽之比也。永雖無黨。王篡漢之遠圖。而資王氏以榮寵。因爲之羽翼焉。與欽之誤合於小人。欲悔而不能也。其情異矣。顧於此得人君聽言之道焉。永王氏之私人也。其心王氏之心也。若其言則固成帝膏肓之藥石。可以起漢於死而生之也。夫王氏之固結而不解。帝忌之而不能黜。豈非以躬耽淫侈。畏昌邑之罰。而內護趙李外庇張放。淳于長之私心。有所惡縮而倒授以權哉。寵驕妒之妾。飲食倖臣之家。加賦重斂以縱游。而失百姓之心。是持宗社以遣人之道也。使帝感永之言。悔過自艾。正己齊家。而憂社稷。賢臣進。庶務理。民情悅。以戴漢而不忘。權姦之謀。自日以寢。豈必誅戮放廢。以傷母氏之心乎。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永之諫不行。雖忘軀憂國之臣。於姦賊爭死生。而無救於禍敗。則讀永書者。勿問其心可也。

何武欲分宰相之權而建三公。自成帝垂及東漢。行之二百餘年。至曹操而始革。丞相。秦官也。三公。殷周之制也。古者合文武爲一塗。故分論道之職爲三。秦以相治吏。以尉治兵。文武分而合三公之官於一相。漢置相而鬪政專歸於大將軍。承秦之分而相無戎政之權。大將軍總經緯之任。故何武有戒心焉。分置三公。以大司馬參司空司徒之閒。冀以分王氏之權。乃名乍易而實不可更。莽之終以大司馬篡也。亦其流極重而不可挽也。然而武之法行之終代而不易者。以防微杜漸之術。固人主之所樂用也。若以古今之通勢而言之。則三代以後。文與武固不可合矣。猶田之不可復井。刑之不可復肉矣。殷周之有天下也。以戎功。其相天子者。皆將帥。伊尹周公。始皆六軍之長也。以將帥任國政。武爲尙而特緣飾之以文。是取

武臣而文之。非取文臣而武之也。列國之卿。各以軍帥爲執政。敦詩書。說禮樂。文之於既武之後。秉周制也。所必然者。三代寓兵於農。兵不悍而治民之吏。卽可以治兵。其折衝而敵愾者。一彼一此。疆場之事。甲未釋而幣玉通。非有獷夷大盜。爭存亡於鋒刃之下者也。而秦漢以下不然。則欲以三公制封疆原野之生死。孰勝其任。而國不爲之敝哉。則漢初之分丞相將軍爲兩塗。事隨勢遷。而法必變。遵何武之說。不足以治郡縣之天下。固矣。特漢初之專大政以大將軍。而丞相僅承其意旨。如田千秋楊敞韋元成匡衡。名爲公輔。奉權臣以行法。則授天下於外戚武臣之手。而禍必滋。故武之說可以救一時之敬重。而惜乎其言之晚也。相不可分也。將相不可合也。漢以後之天下。以漢以後之法治之。子曰。所損益可知也。成哀之世。所可任爲大臣者。王嘉而已矣。師丹之視翟方進。尋丈之間耳。皆以其身試權姦之好惡。而不能出其樊籠。卽有所欲言而必資以自達也。師丹之劾董宏。何武之援王莽。屈於時之所尙。而不得不爲之羽翼。無他。王傳二女主交相起伏。漢已無君與大臣久矣。方進之附（淳）于長也。欲與王氏忤。而長固王后之姊子也。長之不類。尤出諸王之上。資之以與諸王抗。而方進之欲不死也。奚能。熒惑之變。駕言移禍於宰相。王氏之嫉深。雖微熒惑。方進其能免乎。武與丹浮沈於積陰之間。一彼一此。小有所效。而俱爲女主效妒媚之功。其不被顯戮幸爾。嗚呼。至於成哀之季。而無可爲矣。君子慎所趨。以自全。辭大位而不居。其庶幾乎一受其事。則非如王嘉之必死。以自靖。而負咎於天人也。必不可浣。莊生曰。遊羿之彀中。謂此時也。遊其彀中而死焉。君子之徒也。遊其彀中而免焉。小人之徒也。遊其彀中。避死而得死焉。刑戮之民也。慎之哉。

哀帝

人之能爲大不隨者。非其能無所懼也。惟其能無所恥也。故血氣之勇。不可任而猶可器使。惟無所恥者。國家用之而必亡。成帝欲用孔光爲丞相。刻侯印書贊而帝崩。是日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汲汲然惟恐緩而改圖。一如乞者之於播間。惟恐其餒之不餘。而遽長跽以請也。張放者。幸臣也。帝崩。且思慕哭泣而死。而光矯凶爲吉。犯天下之惡怒。然且卒無惡怒之者。光豈能不懼哉。冥然無恥。而人固容之也。始爲廷尉。則承王莽之指。鳩殺許后。若無所懼也。而實無可懼也。莽爲內主。天下無有難之者也。既則議爲傅太后築別宮。力請逐傅。遷歸故郡。抗定陶王之議。奪其立廟京師。若無所懼也。而非無所懼也。內主有人。羣臣相保。故師丹獲不測之禍。而光自若也。恥心蕩然而可清可濁。無不可爲。以得寵而避辱。王嘉瀕死。猶對獄吏曰。賢孔光而不能進。亦惡知光之譖其迷國罔上。陷嘉於死。機深不測也哉。而嘉云然者。其兩端合詭以誘嘉。抑可知已。拜謁迎送。執臣主之禮於董賢者。光也。莽旣乘權。去賢如敝屣者。光也。拱手以天下授之賊臣。幸早死而不與佐命之賞者。光也。莽旣誅。猶無有聲言其惡以殄其世者。光也。嗚呼。人苟自盡喪其恥。則弑父與君而罪不及。亦險矣哉。有國者不辨之於早。徒忌驚悍之彊臣。而容厚顏之鄙夫。國未有不喪者也。故管子曰。廉恥。國之維也。

限田之說。董仲舒言之。武帝之世。尙可行也。而不可久。師丹乃欲試之。哀帝垂亡之日。卒以成王莽之妖妄。而終不可行。武帝之世可行者。去三代未遠。天下怨秦之破法毒民。而幸改以復古。且豪彊之兼并者。

猶未盛。而盤據之情尙淺。然不可久者。暫行之而弱者終不能有其田。彊者終不能禁其兼也。至於哀帝之世。積習已久。彊者怙之而弱者亦且安之矣。必欲限之。徒以擾之而已矣。治天下以道。未聞以法也。道也者。上導之而下遵以爲路也。封建之天下。天子僅有其千里之畿。且縣內之卿士大夫分以爲祿田也。諸侯僅有其國也。且大夫士分以爲祿田也。大夫僅有其采邑。且家臣還食其中也。士僅有代耕之祿也。則農民亦有其百畝也。皆相若也。天子不獨富。農民不獨貧。相做相差。而各守其疇。其富者必其貴者也。且非能自富而受之天子。受之先祖者也。上以各足之道導天下。而天下安之。降及於秦。封建廢而富貴擅於一人。其擅之也。以智力屈天下也。智力屈天下而擅天下。智力屈一郡而擅一郡。智力屈一鄉而擅一鄉。莫之教而心自生。習自成。乃欲芟夷天下之智力。均之於柔愚而獨自擅於九州之上。雖日殺戮而祇以益怨。彊豪且詭激以脅愚柔之小民。而使困於田。於是限之而可行也。則天下可徒以一切之法治。而王莽之化。速於堯舜矣。限也者。均也。均也者。公也。天子無大公之德。以立於人上。獨滅裂小民而使之公。是仁義中正。爲帝王桎梏天下之具。而躬行藏恕。爲迂遠之過計矣。況乎賦役繁。有司酷。里胥橫。後世愿樸之農民。得田而如重禍之加乎身。則彊豪之十取其五。而奴隸耕者。農民且甘心焉。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者也。輕其役。薄其賦。懲有司之貪。寬司農之考。民不畏有田。而彊豪無挾以相并。則不待限而兼并自有所止。若竄惰之民。有田而不能自業。以歸於力有餘者。則斯人之自取。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成哀之世。漢豈復有君臣哉。婦人而已矣。彭宣何武。唐林皆所謂錚錚者也。而所爭者僅一傳喜之去留而已。哀帝之初。傅氏與王氏爭。而傅氏勝。哀帝之亡。王氏與傅氏爭。而王氏勝。勝者乘權而不勝者憤。二

氏之榮枯。舉朝野而相激。以相訟。悲夫。當傅遷之傾邪。而推喜以抑遷。亦何異乎王根王立之驕橫。而推莽邪。其言曰。喜。傅氏賢子。議論不合而退。百寮莫不恨之。傅氏之賢子。何當於天下之安危。劉宗之存亡。而百寮何所容其恨。又何異乎王莽王仁之就國。而天下多冤王氏者。傅喜幸而未敗爾。莽之廢吏氏。叩闕而訟冤。賢良對策而交獎。偽謙所誘。人心翕歸。而賢者不免。且較喜而彌甚。喜之賢。其孰信之。以四海之大。豈繫無人可託孤寄命者。惟區區王傳二嫗之愛憎是爭。嗚呼。率天下而奔走於閨房之嘯笑。流俗之溺流而不反。如是哉。故聖王之治。以正俗爲先。以辨男女內外之分爲本。權移於婦人。而天下沈迷。而莫能自拔。孰爲爲之。而至此。極元后之陰狡。成帝之昏愚。豈徒召漢室之亡哉。數十年中原無丈夫之氣。而王莽之亂。暴骨如山矣。

歷成哀平之三季。環朝野而如狂。所僅能言人之言者。一李尋而已。其他皆所謂人頭畜鳴也。尋推陰陽動靜之義。昌言母后之不宜與政。豈徒以象數徵吉凶哉。天地之經。治亂之理。人道之別於禽獸者。在此也。婦人司動而陰乘陽。陽從陰。履霜而冰堅。豕孚而躑躅。天下有之。天下必亡。國有之。國必破。家有之。家必傾。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倫。以之而泯。厚生正德利用之道。以之而蔑。故曰。尋之言。人之言。而別於禽獸也。婦者所畜也。母者所養也。失其道。則母之禍亦烈矣。豈徒婦哉。夫國有君子。國可不亡。尋昌言之無誅而不能救漢之亡。又何也。尋非其人也。陰之于陽。其變非一。女子之于丈夫也。鬼之于人也。皆陰之于陽也。尋知乾之剛。陰之靜矣。鬼亦陰也。靜以聽治於人者也。顧其識不及此。聽甘忠可夏賀良之邪說。惑上以妖。終以貶死。燉煌爲天下笑。則亦以陰干陽。等於婦人之煽處爾。載鬼一車。而欲懲負塗之豕。奚

其可。故陰陽動靜之理大矣。其變繁矣。其辨嚴矣。立人之道。以匡扶世教。無一而可苟焉者也。

治河之策。賈讓爲千古之龜鑑。而平當之數言。決矣。當言經義。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此繇所以殛禹所以興。而以堯舜之聖。不能與橫流之水爭勝者也。讓言古之立國者。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殷所以世有河患。而盤庚奮然依山以避災。無他。惟無總於貨寶而已。細人之情。怙田廬之利。貪瀕河之土。動天下以從其欲。貽沈沒於子孫。而偷享其利。旣古今之通弊矣。而後世之謀臣。要君勞民以陴塞。逆五行之敝者。其不肖之情有二焉。其所謂賢者。竭民力。積一簣以障滔天。而暫遏之。瀕河之民。且歌謠而禱祀焉。遂以功顯於廷。名溢於野。故好事者踵起以嘗試而不絕。其不肖者。則公帑之出納。浩煩而無稽。易爲侵牟。民夫之賃傭。乘威以指使。而乾沒任意。享其利而利其災。河濱之士大夫。與其愚民。及其姦胥。交起以贊之。爲危詞痛哭。以動上聽。宜乎自漢以來。千五百年奔走天下於河。言滿公車。牘滿故府。疲豫竟徐三州之民。供一河之谿壑。而一旦潰敗。胥爲魚鼈。而但咎陴塞之不固也。可悲矣。夫古今之異者。南北之殊流耳。其理勢則一也。繇讓之言。而推其利病之原。非河之病民。而民之就河。貪利以觸其害耳。貪退灘淤田。民有其土。而國有其賦。蜂端之蜜。截舌而甘之者。不恤也。使能通百年之算。念天下之廣。猶是民也。徙之而於國無傷。其愈於陴塞疲役之貧困勞斃。與潰決之漂蕩淹溺也。孰爲利害哉。數千年而不出繇之覆轍。君不明。而貪功嗜利之臣民。積習而不可破。平當言之。賈讓之策。縣巨燭於廣廷。而昧者猶擿埴以趨也。不亦悲乎。

谷永請諱諸侯王之獸行。以全人道之恥。議之正者也。耿育請拚趙昭儀殺皇子之惡。以隱成帝之惑。議

之不正者也。二說相似而貞邪分。精義以立法不可不辨。永之正者。凱風之怨也。育之不正者。小弁之怨也。淫妒之嬖妾。操刃以絕祖宗之元冑。而曲爲之覆。天子之子。不死於妖嬖者。其餘幾何哉。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故書文姜遜於齊。哀姜遜於邾。以昭大義。而不以逐母爲嫌。昭儀之惡。宗廟所不容。況非嫡后君母而可縱之乎。甚哉育之言諄也。曰。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以致位。是成帝戕父子之恩。以爲未然之迂圖。其孰信之。育若曰。昭儀不殺皇子。則哀帝不得而立。以蠱帝心而縱妖嬖。是哀帝本不與於篡弑之謀。而育陷之使入也。春秋嚴黨賊之誅。哀帝不能免。而育之罪不可追矣。解光問罪之爰書。不伸趙氏宮官之大罰。不正宮闈肆毒於社稷。而莫之問。故元后黨王莽以弑平帝。廢孺子而無所顧忌。胡三省者。乃謂其合春秋爲尊者諱之義。邪說張而賈繼春資之以讎其庇李選侍之姦。清議不明。非一時一事之臧否已也。

鮑宣七亡七死之章。陳漢必亡之券。以儆哀帝。正本之論也。王莽之姦。姦而愚。非有操懿之才。其於國又未有劉裕之功。輕移於衽席之上。而莫之禁。莽其何以得此哉。惟民心先潰於死亡。而莽以私恩市之也。藉非成帝之耽女寵。哀帝之暱頑童。縱其鬻吏賊民。而蠱民以寇攘。莽亦上官桀霍禹之續爾。而漢祚奚其亡。張放淳于長。王氏之先驅也。傅遷董賢。王氏之勸駕也。曹爽何晏。司馬懿之嚆矢也。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之前茅也。蔡京童貫。史彌遠賈似道。女真蒙古之佞鬼也。而非君之溺於寵樂。以忘民之死也。不成。不然。孔光揚雄之流。亦嘗與聞名教。而宗室羣臣。以及四海之民。豈遽以片餌誘嬰兒。而輒棄其母乎。故宣陳亟救死亡之言。知探本矣。愈於劉向之欲挽橫流而壅諸其下也。雖然。宣之言猶有病焉。後世言

事之臣。增闢主之疑。而授姦臣以傾妒之口實。皆此繇也。宣言慎選舉。大委任。以儆官邪。而免民於死亡。是矣。毋亦姑言賢者之當任。以聽人主之自擇。待有問焉。而後可臚列。傳喜何武。孔光。彭宣。龔勝之賢。以告。未晚也。今乃不然。若天子之左右。一惟其所建置。而君不得以司取舍之權。衆不得以參疇咨之議。則偏上有嫌。而朋黨之謗興。且喜武諸人。皆大臣也。自不能邀人主之知。而安其位。宣能以疏遠片言。取必於同昏之廷乎。知不可得。而故言之。授姦人以背憎之資。石介遇明主。而激黨禍。況庸君佞倖。權姦交亂之天下哉。造言者不知其道。徒以得後世之稱。而無益於時。皆此一時之氣矜爲之也。又況宣所稱者龔勝而外。吾未見有大臣之操焉。孔光巨姦。而與於清流。宣失言矣。盈廷之士氣。漢室之孤忠。惟一王嘉。而不能訟其屈抑。然則鮑宣者。亦一時氣節之士。而未足以勝匡主庇民之任者乎。

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不興者。慮其興之辭也。三歲而不興。逮其興而燎原之燄。發於俄頃矣。哀帝崩。元后一聞之。卽日駕之未央宮。馳召王莽。詔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斯門兵皆屬莽。此高帝馳入趙壁。奪韓信張耳軍之威權。后以一老嫗。斷然行之。雷迅風烈。而無疑畏。其提攜劉氏之天下。授之王氏。在指顧之間耳。非伏之三歲。爪牙具而羽翼成。安能爾哉。甚矣悍婦之威。英雄所不能決。帝王所不能持。而指麾輕於鴻毛。至此極也。司馬懿之殺曹爽。劉裕之克劉毅。朱溫之爭李克用。大聲疾呼。深慮陰謀。頰顏流汗。喋血以爭。而僅得者。元后偃息談笑而坐收之。故莽有伏戎藏於平蕪蔓草之中。無有險阻之形。而不可測也。三歲伏而一旦興。有國者可不戒哉。

何武以忤王莽而死。可以爲社稷之臣乎。未也。武與公孫祿謀云。呂霍上官。幾危社稷。不宜外戚大臣持

權。此漢室存亡之紐也。乃當其時。內而元后爲伏莽之戎。外而孔光爲翼戴之姦。武僅以孤立之勢。撲始然之火。既處於不敵之數矣。國之安危。身之生死。徒藉於一言。而言非可恃也。所恃者浩然之氣勝之耳。公孫祿豈可終保者哉。而與之更相稱說。武舉祿。祿卽舉武。標榜以示私。授巨姦以朋黨之譏。則氣先餒而惡足以勝之。祿惟詭隨。乃以幸免。武不欲爲祿之詭隨矣。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心不可質鬼神。道不可服小人。出沒於寵辱之中。而欲援已傾之天下。以水澆沸膏。欲息其燄而燄愈烈。非直亡身。國因以喪。悲夫。

平當彭宣。皆見稱於班固。宣未可與當並論也。當臨受侯封。臥病不起。以固辭之。知世不可爲。鬱邑以死。可謂知恥矣。當之在位。丁傅持權。而史稱帝雖寵任丁傅。而政自己出。異於王氏。則當逡巡以死。而不忝無實之封。於自守之道未失也。若宣者。位司空。爲漢室輔。王莽殺兩后。誅異己。腹心爪牙。交布朝廷。而元后爲國賊之內主。此正宣肝腦塗地。激天下忠烈之氣。以救一綫之危者。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謀。謝不能以引退。尙足爲人臣子乎。龔勝邴漢。且猶在梅福之下。所任異也。而況宣位三公之重哉。宣者與董賢孔光。並居台輔而不慙者也。其生平可知矣。班固曰。見險而止。率天下以疾視君父之死亡而不恤。必此言夫。

平帝

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明年正月。益州貢白雉。羣臣陳莽功德。號安漢公。天下卽移於莽。以全盛無缺之

天下未泮歲而遷。何其速也。上有閻主而未卽亡。故桓靈相踵而不絕。下有權姦而未卽亡。故曹操終於魏王。司馬懿殺曹爽。奪魏權。歷師昭迄炎而始篡。天下者待一人以安危。而一人又待天下以興廢者也。惟至於天下之風俗。波流簧鼓而不可遏。國家之勢。乃如大隄之決。不終日潰以無餘。故莽之篡。如是其速者。合天下奉之以篡。莽且不自意其能然。而早已然也。莽之初起。人卽仰之矣。折於丁傅。而訟之者滿公車矣。元后拔之廢置之中。而天下翕然戴之矣。固不知莽之何以得此於天下。而天下糜爛而無餘。如疫癘之中。人無能免也。境四海以狂奔。汜濫滔天。而孰從挽之哉。夫失天下之人心者。成哀之浮悖。爲之而盡天下之風俗者。不在此。宣元之季。士大夫以鄙夫之心。挾儒術以飾其貪頑。故莽自以爲周公。則周公矣。自以爲舜。則舜矣。周公矣。舜矣。無惑乎其相驚如狂而戴之也。當僞之初起也。匡衡貢禹。不度德不相時。舍本逐末。興明堂辟雍。倣周官。飾學校於衰淫之世。孔光繼起爲僞之魁。而劉歆諸人。鼓吹以播其淫響。而且經術之變。溢爲五行災祥之說。陽九百六之數。易姓受命之符。甘忠可雖使而言。傅天下翕然信天命而廢人事。乃至走傳王母之籌。而禁不能止。故莽可以白雉黃龍。哀章銅匱惑天下。而愚民畏天以媚莽。則劉向實爲之俑。而京房李尋益導之以浸灌人心。使疾化於妖也。子曰。無爲小人儒。儒而小人。則天下無君子。故龔勝邴漢梅福之貞。而無能以死衛社稷。非畏禍也。畏公議之以悖道違天加己也。小人而儒。則有所緣飾以無忌憚。故孔光諸姦。施施於明堂辟雍之上。而不慙。莽之將授首於漢兵。且以孔子自擬。愚昧以爲萬世笑而不疑。傳曰。國有道。聽於人。國無道。聽於神。古之聖人。絕地天通。以立經世之大法。而後儒稱天稱鬼以疑天下。雖有世主以矯之使正。而人氣迷於恍惚有無之中。以自亂。卽令土無

關主下無姦邪。人免於飢寒死亡。而大亂必起。風俗淫則禍亂生於不測。亦孰察其所自始哉。漢之僞儒。詭其文而昧其真。其淫於異端也。巫史也。其效亦既彰彰矣。近世小人之竊儒者。不淫於鬼而淫於釋。釋者。鬼之精者也。以良知爲門庭。以無忌憚爲蹊徑。以墮廉恥。捐君親爲大公無我。故上鮮失德。下無權姦。而萍散波靡。不數月而奉宗社以貽人。較漢之亡爲尤亟焉。小人無憚之儒。害風俗以陸沈天下。禍烈於蛇龍猛獸。而幸逸其誅。有心者能勿伸斧鉞於定論乎。

君子之道以經世者。惟小人之不可竊者而已。卽不必允協於先生之常道。而可以經世。亦惟小人之所不可竊者而已。君子經世之道。有質有文。其文者情之已深。自然而昭其美者也。抑忠信已浹於天下。天佑而人順之。固可以緣飾而增其華者也。是則皆質之餘。而君子不恃之以爲經世之本。於是小人竊之情隱而不可見。天命人心不能自顯。則竊而效之。亦遂以爲君子之道。在於此而無慙。然則小人之所可竊者。非君子之尙明矣。封建井田肉刑。三代久安長治。用此三者。然而小人無能竊也。何也。三者皆因天因人。以趣時而立本者也。千八百國各制其國。而漢之王侯。僅食租稅。五刑之屬三千。而漢高約法三章。田畝之稅十一。而漢文二十稅一。復盡免之。小人無能竊也。何也。雖非君子之常道。然率其情而不恤其文。小人且惡其害己而不欲效也。非文也。七月之詩。勸農之事也。而王莽竊之。命大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以勸農桑。似矣。養生送死。嫁娶宮室。器服之有制。禮之等也。而王莽竊之。定制度吏民之品。似矣。若此類君子之道。蓋有出於是者。而小人不損其欲。不勞其力。不妨其惡。持空文。立苛禁。一旦以君子之道自居而無難。則以此思之。君子經世之大猷。不在此明矣。何也。農桑者。小民所自勸也。非待法而驅也。

制度者。士大夫遵焉。庶人所弗能喻。惟國無異政。家無殊俗。行之以自然耳。非一切之法。限之不得而繼之以刑者也。然而竊倣之而卽似。雖不效而可以自欺。遂以施施於天下曰。吾旣以行君子之道矣。故文者先王不容已。而世有損益。初不使後世效之者也。承百王之敝。而仍有首出庶物之功名。乃能立高明闊遠之崖宇。而小人望之。如天之不可企及。無他。誠而已矣。誠則未有可竊者也。

天下相師於僞。不但僞以迹也。並其心亦移而誠於僞。故小人之誠。不如其無誠也。誠者。虛位也。知仁勇實以行乎。虛者也。故善言誠者。必曰誠仁。誠知。誠勇。而不但言誠。陵陽嚴翽當王莽之世。以孝行爲官。任潁川守。謂掾史爲師友。有過不責。郡事大亂。王莽徵爲美俗使者。翽去郡時。據地而哭。謂己以柔徵。必代以剛吏。哀潁川之士類。必罹於法。此其响沫之仁。蓋亦非僞託其迹也。始於欲得人之歡心。而與人相暱。爲之熟習之久。流於輒媚者。浸淫已深。而不自覺。蓋習於莽之僞俗。日蒸月變。其羞惡是非之心。迷復而不返。乃試思其泣也。涕淚何從而隕。則詰之以僞。而詡不服。欲謂之非僞。而詡其能自信乎。嗚呼。僞以迹而公論自伸於迹露之日。僞以誠而舉天下以如狂。莫有能自信其哀樂喜怒者。於是而天理民彝。漸滅盡矣。故天下數萬蚩蚩之衆。奔走以認莽稱莽。而翕然不異。夫豈盡無其情。而俱爲利誘威脅哉。僞中於心。腎肺腸。則且有前刀鋸。後鼎鑊。而不恤者。蔡邕之歎董卓。姚崇之泣武曩。發於中而不能自己。甚哉。誠於僞之害。人心膏肓之病。非藥石之所能攻也。

陳涉吳廣敗死。而後胡亥亡。劉崇翟義劉快敗死。而後王莽亡。楊元感敗死。而後楊廣亡。徐壽輝韓山童敗死。而後蒙古亡。犯天下之險。以首事。未有不先自敗者也。亂士不恤其死亡。貞士知死亡而不畏其死。

亡也。乃暴君篡主相滅之先徵也。先死以殉之可矣。勝廣元感壽輝山童。皆挾徼幸之心。以求逞其志。非其能犯難以死爭天下者也。天將亡秦。隋蒙古而適承其動機也。二劉翟義。不忍國讎。而奮不顧身。以與逆賊爭存亡之命。非天也。其志然也。而義尤烈矣。義知事不成而忘其死。智不逮子房而勇倍之矣。當莽之篡。天下如狂而奔赴之。孔光劉歆之徒。援經術以導諛。上天之神。虞舜之聖。周公之忠。且爲羣不逞所誣而不能白。義正名其賊。以號召天下於魘魅之中。故南陽諸劉一起。而莽之首早隕於漸臺。然則勝廣元感山童壽輝者。天賀其死以亡秦隋。而義也。崇也。快也。自輸其肝腦以拯天之衰。而伸莽之誅者也。不走而死。義尤烈哉。

讀通鑑論卷二

王莽

王莽未滅而劉歆先殺。歆未死而族先滅。哀哉！劉向之澤，不保其子孫，而從學之門人與俱燼也。甄豐也，王舜也，皆推戴莽以分膏潤者也。鬼奪其魄，而豐以亂誅，舜以悻死。於是而知鬼神之道焉。推戴已成，而心不自寧，此心之動，鬼神動之也。二氣之良能，所見機而不可揜也。故皆不得其死，而歆之罰爲尤酷焉。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歆小人也。蒙父向之餘烈，自命於儒林，以竊先王之道。君子之器，其可乘乎？貌君子而實依匪類者，罰必重於小人。聖人之學，天子之位，天之所臨，皆不可竊者也。使天下以竊者爲君子，而王道斬，聖教夷矣。

嚴尤之諫伐匈奴，爲王莽謀之，則得爾。而後世亟稱之爲定論，非也。莽之召亂，自伐匈奴始。欺天罔人，而疲敝中國，禍必於此而發。尤不敢言莽不可伐匈奴，而言匈奴不可伐，避莽之忌而諱之。豈果如蠱蟲之幸，不至前，無事求諸水草之藪，以撲之哉？秦之毒天下而亡阿房也，驪山也，行遊無度，而誅殺不懲也，非築城治障，斥遠匈奴之害也。漢武之疲敝天下，建章也，栢梁也，禱祠祈僊，而馳驅海嶽也，貪一馬而興萬里之師也，非掃幕南之王庭，以翦艾匈奴之害也。秦得天下於力戰，民未休息，而築戍之役暴興，則民怨起。漢承文景休息之餘，中國無事，而乘之以除外徭之巨猾，故武帝之功，至宣元而收，垂及哀平，而單于

之臣服不貳。莽之得天下。更悖於秦。而亟用其不知兵之赤子。是其爲秦之續也。必劇於秦。尤心知之。而不敢訟言耳。豈可以爲定論。而廢漢武之功哉。兵者。毒天下者也。聖王所不忍用也。自非鱗介爪牙。與我殊類。而干我藩垣。絕我人極。不容已於用也。則天下可以無兵。故莽之聚兵轉餽。以困匈奴爲久遠計者。未嘗非策。而嚴尤之欲深入。靈擊也。亦轉計之謬焉者。莽非其人。莽之世非其時。故用莽之術。而召天下之亂。自非莽也。尤之策。與趙普之棄燕雲也。均偷安一時。而禍在奕世矣。

西漢之亡也。龔勝辭方。郭欽。蔣詡。陳咸。皎然不辱。行迹相侔。而未可等也。薛方。詭辭以免。何以處夫嚴光。周黨。際盛世而隱者乎。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可孫而不可誣。謂王莽爲唐虞。則唐虞矣。謀諸心。出諸口。方亦何以自安乎。莽之逆。以僞而不足以延。苟有識者。無不知也。知之則必避之矣。避臣莽之誅於他日。抑避忤莽之禍於當時。方之工於術也。其得與龔勝齒哉。視紀遂。兩唐而慧焉者。爾。欽。詡。則可謂自好矣。咸謝病不應。辭亦孫矣。而悉收漢之律。令書文壁藏之。豈徒以俟漢氏中興之求哉。誠有不忍者矣。子之慕親也。愛其手澤。臣之戀主也。閱其典章。典章者。卽先王神爽之所在也。故以知咸有不忍之心也。嗚呼。勝以死自靖。咸以生存漢。惻怛之心一也。微二子。吾孰與歸。

天下相習於怪。無不怪也。邳惲引天文歷數。上書王莽。令就臣位。復立漢室。可不謂怪乎。以莽之慘。無不可殺者。而惲免於死。莽誣天。而以天誣人。故忌天而不加刑。惲故持之盈。而發之無憚耳。惲以此故。智閉門。不納光武。而蒙賞。世皆驚其奇。而偉其志操。而不知爲君子所必斥。爲怪而不欲語者也。怪士不懲。天下不平。使明主戮之。而天下猶惜之。大經不正。庶民習於邪慝。流俗之論。以怪爲奇。若此類者。衆矣。

後漢更始

爲名而有所推奉者。其志不堅。人爲名而尊己者。其立不固。項梁之立懷王。新市平林之立更始。是已。天下憤楚之亡。而望劉氏之再興。人之同情也。而非項梁與張邛王鳳朱鮪之情也。懷王更始。不思其反。受其推戴而尸乎其位。名豈足以終繫天下。而戢桀驚者私利之心乎。懷王任宋義。抑項羽。而禍發於項氏。更始終特諸將。而無與捍赤眉之鋒。徇不堅之志。立不固之基。疑之信之。無往而非召禍之門。嗚呼。其危也。非一旦一夕之故也。而士之處斯世也難矣。彼以名而立君。而我弗事焉。則世且責我以名義。順而與之。則今日之輸忱。且爲他日黨賊之地。苟彘所以退不保其身。進不全其節也。嬴氏之暴。楚之亡。莽之篡。漢之中絕。苟有心者。孰不憤焉。而斟酌於從違。在閒不容髮之頃。一往之志。義未審。而仆其生平。無他不揣其實。而爲名所動也。慎之哉。

力均則度義。義均則度德。力可恃也。義可恃也。至於德而非可以自恃矣。伯升果有天下之志。與更始力相上下。而義相匹。則以德相勝。而天下惡能去己。諸將之欲立更始。無亦姑聽之。而待其自斃。如其不斃。則天且授之人。且歸之。而惡能與爭。如其斃。則姑順諸將之欲。自全於禍福之外。遵養以待時。故高帝受巴蜀漢中之封。而待三秦之怨。三齊之反。以屈項羽。而羽終屈。伯升不知出此。婁婁然與張邛朱鮪爭夫天下之大寶。豈有可自爭而自得者乎。其見害於諸將也。不揆而犯難也。李軾且捥腕而思害焉。況他人乎。

王莽既誅。更始定都雒陽。赤眉帥樊崇將渠帥二十餘人入見。安危存亡之大機也。於此失之。而更始之亡決矣。定天下之紛亂者。規模有可素定。而未可全定也。莽之未誅。漢之力全注於莽。莽平。羣盜方興。而未戢。固其所不豫。謀者一旦而莽誅矣。釋其重憂。而相慶以大定。猝然授以赤眉。而不容其躊躇以審處。豫謀所不及矣。莽未誅。赤眉者。莽之赤眉也。莽已誅。赤眉者。漢之赤眉也。以新造之邦。代莽而受赤眉之巨難。周章失措。而不知所裁。及其算失事敗。而後知前此之疏。當其時氣乍盈而易弛。機至速而難留。善已亂者。俄頃定之。而永靖。將謂其有不測之智勇。而不知非然也。神不偏注於所重。而固有餘力以待變也。故擢大敵。舉大事。謀大功。斂精專氣。以求成者之非難。而大敵已滅。大事已決。大功已就。正天人交相責。而艱難萃於一人之身。此則中材以下者所不及謀。而大有爲者立不拔之基。以應萬變之遷流。權不可設。而道則不窮也。更始君臣。惡足以及此哉。其遣使諭降赤眉也。亦憂其不降耳。不知不降之不足憂。而降之之憂更大。然則無前定之道乎。抑姑置赤眉而急自治。未能如聖哲之坐制於俄頃也。則無如緩之以俟其定。將天自有不測之吉凶。人自有猝然之離合。可降也。而後降之。可討也。而後討之。夫亦可謂因天乘時。而順俟天命矣。其始也。無餘力以待之。其繼也。又弗能姑置焉。更始之亡。所以決於樊崇之入見也。

光武之拒更始。與昭烈之逐劉璋一也。論者苛求昭烈。而舍光武。失其平矣。劉焉之於昭烈。分不相臨。光武則固受更始大司馬之命矣。更始起於漢室已亡之後。人戴之以嗣漢之宗社。劉焉當獻帝之世。坐視宗邦之陵夷。方且據土而自尊。則焉父子有可逐之罪。而更始無之。如曰更始不能安位而存漢。則璋之

弱又豈足以保三巴而不授之曹操乎。然則以忠信堅貞之義相責。而昭烈有辭。光武無辭矣。乃光武之不與篡逆同罰也。則固有說。更始之立。非光武兄弟之志也。張邛朱鮪。動搖人心而不能遏。則奉更始而君之。受其鈇鉞之賜。皆出於弗獲已。而姑以自全。君臣之義。生於人心者也。天下方亂。君臣未定。無適主之分義。同與討賊之師。勢均德齊。而志不屬。故更始不任爲光武之君。拒之而心固不疚。義非外也。信諸心者無大疚焉。斯可矣。唯然。則光武可逸之。忠不罰。昭烈可釋不信之咎。皆非可執一切之信義。以相糾者也。而於昭烈乎何誅。

更始不足以有爲。史極言之。抑有溢惡之辭。欲矜光武之盛。而揜其自立之非。故不窮更始之惡。則疑光武之有慙德也。乃若更始之亡也。則舍雒陽而西都長安也。當是時。赤眉在濮陽。城頭子路。力子都在河濟間。力子都後漢書任光傳作刁子都通鑑注云。濟間姓譜力黃帝佐力牧漢有力子都今從之。銅馬大彤等賊在燕趙。李憲在淮南。天下所岌岌未定。

者。東方也。而遽避勞趨逸。欲擁關以自固。則天下深見其不可恃。而競掇其虛。顧欲長保故宮之富貴。以自封殖。是猶狐兔倚窟以安。而韓盧騰躑於外。甫一出而必不免於獲也。王莽誅關中無事。隗囂委宗族而從己。於斯時也。得一重臣如寇恂者。鎮撫長安而安集之。爲雒陽之根本。而都雒以彈壓山東。光武卽解體於河北。其能遽收河內。下河東。而無所顧畏邪。赤眉已降之餘。不能馳聘任志。如踐無人之境必矣。蓋更始所任爲大臣者。類皆羣盜之長。貪長安之富盛。而藉口於復高帝之舊業。以爲廓清。其錚錚小異。如朱鮪劉嘉鮑永之流。亦不勝盈廷論訛之論。則塞顛當之戶。耽燕雀之嬉。固其宜也。光武得士於崛起之中而任之。既無盜賊之習氣。及天下甫定。復不以任三公。而別用深識之士。虛建西都。而定宅雒陽。以

靖東方之寇。皆懲更始之失。而反其道。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更始之失。光武之資也。匈奴之禍。至元成之世。而大息矣。東漢之初。因盧芳而大爲中國害。非徒王莽之激之。抑更始挑之也。更始尸位於關中。赤眉橫行於曹漢。蕭王異志於河北。公孫述割據於巴蜀。斯時也。豈有德有威。足以及匈奴。而輕以一介之使。循故事以求匈奴之順己。召其侮而授之以媢詞。自取之矣。故嚴尤之諫。爲王莽言也。伐之不可。和之不能。夷狄焉知仁義。勢而已矣。更始之勢。曾莽之不若。而欲匈奴修呼韓邪之已事。不度德。不量力。貽數十年邊關之禍。陳遵者。洵妄人也。易世而後。微竇憲耿秉之矯矯。漢其危矣。

光武

昆陽之戰。光武威震天下。王業之興。肇於此矣。王邑王尋之師。號稱百萬。以臨瓦合之漢兵。存亡生死之界也。諸將欲散歸諸城。光武決迎敵之志。諸將不從。臨敵而撓。傾覆隨之。光武心喻其吉凶。而難以曉譬於羣劣。則固慨慷以爭。痛哭以求。必聽之時也。乃微笑而起。俟其請而弗迫與之言。萬一諸將不再問。而遽焉駭散。能弗與之俱糜爛乎。嗚呼。此大有爲者。所以異於一往之氣矜者也。尋邑之衆。且壓其項背。諸將欲散而弗及。光武知之矣。知其欲散而弗及。而又迫與之爭。以引其喧囂之口。相長而益餒其氣。則不爭而得爭之。而必不得者也。而且不僅然也。藉令敵兵不卽壓境。以相迫。諸將驚潰。而敵躡其後。王邑無謀。嚴尤不決。兵雖衆而無紀。外盛而中枵。則諸將潰敗之餘。敵兵驕懈。我乃從中起以乘之。夫豈無術以處此。而特不如今此之易耳。諸將自亡。而光武固不可亡。項梁死而高帝自興。其明驗已。一笑之下。練有

餘地。而何暇與碌碌者爭短長邪。而尤不僅然也。得失者人也。存亡者天也。業以其身任漢室之興廢。則尋邑果可以長驅。諸將無能以再振。事之成敗。身之生死。委之於天。而非人之所能強。苟無其存其亡一笑而聽諸時會之量。則情先靡於軀命。雖慷慨痛哭與諸將競。亦居然一諸將之情也。以偶然億中之一策。懷憤而求逞。尤取敗之道。而何愈於諸將之紛紜乎。天下之大。死生之故。興廢之幾。非曠然超於其外者。不能入其中。而轉其軸。故武王之詩曰。勿貳爾心。慎謀於未舉事之前。坦然亡機於已舉事之後。天錫帝王以智。而必錫之以勇。勇者非氣矜也。泊然於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者也。光武之笑起而不與諸將爭前卻。大有爲者之過人遠也。尤在於此矣。

懷王遣高帝入關。而高帝之王業定。更始遣光武徇河北。而光武之王業定。大有爲者之初起。不欲躬爲戎首。抑必藉人以興。迨其威名已著。而追隨於行隊之間。則得失興喪之樞。不任己而因人。稍欲持權而禍已發於肘腋。宋義之所以死於項羽。伯升之所以死於李軾。朱鮪也。然則項羽禁高帝不令入關。更始聽朱鮪而拒劉賜之請。不委河北於光武。羽與更始。可以終保大位。而無與爭乎。曰不能也。禽之相制。以氣人之相役。以道。項羽有韓信。陳平。而不能禁其不去。更始有隗囂。而不能服。無以役之也。藉令置高帝光武於股掌之上。用之不能。殺之不可。羽與更始。且自困於無術。三齊甫受封而旋叛。彭越。陳餘。英布。翺翔桀鷲。以需時。王郎。蠶起於河北。赤眉。反戈而西嚮。羽與更始。終無以固其位。而徒召亂於無已。爾朱兆。且不能得之於高歡。況二帝之涵育者深乎。故以范增。朱鮪爲忠謀者愚也。無救於敗。而徒亂天下也。無御豪傑定四海之道。而操疑忌以困人。其亡愈速矣。

王者代天而行賞罰。參之以權謀。則逆天而天下不服。非但論功行賞。按罪制於刑臣民也。武王封武庚於東國。不得不封也。天也。周公相成王。誅武庚。不得不誅也。天也。三代以上。諸侯有道。天下歸之。則爲天子。天子無道。天下叛之。退爲諸侯。武庚宜侯者也。不得不封。武庚宜安侯服。而欲復干天命。不得不誅。既代天以賞罰。則洞然與四海公其袞鉞。而所委曲於操縱。以爲駕馭之術。蘇洵氏唯不知此。故以權術測王者之舉動。而成乎小人之邪說。王郎遣杜威納降。威爲郎請萬戶侯封。光武曰。願得全身可矣。劉恭爲盆子乞降。恭問所以待盆子者。帝曰。待以不死耳。大哉王言。奉天以行賞罰。而意智不與焉。斯乃允以繼天而爲之子。王郎者。妖人也。妖人倡亂。不可不誅。以其降而姑賞之。終拒其降而斬之。以懲天下之妖妄。而天下定。盆子者。愚而爲人立者也。愚且賤。而欲干天位也。可誅。非其志而聽命於人也。可宥。待以不死。而授之散秩以養之。義正而仁亦裕矣。所尤難者。光武決於一言。而更無委曲之辭。以誘之。明白洞達。與天下昭刑賞之正。故曰。大哉王言。體天無私。而爲之子也。爲權術之說者。則不然。心惡之。而姑許之。謂可以輯羣雄之心。使劉永之儔相仍。而革面。獨不見唐高祖之待李密。其後竟如之何也。狙詐與而天下相長以僞。故終唐之世。藩鎮倏叛倏服。以與上相市。而兵不可戢。然則權者非權也。僞以長亂而已矣。湯誥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誠帝心也。豈憂天下之有不服哉。何所慮畏。而與人相爲駟僮乎。故言權術以籠天下者。妾婦之智而已矣。

馮異招李軼於雒陽。軼報曰。千載一會。思成斷金。異斬武勃。軼閉門不救。是宜受其款。而雒陽可速下也。光武則宜露其書。使朱鮪殺軼。軼本與伯升俱起。詔事諸將。忌伯升而譖殺之。光武欲得而甘心久矣。軼

死而雒陽之圍經年始拔。事有甯勞而不貪近功。以申大義者。此是也。乃殺伯升者。朱鮪之本志。軼特徇鮪而從之者。爾帝之於鮪也。使岑彭說之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降。官爵可保。河水在。吾不食言。鮪降而拜將軍。封列侯。傳封累世。同怨而異報。達於理者之制恩怨。非常情之所可測也。如此。雖然。亦惡有不可測哉。伯升初起。始發於李軼。迎光武而與建謀。則軼固光武兄弟所倚爲腹心也。更始立。朱鮪張卬暴貴。軼違背而卽於彼。因勢而遷者。小人之恆也。亦何至反戈推刃而無餘情哉。及光武初定河北。始有人關之志。更始委三十萬之重兵於軼。守雒陽。而李松甫敗於赤眉。軼又窺長安之不固。而思附光武。覲然納斷金之言而不慙。光武曰。季文多詐。不能得其要領。特假手於鮪以殺之。而討猶未伸。非可以鮪例之也。鮪起於平林。先光武以舉事。與伯升未有交也。奉更始而爲更始謀。殺伯升者。亦范增之愚忠耳。更始之諸將。類皆賊也。而鮪獨異。殺伯升。留光武而不遣。知有更始而不恤其他。諸將挾功而欲自王。更始弗能違也。鮪獨守高帝之約。辭膠東之封。受命守雒。百戰以與寇恂馮異爭死生之命。及長安破。更始降於赤眉。雒陽孤立無援。且堅壁固守。以殺伯升爲慙而不降。故通更始之廷。所可與有爲者。惟鮪一人而已。於事君之義。立身之恥。殆庶幾焉。藉令光武以怨軼者。怨鮪而拒戮之。則以私怨而廢天下之公。且將獎人臣之操異志以介從違。而何以勸忠乎。子曰。以直報怨。直者理而已矣。於軼何可忘。而於鮪何容芥帶也。

效卓茂之爲。可以化今之人乎。曰。何爲其不可也。效卓茂之爲。遂可以化人乎。曰。何爲其可也。所以然者何也。素履无咎。居心無僞。而抑於大節不失焉。則行之也。和順而無矯物之情。篤實而不期功名之立。動

之以天。而物弗能違矣。非然。則嚴詡之以亂潁川者。所謂鄉原德之賊也。王莽之當國。上下相率以僞。效茂之迹。以誇德化者。非直一嚴詡也。莽皆樂推之。以誘天下。彼亦樂附莽而成其利達。莽居攝而茂以病免。名不照於當時。而莽無求焉。自拔於流俗。而居約以自汙。敦實行而遠虛名。茂自此遠矣。且其諛部民之言曰。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擴愚賤之昏瞽。而示以天理流行之實。夫豈託迹寬仁。以干譽者之所能及此乎。茂唯有此。雖無皦皦之名。而志終不降。雖違物情之順。而不爽天性之貞。自非然者。恭而諂。寬而弛。樸而鄙。無得於心。不全其大。徒飾爲從容平易之容。石建以之。獵顯名厚實。而不保其子之令終。天不可罔。人固不可重欺也。故欲學茂者。無但求之事爲之迹也。

鮑永馮衍。審知更始之亡。而後降。正也。然既已事主。不終納款。以免戰爭。攻守之禍。豈更有无妄之福。可容其覬望乎。鮑永以立功而受封。雖可受之。而無疚。要亦聽新主之自爲予奪耳。馮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苟知此矣。在貧如富。在賤如貴。悠游卒歲。俟命而無求。豈不成乎。大丈夫哉。而怏怏失志。移怒忿於妻子。抒怨懟於文辭。然則昔之阻孤城。抗大敵。而不降者。正留一不挑之節。爲夫死更嫁之地。衍之生平。敗於此矣。光武終廢而不用。不亦宜乎。

光武之處彭寵。不謂之刻薄。而寡恩不得矣。王郎之亂。微耿況與寵之力不及此。天下粗定。置寵若忘。而以年少驕躁之朱浮。位於其上。寵惡能不怨邪。泄浮之奏。以激寵。使速反而殪之。誠不知光武之何心意者。寵之初發突騎。助光武討王郎。寵無固志。特爲吳漢王梁所脅誘。而耿況寇恂從與之。以此有隙焉。而雖功亦罪乎。夫天下競起。疑王疑帝。豈易測之於風塵之下。既有功於己。而拯其急。則固未可忘也。光武

能忍於反側子而不能忍於寵也。何邪？乃寵之不得其終也。亦有以自取矣。耿況之始歸光武，亦寇恂決之也。乃既決於聽恂矣，則遣其子弇親將而來，稱帝之議，無所避而密陳之。故寇恂雖見委任而不能揜況父子之輸忠，寵弗然也。從漢與梁之策，卽遣漢與梁任之，資以兵衆而成漢與梁之豐功，寵無與焉。漢與梁馳驅於中原，而已晏坐於漁陽，何其不自樹立，倒柄以授人邪？寵之愚不應至是，則寵有猶豫之情，可知矣。光武而興，則漢與梁爲己効功，光武而敗，則漢與梁任其咎，而已猶擁郡以處於事外，嗚呼！處亂世，擁重兵，勢不可以無事，非儒生策士徘徊顧慮之時也。慮未可以委身，則竇融雖後至而無猜，審可以託迹，則得喪死生決於一念，若其姑與之而留餘地以自處，犯英主之大忌，受羣言之交撻，未有能免者也。易曰：需于泥，致寇至。敬慎且危，而況悍妻羣小之交煽乎？亂世之去就，決之以義而已，義定而守之以信，則凶而可以无咎，需者事之賊，非欲其躁也。無兩端以窺伺之謂也。寵之不免，非旦夕之故矣。雖然，略其心紀其績，以不忘患難之初心，則物自順焉。光武之刻薄寡恩也，不得以寵之詐愚而謝其咎也。光武之得天下，較高帝而尤難矣。建武二年，已定都於雒陽，而天下之亂方興，帝所得資以有爲者，獨河北耳。而彭寵抑叛於幽州，五校尙橫於內黃，關以西，鄧禹雖入長安，赤眉環繞其外，禹弗能制焉。鄗宛堵鄉，新野宏農，近在咽喉之間，寇叛接跡，而相爲牽制，不異更始之在長安時也。劉永、張步、董憲、蘇茂、橫互東方，爲陳汝眉睫之患。隗囂、公孫述，姑置而可徐定者，勿論焉。其視高帝出關以後，僅一項羽，夷滅之而天下卽定，難易之差，豈不遠哉？或曰：項羽勁敵也，赤眉、五校、劉永、張步、董憲、蘇茂、董訢、蘇況、隗囂，皆非羽倫，則光武易。夫寇豈有常哉？項羽之彊也，而可使弱，弱者亦何不可使彊也。曹操慮袁紹之難平，而卒與

爭衡者。周瑜之一隅。苻堅蕩慕容姚氏之積寇。而一敗不支於謝元之一旅。時之所興。勢之所湊。人爲之效。其羽翼。天爲之長。其聰明。燎原之火。一燭未滅。而猝已焚林。詎可量邪。且合力而與爭者。一塗精專。志定無旁撓焉。而惡得不易。分勢而四應者。雜起。左伏右起。無寧日焉。而惡得不難。使以高帝滎陽之相持。而遇光武叢生之敵。乘間擣虛而掣其後。羽不待約而人爲之犄角。高帝不能支矣。則甚矣光武之難。而光武之神武不可測也。乃微窺其所以制勝而蕩平之者。豈有他哉。以靜制動。以道制權。以謀制力。以緩制猝。以寬制猛而已。帝之言曰。吾治天下以柔道行之。非徒治天下也。其取天下也。亦是而已矣。柔者非弱之謂也。反本自治。順人心以不犯陽陰之忌也。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光武其庶幾乎。高帝之興。羣天下而起。亡秦競智競力。名義無所伉。人心無所惑也。光武則乘思漢之民心以興。而元也。盆子也。孺子嬰也。永也。嘉也。俱爲漢室之胄。未見其分之有所定也。苟有分義以相搖。則智力不足以相屈。故更始之亡。而故將猶挾以逞志。然則光武所以屈羣策羣力而獨伸焉者。舍道其何以哉。天下方割裂而聚鬪。而光武以道勝焉。卽位未久。修郊廟。享宗祖。定制度。行爵賞。舉伏湛。徵卓茂。勉寇恂。以綏河內。命馮異。使撫關中。一以從容鎮靜。結已服之人心。而不迫於爭戰。然而桀驚彊梁之徒。皆自困而瓦解。是則使高帝當之。未必其能者定如此也。而光武之規模宏遠矣。嗚呼。使得天下者。皆如高帝之興。而無光武之大猷。承之於後。則天下後世。且疑湯武之誓誥爲虛文。而惟智力之可以起收四海。曹操何所憚而不爲天子。石虎朱溫。亦何能塞海內之心而不永戴之哉。三代而下。取天下者。惟光武獨焉。而宋太祖其次也。不無小疵。而大已醇矣。

赤眉之棄長安。西走安定。非鄧禹之力能驅之也。食盡而旁掠。固不以安定爲終焉之計。而必返乎長安。鄧禹不乘其有可潰之勢。躡其後以蹙之。而入長安。晏坐以待其歸。河決灘潰。容可禦乎。於是退之雲陽。士氣已餒。而還攻之於堅城之下。其敗宜矣。故善用兵者。知時而已。赤眉食盡。引兵東歸。時異乎昔。則唯扼之於險。而可制其死命。禹乃違光武之令。就關內而與爭。何昔之怯而今之忿也。然光武終能遏之於宜陽。而盡降之。曾不恤歸師勿揜之戒。塞決河而斂潰灘。則又何也。嚴陳以待。求戰不得。求走不能。弗犯其鋒。稍遲之。而氣卽餒矣。帝以持重而挫其方決之勢。禹以持重而失之方潰之初。相時之變。定幾於頃刻。非智之所能知。勇之所能勝。岳鵬舉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心不忘而時自應於其會。此未可以一成之論論之也。

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爲來者師也。爲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繇也。則惡用史爲。光武之始徇河北。銅馬諸賊。幾數百萬。及破之也。潰散者有矣。而受其降者數十萬人。斯時也。光武之衆未集。猶資之以爲用也。已而劉茂集衆十餘萬。而降之於京密。朱鮪之衆且三十萬。而降之於雒陽。吳漢王梁擊檀鄉於漳水。降其衆十餘萬於鄴東。五校之衆五萬人。降之於藁陽。餘賊之擁立孫登者五萬人。降之於河北。赤眉先後降者無算。其東歸之餘。尚十餘萬人。降之於宜陽。吳漢降青犢。馮異降延岑。張邯之衆。蓋延降劉永之餘。王常降青犢四萬餘人。耿弇降張步之卒十餘萬。蓋先後所受降者。指窮於數戰。勝矣。威立矣。乃幾千萬不逞之徒。聽我羈絡。又將何以處之邪。高帝之興也。恒患寡而亟奪人之軍。光武則兵有餘而撫之也不易。此光武之定天下。所以難於高帝也。夫民易動而難

靜而亂世之民爲甚。當其捨耒而操戈，或亦有不得已之情焉。而要皆游惰驕桀者也。迨乎相習於戎馬之閒，掠食而飽，掠婦而妻，馳驟喧呶，行歌坐傲，則雖有不得已之情，而亦忘之矣。盡編之於伍，而耕夫之粟，不給於養也。織婦之布，不給於衣也。縣官宵夜以持籌，不給於饋餼也。盡勒之歸農，而田疇已蕪矣。四肢已惰矣。恣睢狂蕩，不能受屈於父兄，鄉黨之前矣。故一聚一散，傾耳以聽四方之動，而隨風以起，誠無如此已動而不復靜之民氣何矣。而光武處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用存焉。史不詳其所以安輯而鎮撫之者何若，則班固荀悅，徒爲藻悅之文，而無意於天下之略也。後起者其何徵焉。無已而求之遺文，以髣髴其大端，則徵伏湛，擢卓茂，獎重厚之吏，以調御其囂張之氣，使惰歸而自得其安全，民無懷怨怒以擯之不齒。吏不吝教導，以納之矩矱。日漸月靡，而消其形迹。數百萬人之浮情害氣，以一念斂之而有餘矣。蓋其贖文匿武之意，早昭著於戰爭未息之日。潛移默易，相喻於不言。當其從戎之日，已早有歸休之志，而授以田疇廬墓之樂，亦惡有不帖然也。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何也。前而高帝後而唐宋，皆未有如光武之世。胥天下以稱兵，數盈千萬者也。通其意思，其變函之以量，貞之以理，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光武報隗囂書，稱字以與頡頏，用敵國禮，失御囂之道矣。是以失囂，囂者異於狂狡之徒，猶知名義者也。始起西州，歃血告於漢祖之神靈，知漢未絕於天，願爲中興之元功耳。更始疑欲殺之，亦奔歸秦隴，而恥與張卬謝祿同逆，達其情獎之以義，正名之爲君臣，而成其初志。囂將以爲得知己而願委身焉。名義者，囂所素奉之名也。待以敵國，而豈之名義之外，以相籠絡。囂且謂更始之始尊我而終忌我，今猶是也。奚

以委身而相信哉。文帝之下尉佗也。佗本無戴漢之心。下之而驕氣以平。非可與罵比者也。懷疑未決。而又重授以疑。雖慷慨論列如馬援。無能蠲其猜伎矣。

上下相親。天下之勢乃固。故三代之王者。不與諸侯爭臣民。立國數百年。其亡也。猶修天子之事。守而不殄其宗社。漢承秦而罷侯置守。守非世守。而臣民亦迭易矣。然郡吏之於守。引君臣之義。效其忠貞。死則服之。免官而代爲之恥。曲全其名。重恤其孤幼。乃至變起兵戎。而以死衛之。如楚郡劉平。遇龐萌之亂。伏太守孫萌身上。號泣請代。身被七創。傾血以飲萌。如此類者。盡東漢之世。不一而足。蓋吏之於守。其相親而不貳也。天子不以沽恩附勢爲疑。廷臣不以固結朋黨爲非。是以上下親而迭相維繫。以統於天子。故盜賊興而不能如黃巢方臘之僭。夷狄競而不能成永嘉靖康之禍。三代封建之遺意。施於郡縣者。未數也。延及後世。黨議興而惟恐人之不離。告訐起而惟恐部民之不犯其上。將以解散臣民。而使專尊天子。而不知一離而不可復合。惡能以一人爲羈絡於清宮。而徧靡九州之風馬牛哉。導民以義。而民猶趨利。以忘恩。導民以親。而民猶背公。以瓦解。如之何。更獎以刻薄。犯順之爲也。三代以下。唯漢絕而復興。後世弗及焉。有以夫。

言一發而不可收。習相沿而不能革。無聖人出。則須其自己而後已。班彪之說隗囂。竇融之決志。以從光武。皆以符命爲徵。彪與融處亂世。而身名以全。皆所謂豪傑之士也。然而所據者在此。況其他之瑣瑣者乎。仲尼沒。七十子之徒。流風日遠。舍理言天。而窺天以數。賢者不能自拔。而疑信參焉。劉楊造瘿。楊之讖以感衆。張豐寶肘石之璽。以自迷。皆緣之以亂。釀而亡其身。光武之明。且恐非此。而無以動天下。刻畫五

行。割裂六藝者二百餘年。迨魏晉而始衰。害固如是之烈也。孔子贊周易以前。民用道而已矣。陽陰柔剛。仁義之外。無道也。至於漢。乃有道外之數。以亂道。更千年而濂。雒闡其微。以距邪說。邵康節猶以其授於陳搏。穆修者。冒三聖之顯道。以測皇王之升降。非君子之所知也。其殆京房夏賀良之餘燼。乘風而一煽者乎。

疑信相參之際。人有隱情。而我亦與之隱。則疑終不釋。豁然發其所疑。而示之以信。豈有不測之明威哉。無不可共見之心而已。竇融在河西。懷疑不決。好事者且以尉佗之說進。此融所秘而不敢以告者也。光武賜書。開兩端以撻發之。而河西震服。凡光武之詘羣雄者。胥此道也。蓋有所隱而不敢宣者。畏人之知。抑料人雖知我。而無能禁我也。更相與隱之。則彼且畏我之含殺機。以暗相制。不則謂其疑己。而無如己矣。曉然曰。予既已知汝必有之情矣。而終不以爲罪。且亦不禁汝之勿然。而吾固無所懼也。則相諒以明恩。而無姑相隱忍之情。以示儒。此非權術之爲也。特在己而不幸人之弗相害。洞然知離合得失之數。仰聽之天。俯任之人。術也。而道在其中。此光武之奇。而不詭於正者與。

起於學士大夫。習經術。終陟大位者。三光武也。昭烈也。梁武帝也。故其設施與英雄之起於草澤者有異。而光武遠矣。昭烈習於儒。而淫於申韓。歷事變而權術蕩其心。武侯年少而急於勳業。是以刑名亂之。梁武篡而反念所學。名義無以自容。不獲已而開浮屠之法。有心亡罪滅之旨。可以自覆。故託以自飾其惡。愚矣。然而士大夫釋服入見者。面無毀容。則終身不錄。終不忍使大倫絕滅於天下。人道猶藉以僅存。固愈於蕭道成之惟利是尙也。光武則可謂忽忘其能矣。天下未定。戰爭方亟。汲汲然式古典。修禮樂。寬以

居仁以行而緣飾學問以充其美。見龍之德在飛不舍。三代以下稱盛治。莫有過焉。故曰光武遠矣。嗚呼。古無不學之天子。後世乃有不學之相臣。以不學之相臣。輔草澤之天子。治之。不古。自高帝始。非但秦也。秦以亡而漢以興。亡者爲後戒。而興者且爲後法。人紀之存。不亦難乎。

王元說。隗囂據隘自守。以待四方之變。其亡也宜矣。天下方亂。士思立功名。而民思息肩於鋒刃。能爲之主者。衆所待也。人方待我。而我待人乎。待者。害之府也。無已。則儒生懷道術。以需時而行者。待求治之主。不則武夫以方剛之膂力。欲有所效者。待有爲之君。是兩者可待也。若夫欲創非常之業。目不營乎四海。心不周乎萬民。力不足以屈羣策。羣力而御之。謀不能先天下而建廓清之首功。乃端坐苟安。待人之起而投其隙。所待者而賢於我。則我且俛首而受制。所待者與己齊力。而或不己。若則幸雖制彼。而無以服天下之心。鵠蚌漁人之術。其猶鼠之俟夜乎。而何以爲天下雄也。擁重兵。據險地。謀臣武士。亦足以用。但立一待人之心。而卽已自處於坐困之塗。延頸企之。仰窺天。俯視地。四顧海內。而幸其蠶起。亂人而已。亂人者。未有不亡者也。嚴光之不事光武。以視沮溺丈人。而尤隘矣。沮溺丈人。知道不行。弗獲己。而廢君臣之義者也。光武定王莽之亂。繼漢正統。修禮樂。式古典。其或未醇。亦待賢者以道贊襄之。而光何視爲滔滔之天下。而亟遠之。倘以曾與帝同學。而不屑爲之臣邪。禹皋陶何爲胥北而事堯。而安於臣舜邪。若周黨者。則愈僻矣。召而至。三徵而就。車偃蹇。伏而不拜。忿驚之氣。施被君臣禮法之下。范升劾其不敬。罪奚辭焉。黨聞春秋報讐之說。非君非父之慘。稱兵以與人相仇殺。黨其北宮黝之徒與。黝固無嚴諸侯。黨亦無嚴天子也。賜帛而罷之。恥孰甚焉。帝覆載以容之。而黨藐乎小矣。王良應召而受祿。雖無殊猷。而恭儉。

以居大位。於君子之道。尚不遠矣。故君子者。以仕爲道者也。非□□盜賊。未有以匹夫而抗天子者也。范希文曰。蠱之上九。子陵有焉。非其時而憑高以爲尙。則比之无首而已矣。惡足法哉。

來歙使隗囂憤然爲危激之辭。質責囂欲刺之。而囂不能加害。史稱歙有信義。言行不違。往來游說。皆可覆按。故西州士大夫敬愛而免之。信義之於人大矣哉。士處紛爭之世。往來傳命而失信義者有二。而亂人不與焉。習於說術者。以爲薦樸誠於雉猜狙詐之前。則且視爲迂拙而見詘。以巧馭巧。以辯馭辯。機發於不測。而易以動人。而不知有盡之慧。敵多方之詐。固不勝而適逢其怒也。又或胸無主而眩於物者。兩雄相猜。其中未易測也。而所爭所欲。和與戰合與離兩端而已。欲翕固張。薄爲望而厚爲責。有溢美溢惡之辭焉。乃無定情而驚其誇說。因而信之。遂與傳之。而固不可覆按也。則未有欺而欺者多矣。欺已露而追悔無及也。是兩者失信失義。而抑取憎於人者多矣。故莊周非知道者。而其言游說則盡矣。勿傳其溢詞。而信義可以不失。歙其明於此而持之固乎。履虎尾而不咥。素以往而已矣。

建官之法。與選舉用異。而體合。難言之矣。省官將以息民。而士之待用者。滯於進。而無以勸人於善。不省則一行之士。可自試以交獎於才能。然而役多民勞。苦於不給。且也議論滋多。文法滋繁。責分而權不一。任事者難。而事多牽制。以疑沮吏。省而法簡。則墨吏暴人。擁權自恣。無以相察。而胥史豪彊。易避就以讐其姦。故一興一廢。一繁一簡之際。難言之也。天下有定理。而無定法。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已矣。進賢遠姦而已矣。無定法者。一興一廢。一繁一簡之間。因乎時而不可執也。亂之初息。不患士之不動於功名也。而患其競。一夫有技擊之能。一士有口舌刀筆之長。嘗以試之。紛糾之際。而幸讐效者接踵焉。而又

多與以進取之塗。蕩其心志。則捐父母。棄墳墓。舍田疇。以冒進者不息。惟官省而難容。乃退安於靜處。而爵祿貴。廉恥與焉。且也民當墊隘之餘。偷安以自免之情勝。其有犯不軌者。類皆暴橫恣睢。惡顯而易見。不則疲敝亡賴。而不知避就者。未容有深姦奇巧。詭於法而難於覺察者焉。則綱疏吏寡。而治之也有餘。抑百務草創。而姑與天下以休息。雖有不舉。且可俟之生遂之餘。則郡縣闊遠。而事爲不詳。正以綏不甯。而使之大定。此則省官之法善矣。若夫天下已定。人席於安矣。政教弛而待張矣。於斯時也。士無詭出歧塗。以倖功名之路。溫飽安居。而遂忘於進。則衣冠之胄。俊秀之子。亦且墮志於庠序。而自限於農圃。非多爲之員。廣爲之科。以引掖之於君子之塗。則樸率之風。流爲鄙倍。而詩書禮樂。不足以興方起之才。且彊暴不足以逞。而匿爲巧詐。豪民日以磐固。而玩法自使。則百里一亭。千里一邑。長吏疏。掾督缺。而耳目易窮。乃官習於簡略。而事日以積。教化之詳。衣枷之備。官不給而無以齊民。事不夙而無以待變。是則并官以慎選。而不能盡天下之才。省吏以息民。而無以理萬民之治。吝爵吝權之害。豈淺於濫冗哉。故曰理有定而法無定。因乎其時而已。光武建武六年。河北初定。江淮初平。關中初靖。承王莽割裂郡縣。改置百官。苛細之後。抑當四海紛紜。蛇龍競起之餘。徼幸功名之情。中於人心。而未易滌。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斯其時乎。斯其時乎。要之非不易之法也。

竇融之責隗囂曰。兵起以來。城郭皆爲邱墟。生民轉於溝壑。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孤幼將復流離。言之可爲酸鼻。仁人之言其利溥如此哉。說人罷兵歸附。而以彊弱論。我居彊而執甘其弱。激之已耳。以天命論。天視聽自民視聽。置民不言。而託之杳茫之符瑞。妄人不難僞作。以惑衆而亂益溢。融之爲言也。

如此。鬻雖不能聽而已。愴於心。心愴而氣奪矣。秦隴之民聞之。固將怨鬻而不樂爲之死。漢之荷戈以趨。負糧以饋者。亦知上之非忍毒我。而禍自彼發。不容已也。其利溥矣。然而融之爲此言也。則非以是爲制鬻之柄。而離秦隴之心。使去鬻也。何以知其然也。使融而操此以爲術。則言之不能如是之深切。而融全河西以歸命。實踐此言。以免民於死。非徒言也。竇氏之裔。與漢終始。一念之永。百年之澤矣。

治之敝也。任法而不任人。夫法者。豈天子一人能持之。以徧察臣工乎。勢且仍委之人。而使之操法。於是舍大臣而任小臣。舍舊臣而任新進。舍敦厚寬恕之士。而任徼幸樂禍之小人。其言非無徵也。其於法不患不相傳致也。於是而國事大亂。江馮請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爭之。光武聽元。而黜馮之邪說。可謂知治矣。臣下之相容。弊所自生也。臣下之相訐。害所自極也。如馮之言。陪隸告其君長。子弟訟其父兄。洵然三綱淪。五典斁。其不亡也。幾何哉。大臣者。日坐論於天子之側者也。用人行政之得失。天子日與酬辨。而奚患不知。然而疑之也有故。則天子不親政。而疏遠大臣。使不得日進乎前。於是大臣不能復待天子之命。而自行其意。天子旣疏遠。而有不及知。猶畏鬼魅者之畏暗也。且無以保大臣之必不爲姦。而督察遂不容己。媚疾苛覈之小人。乃以撓國政。而離上下之心。其所訐者。未嘗不中也。勢遂下移。而不可止。藉令天子修坐論之禮。勤內朝外朝之間。互相諮訪。以析大政之疑。大臣日侍黼屨。無隙以下比。而固黨。則臺諫之設。上以糾君德之愆。下以達萬方之隱。初不委以毛鷲攻擊之爲。然而面欺擅命之慝。大臣固有所不敢逞。又焉用督察哉。況大臣者。非一旦而加諸上位也。天子親政。則其爲侍從者。日與之親。其任方面者。以其實試之功能。驗之於殿最。而延訪之。則擇之已夙。而豈待旣登公輔之後乎。唯息以廢政。驕

以傲人。則大臣之得失不審。於是恃糾虔之法。以爲不勞而治也。於是法密而心離。小人進而君子危。不可挽矣。

乘亂以起兵者。類不得其死。而隗囂獨保首領以終。囂之所爲。蓋非犯陰陽之忌。而深天下之怨者。不亦宜乎。藉其子純弗叛以逃。雖世其家可也。囂之所以不終事漢者。懲於更始之敗。而蒞以失之也。以身託人。而何容易哉。則固不容不慎。慎而過焉。遂成乎蒞。於是而毀家存漢之心。不能固守而成乎逆。然而兵不越隴。而毒未及於天下。鄭興馬援。申屠剛去之而不留。來歙刺之而不殺。隱然有名義在其心。而不忘其異於公孫述。張步。董卓之流遠矣。惜哉。其不奉教於竇融耳。卑屈而臣於公孫述。則勢蹙而無聊之爲也。其怙終而不聽光武之招。則媿於馬竇而恐笑其不夙也。蒞而成乎愚。而固不安於戕忍詭隨之爲。乃以善其死而免於顯戮。天維顯思。自求自取之謂也。

任爲將帥而明於治道者。古今鮮矣。而光武獨多得之。來歙刺傷。口占遺表。不及軍事。而亟薦段襄曰。理國以得賢爲本。此豈武臣之所及哉。歙也。祭遵也。寇恂也。吳漢也。皆出可爲能吏。入可爲大臣者也。然而光武終不任將帥以宰輔。諸將亦各安於韎韐。而不欲與於鼎鉉。嗚呼。意深遠矣。故三代以下。君臣交盡其美。唯東漢爲盛焉。

苟爲欲治之君。樂其臣之敢言者有矣。而敢言之士。不數進。非徒上無能容之也。言出而君怒。怒旋踵而可息矣。左右大臣。得爲居閒而解之。藉其終怒不釋。乃以直臣而觸暴君。貶竄誅死而義可以自安。且自伸也。惟上之怒有已時。而在旁之怨不息。乘間進毀。且翹小過以敗人名節。則身與名俱喪。逮及子孫族。

黨交遊而皆受其禍。則雖有骨鯁之臣。亦遲回而慊於一言。故能容敢言者非難。而能安敢言者爲難也。光武以支庶之餘。起於南陽。與其人士周旋。辛苦百戰。以定天下。其專用南陽人而失天下之賢儁。雖私抑而不忘故舊之道也。且南陽將吏。功成爵定。亦未聞驕倨侈汰。以亂大法。夫豈必斥遠而防制之。乃郭伋以疏遠之臣。外任州郡。慷慨而談。無所避忌。曰。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故舊。孤立不懼。赫弈之闕閱。以昌言於廷。然而帝不怒也。且自鄧禹以降。助貴盈廷。未有忿疾之者。伋固固早知其不足畏而言之無尤。誠若是。士惡有不言。言惡有不敢哉。諸將之賢也。帝有以鎮撫之也。獎遠臣以忠鯁。而化近臣於公坦。帝之恩威。於是而不可及矣。宋祖懷不平於趙普。而雷德驤猶以鼎鑪見責。曲折以全直臣。而天子不能行其意。伋言之也。適然。帝聽之也。適然。南陽助舊。聞之也。適然。嗚呼。是可望之三代以下哉。

建武十二年。天下已定。所未下者公孫述耳。三方競進。蹙之於成都。述糧日匱。氣日衰。人心日離。王元且負述而歸我。此其勿庸勞師亟戰。而可坐收也。較然矣。觸其致死之心。微幸而猶圖一逞。未易當也。吳漢逼成都而取敗。必然之勢矣。光武料之於千里之外。而不爽。非有不測之智也。知其大者而已。故善審勢者。取彼與我而置之心目之外。然後籠舉而規恢之。則細微之變必察。耳目驚於可見之形。而內生其心。則智役於事中。而變生於意外。詩云。不出于類。出于類者。其明哲無以加焉。昆陽之拒尋邑。邯鄲之蹙王郎。光武固嘗以亟戰得之矣。彼一時也。吳漢效之而惡得不敗。

公孫述之廷不可仕也。雖然。述非王莽比矣。不得已而姑與周旋以待時。不亦可乎。李業王皓王嘉。遽以死殉之。過矣。述之初據蜀也。猶未稱帝。威亦未淫也。察其割據之雄心。慮相污陷。夫豈無自全之術哉。乃

因循於田里家室之中。事至而無餘對。居危亂之邦。無道以遠害。畏溺而先自投於淵。介于石而見幾者。若此乎。譙元薦賄以免。則尤可醜矣。處亂世而多財。辱人賤行以祈生。殆所謂負且乘。致寇至者與。哀平之季。廉恥道喪。一變而激爲弔詭。蜀人尤甚焉。匹夫匹婦之諒。惡足與龔勝絜其孤芳哉。

晉平公喜其臣之競。而師曠譏其不君。爲人君者。欲其臣之競。無以異於爲人父者。利其子之爭也。光武

之詔任延曰。善事上官。勿失名譽。其言若失君人之道。而意自深。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

陛下之福。考異曰。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然則尊卑陵夷。相矯相訐。以興訟獄。而

沮成事。抑豈天子之福乎。夫欲使上官之履正而奉公也。但擇其人而任之。夫既使居上位矣。天子無能

納諸道而制其進退。乃特下吏之駭戾。以翹其過而爲異同。於是乎相勸以傲。而事之廢興。民之利病。法

之輕重。人得操之以行其意。其究也。下吏抗上官。而庶民抗下吏。怨讟生。飛語興。毀譽無恆。訟獄蓬起。天

子亦何恃以齊天下。使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乎。陰陽之氣不和。則災沴生。臣民之心不和。則兵戎起。其驩

不和於禹舜。管蔡不和於周召。如是而可以爲忠臣乎。光武歎息曰。卿言是也。爲延之說所搖。輿抑姑以

取其一節之亢直。而善成其和衷。與以爲治理之定論。則非矣。

道非直器也。而非器則道無所麗以行。故能守先王之道者。君子所效法。而師焉者也。能守道之器者。君

子所登進。而資焉者也。王莽之亂。法物凋喪。公孫述賓賓然亟修之。其平也。益州傳送其瞽師樂器。葆車

輿輦。漢廷始復西京之盛。於此言之。述未可盡貶也。述之起也。非亂賊。其於漢也。抑非若隗囂之已北面

而又叛也。於一隅之地。存禮樂於殘缺。備法物以昭等威。李業費貽王皓。王嘉何爲視若戎狄亂賊。而拒

以死邪。自述而言。無定天下之略。無安天下之功。飾其器。憫其道。徇其末。忘其本。坐以待亡。則誠愚矣。自天下而言。羣競於智名勇功。幾與負爪戴角者同其競鬪。則述存什一於千百。後王有所考。而資以成一代之治理。不可謂無功焉。馬援。倜儻之士也。斥述爲井蛙。後世因援之鄙述。而幾令與孟知祥王建齒。不亦誣乎。漢道中圯。而述儲文物以待光武。五代塗炭。而李氏儲文藝以待宋太宗。功俱未可沒也。宋失汴梁。而鐘律遂亡。乃者南都陷。而渾儀遂毀。使當世而有公孫述也。可勿執李費二王之磔磔以拒之也。高帝初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無待察其情。而壹之以上刑。蓋天下方亂。民狎於鋒刃。挾讎爭利。以相殺者。不可卒弭。壹之以死。而無容覆勸。約法寬而獨於此必嚴焉。以止殺也。王嘉當元哀之世。輕殊死刑。百一十五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建武中。梁統惡其輕。請如舊章。甚矣刑之難言也。殺人一也。而所繇殺之者異。有積忿深毒。懷貪競勢。乘便利而殺之者。有兩相爲敵。一彼一此。非我殺彼。則彼殺我。偶勝而殺之者。有一朝之忿。雖無殺心。拳勇有餘。要害偶中。而遂成乎殺者。斯三者。原情定罪。豈可槩之而無殊乎。然而爲之法曰。察其所自殺。而輕重之。則猾民伏其巧辯。訟魁曲爲證佐。賅吏援以游移。而法大亂。甚矣法之難言也。夫法一而已矣。一故不可干也。以齊天下而使欽畏者也。故殺人者死。斷乎不可詞費而啓姦也。乃若所以欽恤民情。而使死無餘憾者。則存乎用法之人耳。清問下民者。莫要乎擇刑官而任之。以求情之道。書曰。刑故無小。赦過無大。故與過之分。豈徒幕外彎弓。不知幕中有人。而死於射之謂乎。橫逆相加。操殺己之心。以來而幸勝。以免於推刃。究其所以激成而迫於勢者。亦過之類也。猝然之忿怒。彊弱殊於形體。要害不知規避。不幸而成乎殺者。亦過之類也。一王懸法於上。而不開以減死之

科刑官消息於心。而盡其情理之別。則果於殺人者。從刑故之條。而不幸殺人者。慎赦過之典。法不飢而刑以祥。存乎其人。而非可豫爲制也。夫法旣一矣。而任用刑者之矜恕。則法其不行矣乎。而抑有道焉。凡斷刑於死者。必決於天子之廷。於是而有失出入之罰。以儆有司之廢法。旣任吏之寬恤。而又嚴失出以議其後。則自非仁人輕位祿而全惻隱者。不能無惕於中。而輕貸人以破法。夫有司者。豈無故而縱有罪。以自麗於罰乎。非其請託。則其薦賄。廷議持衡。而二患懲。則法外之仁。可以聽賢有司之求瘼。而何忍一人死。復繼之以一人乎。若曰殺人而不可不死也。人將相戕而不已也。而亡慮也。雖減死而五木加之。狂狴拘之。流放徒隸以終其身。自非積忿深毒。懷貪競勢之凶人。亦孰樂有此而昧於一逞也乎。

治盜之法。莫善於緩。急者未有不終之以緩者也。且盜之方發。而畏捕也。彊則相拒。弱則驚竄。伏匿而莫測其所在。緩之而拒之氣餒矣。不能久匿。而復往來於其邑里族黨矣。一夫之力。擒之而有餘矣。吏不畏其難獲。而被罪也。人孰無惡盜之情。而奚縱之。惟求之已急也。迫之以拒。駭之以匿。吏畏不獲。而被罪。而不敢發覺。夫然後展轉浸淫。而大盜以起。民以之死。而國因以亡。光武之法。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牧守令長。畏懼選怯。不敢捕者。皆不以爲罪。祇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匿蔽者乃罪之。此不易之良法。而愚者弗能行久矣。

張純朱浮議宗廟之制。謂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請除春陵節侯以下四親廟。以先帝四廟代之。光武抑情從議。以昭穆禰元帝而祠其親於章陵。異於後世之苟私其親者。而要未合於禮之中也。爲人子者。必有所受命。而後出爲人後。內則受命於父以往。外則受命於所後之父母而來。若哀帝之於成帝。是

已。故尊定陶爲皇而自絕於成帝非也。若內無所稟。外無所承。惟己之意與人之扳己而繼人之統。此惟天子之族子。以宗社爲重。可以不辭。而要不得與受命出後者均何也。父子之恩義。非可以己之利與臣民之推戴。而薄其所生。誣所後者。以無命爲有命也。況乎光武之興。自以武功討篡逆而復宗祊。其生也。與元帝之崩不相逮。而可厚誣乎哉。成哀平不成乎君者也。廢焉可也。元帝於昭穆爲諸父。而未有失德。勿毀而列於世得矣。以爲己所後而禰之不可也。光武之功德。足以顯親。南頓令而上。雖非積累之澤。而原本身之所自來。則視組紺以上而尤親。尊者自尊也。親者自親也。人子不敢以非所得而加諸親。故組紺之祀。得用天子之禮樂。而特不追王。則南頓以上。四世之廟不可除。而但無容加以皇稱而已。後世之禮。勢殊道異。難執先代之相似者以爲法。而貴通其意。光武之事。三代所未有也。七廟之制。不必刻畫以求肖成周。節侯以下。與元帝以上。並祀而溢於七廟之數。亦奚不可。所難者惟禘祭耳。然使各以其昭穆君先臣後。從太祖而合食。禮原義起。豈與哀帝之厚定陶。歐陽修之崇漢王。張孚敬之帝興獻。同其紊大分而傷彝倫乎。若純與浮之言。大宗則尤謬矣。大宗者。非天子之謂也。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者百世不遷。而天子之位。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乃至本支絕而旁親立。國中斬而支庶興。初非世次相承而不可越。故天子始興而母弟爲大宗。尊者嗣位。親者嗣宗。宗者一姓之獨尊。位者天下之同尊也。天子之非大宗明矣。大宗無後。就大宗之支子。以次而嗣。遞相衍以百世。而昭穆不亂。故以宗爲重而絕其私親。天子不與於宗子之中者也。嗣位也。非嗣宗也。不拘於昭穆之次。孫可以嗣祖。叔父可以嗣從子者也。使漢而立大宗焉。抑惟高帝之支子。相承不絕。天下雖亡而宗不圯。非王莽所得篡。而光武亦弗能嗣焉。純與

浮不考於周禮。合宗與位而一之。於周且悖。而況漢乎。疏漏寡聞。任氣以矯時王之制。其與歐陽修張孚敬之說。異失同而歸矣。

王氏之禍烈矣。光武承之。百戰而劉宗始延。懲往以貽後。顧命太子而垂家法。夫豈無社稷之臣。而惟陰識陰興之是求。識雖賢。何知其不爲莽之恭。識雖不僞。能保後之外戚。皆如識乎。飲董而幸生。復飲以治葛。卒使竇梁鄧何相踵以亡。漢光武之明。而昏於往鑒。如是者何也。帝之易太子也。意所偏私。而不能自克。盈廷不敢爭。而從史之者。自郅憚之佞外。無人焉。若張湛者。且潔身引退。以寓其不滿之意矣。東海雖賢。郭況雖富而自逸。光武不能以自信。周旋東海而優郭氏。皆曲意以求安。非果有鵬鳩之仁也。於是日慮明帝之不固。而倚陰氏以爲之援。故他日疾作。而使陰興受顧命。領侍中。且欲以爲大司馬。而舉國授之。嗚呼。人苟於天倫之際。有私愛而任私恩。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鮮不違道。而開敗國亡家之隙。可不慎哉。卒之帝崩。而山陽王荆。果假郭況以稱亂。則帝之託陰氏以固太子之黨。亦非過慮也。雖然。慮亦過。不慮亦過。慮以免一時之患。而貽數世之危。固不如其弗慮也。

漢之通西域也。曰斷匈奴右臂。君諱其貪利喜功之心。臣匿其徼功幸賞之實。而爲之辭爾。夫西域豈足以爲匈奴右臂哉。班固曰。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與之進退。此當時實徵理勢之言也。抑考張騫傅介子。班超之伏西域也。所將不過數千人。屯田之卒。不過數百人。而殺其王。破其國。翱翔寢處其地。而莫之敢讐。若是者。曾可以爲漢。而制匈奴乎。可以黨匈奴。而病漢乎。且匈奴之犯漢也。自遼左以至朔方。橫互數千里。皆可闌入。抑何事南繞玉門。

萬里而窺河西。則武帝張騫之誣也較著。光武閉關而絕之曰。東西南北自在也。灼見其不足爲有無而決之矣。夷狄而爲中國害。其防之也。勞可不恤而慮不可不周。如無能害而徼其利。則雖無勞焉而禍且伏。雖無患焉而勞已不堪。明者審此而已矣。宋一亡於金。再亡於元。皆此物也。用夷攻夷。適足以爲黠夷笑。王□□之愚。其流毒慘矣哉。

光武於功臣。恩至渥也。位以崇身。以安名。以不損。而獨於馬援。寡恩焉。抑援自取之乎。宣力以造人之國家。而卒逢罪譴者。或忌其彊。或惡其不孫。而援非也。爲光武所厭而已矣。老氏非知道者。而身世之際。有見焉。其言曰。功成名遂。身退。蓋亦察於陰陽屈伸之數。以善進退之言也。平隴下蜀。北禦匈奴。南定交趾。援未可以已乎。武谿之亂。帝愍其老而不聽其請往。援固請而行。天下已定。功名已著。全體膚以報親安。祿位以戴君。奚必馬革裹尸。而後爲愉快哉。光武於是而知其不自貴也。不自貴者。明主之所厭也。夫亦曰。苟非貪倖獲之利。何爲老於戎馬。而不知戒乎。明珠之謗。有自來矣。老而無厭。役人之甲兵。以逞其志。誠足厭也。故身死名辱。家世幾爲不保。違四時。衰王之數。拂寒暑。進退之經。好戰樂殺。而忘其正命。是謂逆天之過。老氏之言。豈欺我哉。易之爲教。立本矣。抑必趣時。趣之爲義精矣。有進而趣時。未往而先倦。非趣也。有退而趣時。已過而猶勞。非趣也。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援之謂與。

事難而易處之。則敗。事易而難圖之。亦敗。易其難者。敗。而知其難。將改圖。而可有功。難其易者。非急悔而姑置焉。易者。將成乎難。而禍不息矣。武陵蠻之叛也。劉尚之全軍。債焉。馬成繼往。而無功焉。馬援持之於壺頭。而兵之死者大半。援亦殞焉。及乎援已死。兵已疲。戰不可退。不能。若有旦夕殲潰之勢。而宗均以邑。

長拆簡而收之。羣蠻帖服。振旅以還。何其易也。豈待今日而始易哉。當劉尙馬援之日。早已無難。嚮伏而貪功嗜殺者。不知耳。使非均也。以疲勞之衆。與蠻固爭。蠻冒死以再覆我軍。雖飢困而勢已十倍矣。嗚呼。一隅之亂。坐困而收之。不勞而徐定。庸臣張皇其勢。以搖朝廷之耳目。冒焉與不逞之虜爭命。一潰再潰。助其餓以燎原。而遂成乎大亂。社稷邱墟。生民塗炭。厲階之人。死不償責矣。

漢詔南單于徙居西河。美稷。極之毀。自此始矣。非但其挾戎心以乘我也。狎與之居。而漸與之安。風俗以蠱。婚姻以亂。服食以淫。五帝三王之天下。流洗解散。而元后父母之大寶。移於。類習焉而不見其可恥也。間有所利。而不見其可畏也。技擊詐謀。有時不逮。响沫狎蝶。或以示恩。而且見其足以臨我。愚民玩之。黠民資之。乃至一時之賢豪。季順而趨新焉。迺及於千歲以後。而忘其爲誰氏之族矣。臧宮馬武請北伐。光武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奈之何。延之於蕭牆之內也。

明帝英敏有餘。而蘊藉不足。光武選師儒而養以六經之教。得其理矣。然而張佚桓榮。未足以稱此。豈當時無閒起之豪傑。守先王之道。以待學者。可以爲王者師乎。抑有其人。而光武未之能庸也。奚以知佚榮之不稱也。帝欲使陰識傳太子。張佚正色而爭之。是矣。帝遂移太傅之命。以授佚。自非聖人以天自處。而無疑。與夫身爲懿親。休戚與俱。而無容辭。未有可受命者也。佚乃自博士超擢。居之而不讓。惡可以爲帝王師。桓榮受少傅之車馬印綬。陳之以詫諸生。施施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抱君子謀道之憂者。聞斯言也。有不汗面者乎。而足以爲帝王師乎。嗚呼。師道之難也。於蒙之象見之。人心之險。莫險於利祿之得失。惟以艮止之德。遏欲以靜正。不獲其身。不是其人。而後夏楚收威。行於胄子。身教立。誠心

噉德威著。塞蒙心之貪戾。而相沐以仁讓。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身之不正。何以養人哉。榮與佚區區抱一經以自潤。欲以動太子之敬信。俾忘勢讓善而宜人。詎可得乎。賴明帝之不爲成帝也。非然。榮與佚之情。亦奚以愈於張禹邪。故曰能自得師者。王光武之豫教太子之尊師。而所得僅若此。王道之所以不興與。

以祖妣配地。祇於北郊。漢之亂典也。光武以呂后幾危劉氏。改配薄后。亂之亂者也。呂氏之德。不足以配地矣。薄后遂勝任而無歎乎。開國之君。配天而無歎者。非以其能取天下。貽子孫也。宇內大亂。庶民不康。三綱淪。五典斲。天莫能復其性。暴政奪人居食。兵戎絕其生齒。地莫能遂其養。王者首出。誅惡削僭。以兵治而期於無兵。以刑治而期於無刑。飢者食。寒者衣。散之四方者。逸以居。於是而得有其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相親而相遜。代天以奠兆民。而相天地之不足。則臣子推崇之以配天。以是爲與天通理也。母后一姓之妣也。配祖於宗廟。而私恩伸矣。位非其位也。君授之也。德非其德也。元后爲民父母。母道亦君所任。非后所任也。呂后不足以配地。薄后其能堪此乎。故曰亂也。象之不仁。舜不得不以爲弟。丹朱之不肖。堯不得不以爲子。天倫者受之於天。非人所得而予奪者也。夫婦之道。受命於父母。而大昏行焉。出以其道而自夫制焉。爲人子孫。而逆操其進退。己不道而奚以治幽明哉。文姜之逆也。而春秋書曰。夫人僖公。致成風以抑哀姜。而春秋書曰。用致呂后之罪。聽後世之公論。非子孫所得黜也。薄后非高帝之伉儷。非子孫所得命也。告祠高廟。退呂進薄。幸先君之無知。唯己意以取必焉。舜不能使瞽瞍之不子象。而光武能使高帝之不妻呂后哉。慕容垂追廢可足渾氏。崔鴻譏其以子廢母。致其子寶弑母而無忌。人君垂家。

法以貽子孫。順天理而人情自順。大義自正。如謂光武借此以儆宮闈。乃東漢之禍。卒成於后族。徒爲逆亂。而又奚裨邪。故曰亂之亂者也。

